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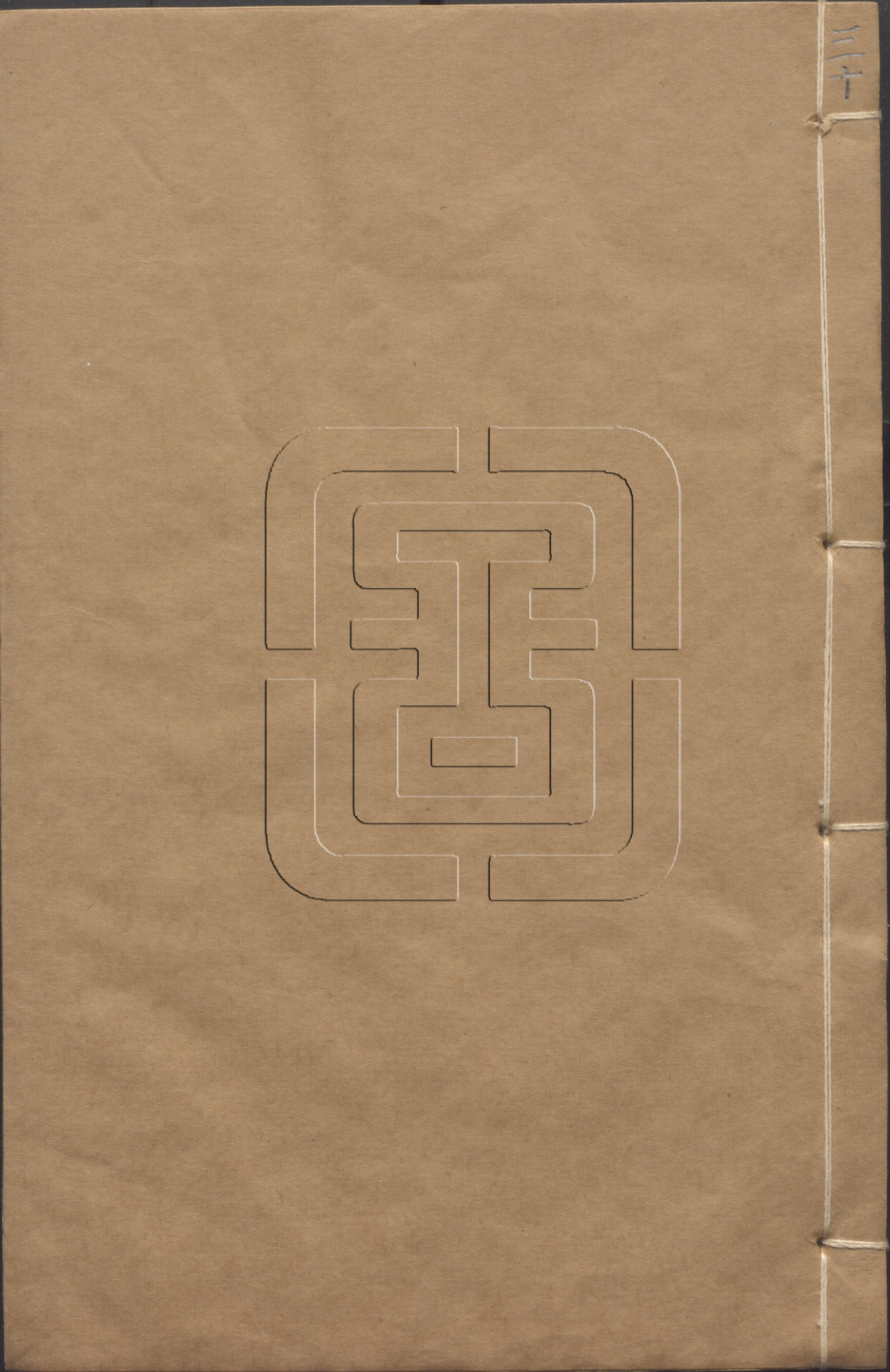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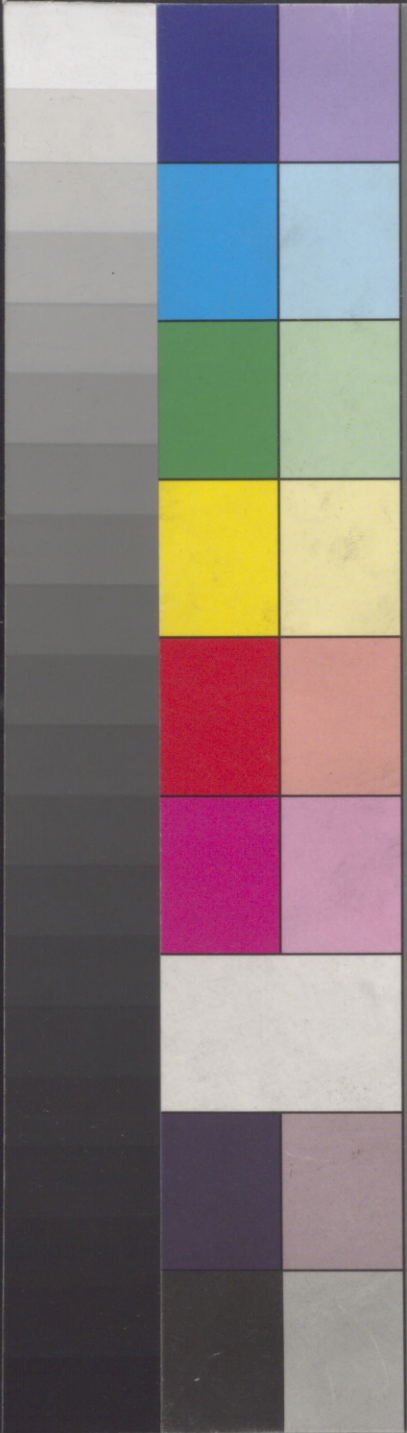
Red

Magent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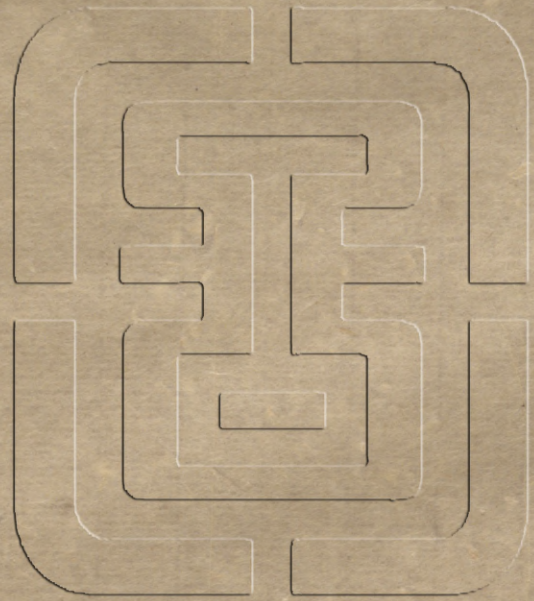
White

3/Color

Black



1114



春秋鄭執政表敘

世嘗謂鄭莊公鍊事而黠宋襄公喜事而狂然此二者兩國遂成爲風俗宋之狂非始于襄公也殤公受其兄之讓而旋仇其子至十年十一戰卒召華督之弑此非狂乎下及莊公馮以下諸君以及華元不忍鄙我之憾而旋致析骸易子之慘向戍貪弭兵之功而使天下諸侯僕僕楚廷馴至晉伯熄而楚氛熾其狂之禍遂中于天下至鄭則不然明事勢識利害常首鼠晉楚兩大國之間視其強弱以爲向背貪利若鶩棄信如土故當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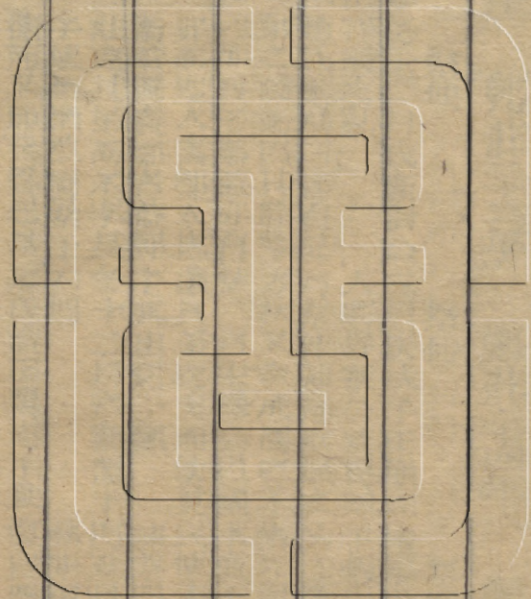
下無伯則先叛天下有伯則後服其先叛也懼楚也齊桓公以僖十七年冬十二月卒而鄭文明年春正月卽朝楚邲之戰鄭首先叛晉堅事楚者十二年中閒以與許訟不勝改而從晉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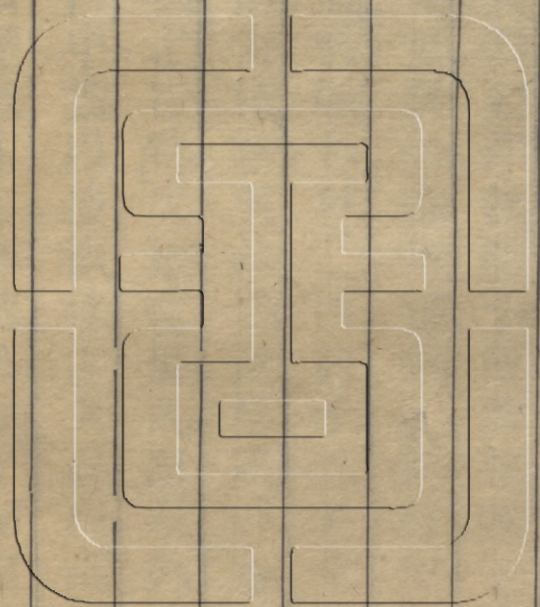
成九年貪楚之重賂復從楚未三年復從晉至成十六年貪汝陰之田復從楚投骨于地就而食之搖尾乞憐者鄭之謂也其後服也欲以諸侯之力斃楚使楚不敢與爭也莊十六年與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卽不朝歷十三年復同盟于幽至僖五年首止之盟復逃而從楚晉文之興踐土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不至燭之武復閒晉事秦旋召杞子之謀不得不從晉未及五六年復與陳蔡偕楚爲厥貉之次矣每閒伯主之有事則侵伐小國以自益晝伏夜行竊食盆盎常懼人覺者鄭之謂也然亦因此得保其國常倔強于諸侯閒以中國四戰之地迭受晉楚之侵伐而能國威不挫民力不疲雖當晉楚之伯已衰猶能與宋相鬪爭者蓋亦地勢使然其君臣積習之久而遂成爲風俗歟鄭

之君且勿論其大臣執政如子良子駟子展之徒遞掌國政五十餘年其謀議具見于左傳子良之言曰晉楚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子駟之言曰犧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子展之言曰吾伐宋晉師必至使晉師致死于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晉其揣量兩國之情形狡矣黠矣故其術常出于頑鈍無恥卑污忍垢民鮮罹戰鬪之苦而有征賦之擾其時國勢亦賴以少安子產繼之能折衷于大道適遇向戌弭兵兩事晉楚能事楚而不受楚害事晉而不爲晉屈本之以禮而善其辭合故仲尼稱之有君子之道蓋委蛇以從時權宜以濟變又非黠之謂矣竊嘗以春秋列國之情形譬之秦楚如虎狼鄭如黠鼠宋如獬犬鼠之嚙物也以漸鄭莊以隱十一

年入許旋使許叔居許東偏卒還其國後屢侵伐之直至定六年游速因楚敗而始滅許首尾歷二百餘年犬之噬人也以暴宋襄甫嗣齊伯而卽執滕子嬰齊用鄆子于次睢之社宋景當晉楚之衰天下無伯伐邾侵鄭遂執曹伯以歸殺之狂燄四出不可嚮邇蓋終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宋鄭立國之大較也此由封建之貽害積漸至此後世易爲郡縣朝不道則夕黜之夕不道則朝黜之豈特虎狼遠屏凡鼠竊狗偷俱不容于大一統之世矣鄭自中葉以後執政之上更有當國蓋自襄二年鄭成公卒介于晉楚國家多難成公命子罕當國攝君事非常法自後子駟子孔子展世有當國之號其執政常不依卿之位次子皮父子世爲上卿位居子產之上與魯宋又異輯春秋鄭執政

表第二十五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四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五

鄭執政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隱元年

隱二年

隱三年

隱四年

隱五年

鄭莊二十二年

鄭莊二十三年

鄭莊二十四年

鄭莊二十五年

鄭莊二十六年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夏五月克弟段于鄆冬十二月伐衛討公三月庚戌平王崩周宋殤公之即位也公春出沃莊伯以鄭人其叔之亂公孫滑出孫滑之亂

人將異號公政夏四月馮出奔鄭鄭人欲邢人伐翼

奔衛衛人為之來伐趙氏鵬飛曰鄭有兄月祭仲帥師取溫之納之及衛州吁立將四月鄭人取衛牧以取廩延冬十月以王射之隙衛因其餘孽秋又取成周之禾脩先君之怨于鄭而報東門之役衛人以師號師伐衛南鄙復以加兵于鄭益亦有秋八月宋穆公以國求龍于諸侯以和其燕師伐鄭六月鄭二請師于邾邾鄭魯三罪而聖人書鄭人伐讓其弟與夷而使其民使告于宋夏宋衛公子以制人收燕師國盟于翼衛晉獨責鄭者蓋鄭子馮出居于鄭陳蔡四國伐鄭圍東于北制莊克其弟而不字其冬十二月齊鄭盟于門五日而還九月以玉師會邾人子使栖栖然備禦于石門

衛而反加兵忍已甚張氏拾曰盟而不食復會四國伐鄭敗鄭門之役矣故特斥而人之言者惟此二君終身徒兵取其禾而還案邾于隱元年黨鄭汪氏克寬曰鄭莊志未嘗相伐蓋齊強而案鄭之欲納馮猶衛伐衛故此年復乞師于殺段而又欲絕其鄭之深讎在宋欲結之欲納滑也然滑猶于鄭伐宋鄭莊奸雄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一十五

嗣去年伐衛南鄙又齊以敵之故也
請師于邾今再伐衛劉氏實曰齊鄭之黨親受國於穆公以德邾無不聯合為一黨窮兵黷武遷怒復怨合天下始多故而諸負恩不義比鄭尤甚復報宋又敗燕師幾不貶絕而罪自見矣侯遂無王矣
為鄭莊之仇而與夷大國如齊魯小國如親受國於穆公以德邾無不聯合為一黨為怨而更讎其子其所以一年之中報衛春秋兩書伐鄭繫言無敵于天下冬十二月宋人圍長葛以振入郟之役

隱六年

鄭莊二十七年

祭仲

春輸平于魯孤宋援也
五月庚申侵陳大獲冬宋人取長葛案自後宋鄭交兵無已直至殤公見弑而在王所故陳侯請妻後止二國為天下樞其爭益不待晉楚爭盟之日而已然矣

隱七年

鄭莊二十八年

祭仲

秋及宋平七月庚申也
陳及鄭平十二月陳盟于宿
五父如鄭蒞盟王甲詭曰

隱八年

鄭莊二十九年

祭仲

三月使宛歸訪于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秋以王命告于魯請入郟卒未歸于魯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盟于瓦屋以釋東伯天下

隱九年

鄭莊三十年

祭仲

宋公不王鄭伯為王秋七月庚寅鄭師還戴癸亥克之盡取三

隱十年

鄭莊三十一年

祭仲

春二月會齊魯于中郟為師期六月庚午

冬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

門之役八月丙戌以齊人朝謀十二月甲寅大敗蔡衛邾不會王命冬十月壬午齊鄭入郟討蓬王命也

北戎侵鄭用公子突師九月戊寅入宋

隱十一年

鄭莊三十二年

祭仲

夏會魯侯時來謀伐三月會魯侯于垂以春正月宋華督弑其許也秋七月壬午入璧假許田請復祀周許鄭伯使許大夫白公卒易祔田

桓元年

鄭莊三十三年

祭仲

而立之是為莊公編

桓二年

鄭莊三十四年

祭仲

而立之是為莊公編

桓三年

鄭莊三十五年

祭仲

而立之是為莊公編

桓四年

鄭莊三十六年

祭仲

而立之是為莊公編

息師 冬十月以號之號
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

桓五年

鄭莊三十七年

桓六年

鄭莊三十八年

桓七年

鄭莊三十九年

桓八年

鄭莊四十年

桓九年

鄭莊四十一年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夏齊侯鄭伯朝于紀
夏北戎伐齊齊侯乞盟向求成于鄭既而
欲以襲之紀人知之
師于鄭鄭太子忽帥背之秋鄭人齊人衛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
師救齊六月大敗城
人伐鄭鄭伯敗王師
朝王以蔡人衛人陳
師
射王中肩

桓十年

桓十一年

桓十二年

桓十三年

桓十四年

鄭莊四十二年

鄭莊四十三年

鄭厲元年

鄭厲二年

鄭厲三年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春正月齊衛鄭盟于宋人責賂不已魯欲二月魯侯紀侯鄭伯春正月魯鄭會于曹

之鄭公子忽有功齊
惡曹謀魯也
夏鄭平宋鄭秋宋魯盟于及齊侯宋公衛侯燕吳氏激曰蓋虞齊衛
人餽諸侯使魯次之
莊公卒初祭仲有寵勿瀆之邱繼又會于
人戰四國之師敗績報怨故為會以謀之
魯以周班後鄭鄭人于莊公莊公使為卿虛于龜而宋公辭平吳氏激曰昔鄭莊助夏使弟語尋盟于魯
怒請師于齊齊人以為公娶鄧曼生昭公遂與鄭盟于武父謀齊謀紀者也魯桓數且脩曹之會
衛師助之冬十二月故祭仲立之九月宋背宋
執鄭祭仲曰不立矣冬十二月魯及鄭師伐宋鄭厲德魯故助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丙午戰于郎
將死亦執厲公而求伐宋丁未戰于宋
魯救紀而悉反其父報宋之戰也獲渠門
昭祭仲以厲公歸而
立之秋九月丁亥昭
公奔衛厲公立

桓十五年

桓十六年

桓十七年

桓十八年

莊元年

鄭厲四年

鄭昭元年

鄭昭二年

鄭厲七年

鄭厲八年

祭仲

祭仲

祭仲

祭仲

關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
春正月魯宋蔡衛四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秋齊侯師于首止子
其柄雍糾殺之雍姬
國會于曹謀殺鄭以
為卿昭公惡之固諫
齊會之七月戊戌齊
知之以告祭仲殺雍
納厲公
不聽昭公立懼其殺
人殺子釐而轅高渠
糾夏厲公出奔蔡六
案春秋當伯主未與
已也冬十月辛卯弒
彌祭仲逆鄭子于陳
月乙亥昭公入秋
以前諸侯離台不常
昭公而立公子釐
而
立之
九月鄭伯突因糶人
惟利是視宋方責賂
殺檀伯而遂居櫟
而與突為仇旋復兩

冬十一月魯宋衛陳會以謀納突且昭公
四國會于表伐鄭將前奔衛而表之會衛
納厲公弗克而還亦與至此又復糾蔡
趙氏鵬飛曰先地而且會于曹而曹亦與
後伐議所伐也聽宋突黨曰盛忽勢日孤
命而後伐也何則忽其故河也蓋突甫失
固宋仇既而賈賂于國而旋居機據國要
突而三戰再北突尤害聲勢猶盛四隣諸
宋仇也故先會于表侯謂可輔之入國以
議所伐然卒助突而為賈賂之計而忽更
伐忽者蓋突親也嘗懦弱以為無足與也
賂宋忽路人也未嘗是崑以強弱為尚肯
拔一毛以遺宋庸詎置邪正是非于不問
知突復得鄭之後不真鳥夷之不若其原
更傾國以事宋乎此由于宋馮入國賂四
先地後伐之深意先國以定位其後遂欲
儒皆未之達也取償似為定例突未
先母舅曰穀梁謂地入則執以求賂突入
而後伐疑辭蓋宋責而賂不足則更相攻
賂于鄭公與之六會賈迫突出則又再納
而宋辭平既與突伐之以邀後之傾國以
宋而有宋之戰矣宋報也以一國為奇貨

方合三國伐鄭以報以連兵納君為市賈
今公又忽然連宋陳已為行賂立赤幟而
衛以伐忽納突大反使四國諸侯皆有市
前日之為能無疑乎心聖人于其始事特
疑者疑宋也亦宋自書會于稷以成宋亂
有疑也故先會于表又曰取郟大鼎于宋
衰宋地宋計決而後所以誅宋而誅諸侯
伐鄭也然宋所以卒者豈無意哉
決計納突者則以公夏四月魯宋衛陳蔡
為之周旋而宋亦深五國之師伐鄭
知突之才畧既已據家氏鉉翁印自去冬
櫟而扼鄭之險其勢及今夏三書公會再
終必得鄭故不如再書伐鄭不問以他事
納以邀突之賂為得誅宋魯之輔黨而于
計也胡傳始疑于輔正也東遷以後玉章
正終變而與邪去當掃地人紀廢絕黨州
日之事情甚遠吁輔魯桓成宋亂納
鄭突傳所謂四逆四
遠矣
鄭突傳所謂四逆四
遠矣
張氏洽曰當時強陵
弱眾暴寡如此及桓

莊二年

鄭厲九年
子儀二年

莊三年

鄭厲十年
子儀三年

莊四年

鄭厲十一年
子儀四年

莊五年

鄭厲十二年
子儀五年

莊六年

鄭厲十三年
子儀六年

文之興而少抑春秋
欲不與齊晉得乎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
于垂
高氏問曰蘇子由以
不見傳
案自此至十四年厲
公入櫟鄭事凡九年

此鄭伯為子儀非也
子儀乘間得左方揣
揣懼不保豈敢輕棄
國都與諸侯會故知
此即突也高渠彌弑
忽立于齊齊人殺慶
也
立子儀春秋皆沒而
不書以突為鄭伯故

卓氏爾康曰趙子常
謂鄭要陳遇齊請存
紀社稷然突方居櫟

豈能謀紀高抑崇言
齊恐陳鄭救紀故結
二國之歡夫齊何畏
于陳鄭陳鄭又去紀
最遠亦何能救紀此
疑鄭突求釋援紀之
怨于齊假陳以為介
紹綱

莊七年

鄭厲十四年
子儀七年

莊八年

鄭厲十五年
子儀八年

莊九年

鄭厲十六年
子儀九年

莊十年

鄭厲十七年
子儀十年

莊十一年

鄭厲十八年
子儀十一年

莊十二年

鄭厲十九年
子儀十二年

莊十三年

鄭厲二十年
子儀十三年

莊十四年

鄭厲二十一年
子儀十四年

莊十五年

鄭厲二十二年
子儀十五年

莊十六年

鄭厲二十三年
子儀十六年

叔詹

叔詹

厲公自櫟侵鄭及大春從諸侯會于郵齊
陵獲傅瑕傅瑕曰苟始伯也
舍我吾請納君與盟秋侵宋

夏宋齊衛伐鄭
鄭伯自櫟入緩告于
楚秋荆伐鄭 南北

而舍之六月甲子傅黃氏震曰鄭以宋舊爭鄭于是始
瑕殺鄭子及其二子怨故乘齊宋之伐鄭治與于雍糾之亂者
而納厲公厲公入遂而侵宋是背齊盟也九月殺公子闚別強
故明年宋齊衛伐鄭鉏公父定叔出奔衛
鄭突處櫟二十一年三年而復之曰不可
且得志遽興脩怨之使其叔無後于鄭
師猶未知世有伯主冬十二月諸侯同盟
于幽

莊十七年

莊十八年

莊十九年

莊二十年

莊二十一年

鄭厲二十四年

鄭厲三十五年

鄭厲三十六年

鄭厲三十七年

鄭厲三十八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春齊人執詹鄭不朝
也
杜氏預曰詹為執政
大臣詰齊見執
孔氏穎達曰僖七年
傳鄭有叔詹堵叔師
叔三良為政先言詹
明詹最貴也且以君
不朝而被執明詹是

春狄公逆王后于陳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杜氏預曰號晉朝王
鄭伯又以齊執其卿
故求王為援皆在周

周子頊作亂五大夫春鄭號同伐王城鄭
奉子頊以伐王不克伯將王自圍門入號
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叔自北門入殺王子
春鄭伯執燕仲父以頊王與鄭以武公之
王歸處于櫟秋王及魯自虎牢以東
鄭伯入于鄆遂入成五月厲公卒
周取其寶器而還

執政大臣為不道君
使朝故執之也
秋詹自齊逃魯

莊二十二年

莊二十三年

莊二十四年

莊二十五年

莊二十六年

鄭文元年

鄭文二年

鄭文三年

鄭文四年

鄭文五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莊二十七年

莊二十八年

莊二十九年

莊三十年

莊三十一年

鄭文六年

鄭文七年

鄭文八年

鄭文九年

鄭文十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夏六月同盟于幽陳楚子元欲蠱文夫人夏侵許
鄭始服于齊
案鄭厲公于莊十六萬焉夫人聞之而泣敢有侵弱寡者而
年同盟于幽明年即子元為是故伐鄭諸鄭文猶敢為此蓋未
以不朝而至詹見執侯救鄭楚師夜遁諸伯合而姑嘗試之
鄭蓋未心服也至此朱子曰桓文所以有冀倖其不討甚矣鄭
歷十有三年復同盟功王室者當時楚最人之點也

春秋左傳卷之...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十五

六

于幽外內一心推桓強大時復加兵于鄭
為伯齊桓九合之功鄭在王畿之內向非
亦難矣桓文過之則周室為所併矣

莊三十二年

閔元年

閔二年

僖元年

僖二年

鄭文十二年

鄭文十二年

鄭文十三年

鄭文十四年

鄭文十五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夏齊宋遇于梁邱杜註楚伐鄭在二十八年

初文公懼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故也諸侯盟于擘以鄭師潰而歸高克奔救鄭陳故春秋書曰鄭棄社註擘即擘其師

張氏洽曰楚自莊三十年用子文為令尹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召陵之師則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僖三年

僖四年

僖五年

僖六年

僖七年

鄭文十六年

鄭文十七年

鄭文十八年

鄭文十九年

鄭文二十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冬楚人伐鄭鄭伯欲春齊侯以諸侯之師夏從諸侯會王世子夏諸侯伐鄭圍新城春齊人伐鄭孔叔曰成孔叔不可曰齊方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逃歸不盟孔叔止之也楚子圍許以救鄭國公曰始少待我勤我棄德不祥汪氏克寬曰楚師三至鄭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陳知于標于貫于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諸侯救許乃還

夏殺申侯以說于齊秋盟于甯母鄭伯使大子華聽命于會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願以鄭為內臣管仲曰不可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齊侯辭焉冬鄭伯使請盟于齊

僖八年

僖九年

僖十年

僖十一年

僖十二年

鄭文二十一年

鄭文二十二年

鄭文二十三年

鄭文二十四年

鄭文二十五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春正月諸侯盟于挑夏會寧周公及諸侯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七

手葵邱

鄭伯乞盟 高氏問曰楚為諸侯 患鄭先受害自莊十 六年至僖三年比五 加兵于鄭有齊桓召 陵之役而楚始攝服 鄭曷為背齊而附楚 聖人詳書逃盟乞盟 之事以罪鄭伯見義 之不明自此至十七 年小白卒楚人絕迹 于鄭桓之伯功盛矣

僖十二年

僖十四年

僖十五年

僖十六年

僖十七年

鄭文三十二年

鄭文三十七年

鄭文三十八年

鄭文三十九年

鄭文三十四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夏從諸侯會于鹹淮 春諸侯城緣陵而遷 三月從諸侯盟于杜 秋齊徵諸侯成周 夷病杞故且謀王室 秋為戎難故諸侯成 秋八月狄侵鄭 周

邱

華

十二月從諸侯會于 淮謀鄭師為淮夷所

病也

僖十八年

僖十九年

僖二十年

僖二十一年

僖二十二年

鄭文三十三年

鄭文三十四年

鄭文三十五年

鄭文三十六年

鄭文三十七年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叔詹

春鄭伯始朝于楚 案齊桓以去年冬卒 今年春正月而鄭伯 即朝楚甚矣鄭之嗜 利無恥也

冬從陳蔡盟楚于齊 滑人入滑 張氏洽曰楚欲得志 夏鄭人入滑 中國久矣屈于齊桓 王氏葆曰滑與鄭為 而不取速桓破宋襄 鄭齊桓時同盟幽今 欲圖伯而諸侯不服 列國無伯鄭首從楚 故假不忘桓德之說 遣二卿長驅而入滑 求參與中國之會 盟無忌憚甚矣

諸侯會楚于孟 楚執宋公以伐宋 宋公以伐宋 三月鄭伯如楚 夏宋 公率諸侯伐鄭 冬十 一月楚人伐宋 以救 鄭戰于泓 宋師敗績 丙子晨鄭文夫人 氏姜氏勞楚子于柯 澤楚子入饗于鄭 取 鄭二姬以歸 叔詹曰 楚王其不沒乎

陳蔡及鄭近楚而素 降服者故先受其謀 愚案張氏之言是也 若非楚意陳葛爾小 國安能屈楚來盟而 已偃然居其上 此蓋 楚明以主盟 餌陳為 入室之計 後二年為 春秋大事表二十五

孟之會則遂居陳蔡之上而且執宋公以伐宋矣然則弭兵之說宋向戌亦受楚之謀而欲奪晉之伯也使弭兵于楚不便宋必不敢請即請之必不聽自後楚日烹滅小國而晉不敢發一矢是楚授意于向戌箝制晉人使不救援列國而已得橫行無忌耳此盟陳蔡居楚上而鄭居楚下者蓋楚鄭合謀而陳蔡特受其籠絡也黃氏仲炎亦謂此楚人之謀曰後宋虢爭盟兆于此矣

僖二十三年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五年

僖二十六年

僖二十七年

不能救正亦與有罪而管仲富辰猶以為三良吾不解也

鄭文三十六年

鄭文三十七年

鄭文三十八年

鄭文三十九年

鄭文四十年

叔詹

皇武子

皇武子

皇武子

皇武子

晉公子重言適諸國王將以狄伐鄭富辰過鄭鄭支公不禮焉諫曰鄭有平惠之勳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有厲宣之親棄雙所啟人弗及也君其禮焉弗聽

冬從楚圍宋案鄭自僖十八年至二十七年十年之間凡三如楚一合楚敗宋再從楚圍宋使微晉文之與鄭且為楚鄉導懸陵中國不知所極矣然則城濮之助曷可少哉

從姦無乃不可乎弗聽出狄師伐鄭取櫟立狄女隗氏為后后通于太叔王督隗后類狄挑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汜子臧出奔宋好聚鵠冠鄭伯惡之使盜殺之陳宋之問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鄭伯享之問禮于皇武子云云杜註皇武子鄭卿

僖二十八年

僖二十九年

僖三十年

僖三十一年

僖三十二年

鄭文四十年

鄭文四十一年

鄭文四十二年

鄭文四十三年

鄭文四十四年

皇武子

皇武子

皇武子

皇武子

皇武子

正月鄭伯如楚致其夏六月晉會王子虎春晉人侵鄭
 師夏四月晉敗楚于及諸侯之大夫盟于秋九月晉侯秦伯圍伯亦惡之冬公子瑕十二月巳卯晉文公
 城濮使子人九行成翟泉鄭不至諸侯謀鄭鄭使燭之武見秦出奔楚
 于晉五月丙午晉侯伐鄭
 伯秦伯與鄭盟使杞案鄭文公大夫刻薄杞子使告于秦曰鄭
 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案鄭以莊十六年與子逢孫楊孫成之
 人也其子孫殘滅盡人使我掌其北門之
 未獻楚俘于王鄭伯齊桓同盟于幽明年初公子蘭出奔晉從矣
 相王用平王享晉文即不朝歷十三年復于晉侯伐鄭請無與
 侯之禮癸丑盟于踐
 同盟于幽始十三年歸圍鄭許之使待命于
 土朝于王所
 齊至僖五年首止復東鄭石甲父侯宣多
 案衡雍在今懷慶府
 逃盟晉文之與踐土逆以為太子以求成
 原武縣西北五里踐
 甫盟而明年翟泉復于晉晉人許之
 土在今鄭州滎澤縣不至鄭之反覆無信
 西北十五里有踐土類如此
 臺去衡雍三十五里
 皆鄭地

僖三十三年

文元年

文二年

文三年

文四年

鄭穆元年

鄭穆二年

鄭穆三年

鄭穆四年

鄭穆五年

皇武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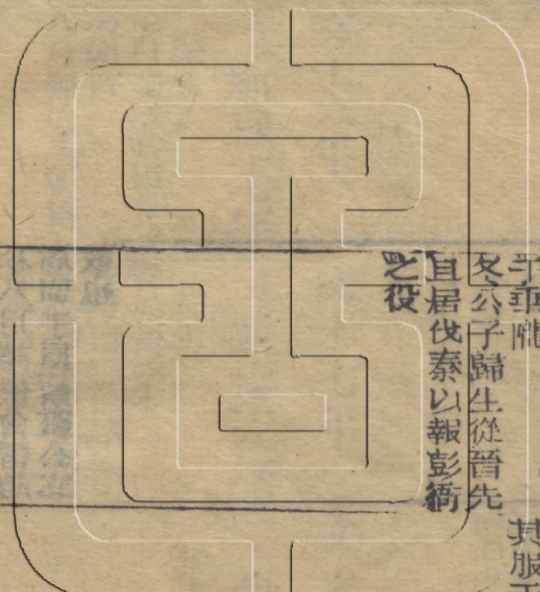
皇武子

公子歸生

歸生

歸生

二月秦人及滑鄭商人弦高遇之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東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秦人知鄭有備滅滑而還晉人扼諸穀秦師大敗冬從晉伐許楚令尹子上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株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鬻屯禽之以獻



夏六月從晉士穀盟春正月從晉伐沈以于垂隴
 冬公子歸生從晉先自居伐秦以報彭衙之役

文五年

文六年

文七年

文八年

文九年

春秋大事表

卷之二十五

鄭穆六年

歸生

鄭穆七年

歸生

鄭穆八年

歸生

鄭穆九年

歸生

鄭穆十年

歸生

秋八月諸侯會晉趙盾盟于扈晉靈公立也

范山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及楚平晉趙盾帥諸侯之師救鄭不及李氏廉曰楚自城濮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國者以文襄之烈尚在也今正其營試之時而趙盾不能防微杜漸使之得志于鄭明年而遂有厥貉之次矣

文十年

鄭穆十年

文十一年

鄭穆十一年

文十二年

鄭穆十二年

文十三年

鄭穆十三年

文十四年

鄭穆十四年

歸生 陳侯鄭伯會楚子于六月歸生佐太子夷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偕陳侯朝晉厥貉

歸生

歸生

歸生

歸生

十二月會魯侯于葵六月諸侯從晉趙盾請平于晉趙氏鵬飛曰楚伐麋者服也圍巢無復顧忌駸駸然兵及衛鄭故懼而文公圍之不服襄公請平于晉蓋謀晉之復伯也

文十五年

鄭穆十五年

文十六年

鄭穆十六年

文十七年

鄭穆十七年

文十八年

鄭穆十八年

宣元年

鄭穆十九年

歸生 冬十一月諸侯復盟正月燭之武相太子春從晉伐宋六月晉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晉侯不見扈平宋也晉侯不見鄭伯以為貳于楚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晉鞏朔行成于鄭趙穿公增

歸生

歸生

歸生

歸生

宋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又會諸侯于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

宣二年

鄭穆二十年

春歸生受命于楚伐春晉侯伐鄭鄭來曹東木月乙酉歸生弒冬楚人伐鄭陳及楚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宋宋華元樂呂禦之不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夏楚人侵鄭
獲宋華元
夏晉趙盾及諸侯之卒
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楚鬬椒救鄭晉師還

宣三年

鄭穆二十二年

歸生
冬十月丙戌鄭穆公

宣四年

鄭靈元年

池為質焉註子家歸生字
冬十月鄭太子夷石楚為質于晉

宣五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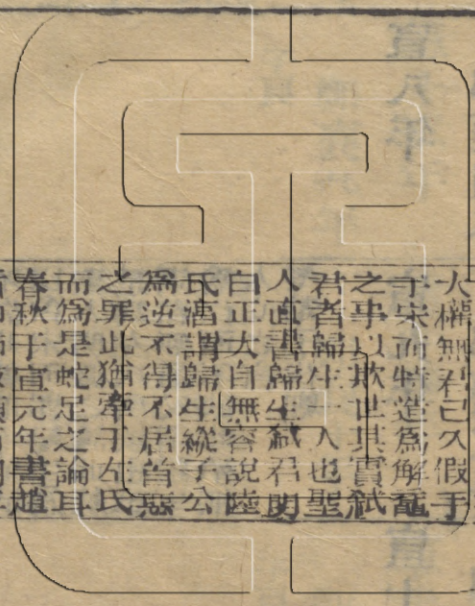
鄭襄元年

歸生
冬楚人伐鄭陳及楚冬楚人伐鄭取成而還
靈公鄭人立子良子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還
展辭曰公孔堅長乃陳
立襄公襄公將去穆家氏鉉翁曰經書楚氏而舍子良子良不伐而不書晉救者歸可曰若將亡之則亦生弒君晉當出師討晉亡乃舍之皆為大賊矣既更歲因楚師天是為七穆之始
之來而以兵救鄭是吳氏散曰歸生貴戚當討而不當救也
之卿秉國重權嗣君新立必有所不獲于其君因宋之有和謀而遂成之此亂臣之

宣六年

鄭襄二年

秋晉趙盾伐鄭楚為質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冬晉人伐鄭



宣八年
宣九年
宣十年
宣十一年
宣十二年
宣十三年
宣十四年
宣十五年
宣十六年
宣十七年
宣十八年
宣十九年
宣二十年

首而宋特其從也
案左氏所傳殆謬也
靈公立未踰年其居
儲宮亦未甚久大抵
皆壯年爾而遽有畜
老懼殺之言無論人
臣不當出諸口于事
情亦不合歸生久握
大權無君已久假手
于宋而特造為解龜
之事以欺世其實弒
君者歸生一人也聖
人直書歸生弒君明
白正太自無容說陸
氏鴻謂歸生縱子公
為逆不得不居首惡
之罪此猶牽于左氏
而為是蛇足之論耳
春秋于宣元年書趙
盾帥師救陳而明年
趙盾弒其君夷皇二
年書歸生帥師與宋

宣七年

鄭襄三年

歸生
冬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會諸侯于黑壤
案公子宋與歸生同弑君而相鄭伯以會

宣八年

鄭襄四年

歸生

戰于大棘而四年歸生弑其君夷兵權下移禍患之來若影響不從此著眼而沾沾以舍宋而罪歸生為聖人明微之論此終是為左氏所談也至謂君無道又謂歸生為仁而不武此殆無人心之言
冬楚子伐鄭

宣九年

鄭襄五年

子良

九月會晉及諸侯于六月鄭及楚平諸侯春楚子伐鄭及櫟子扈從晉荀林父伐陳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冬楚子伐鄭晉卻缺冬楚子伐鄭晉士會以兵爭與其來者可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救鄭逐楚師于潁北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柳蔡國人皆喜惟子諸侯之師成鄭

宣十年

鄭襄六年

子良

宣十一年

鄭襄七年

子良

諸侯則知是年歸生猶秉政

宣十二年

鄭襄八年

子良

春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楚子許之平子良出質晉荀林父帥師救鄭與楚戰于邲晉師敗績
秋七月鄭伯許男如楚

宣十三年

鄭襄九年

子良

宣十四年

鄭襄十年

子良

夏晉伐鄭為邲故也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宣十五年

鄭襄十一年

子良

宣十六年

鄭襄十二年

子良

宣十七年 宣十八年 成元年 成二年 成三年

鄭襄十三年 鄭襄十四年 鄭襄十五年 鄭襄十六年 鄭襄十七年

子良 子良 子良 子良 子良

冬從楚師侵衛 高氏開曰鄭從楚而鄭討邲之役也鄭敗首伐衛喪是授戈與晉師于邲與使皇成寇而攻其親戚也 如楚獻捷 十二月鄭公子去疾許恃楚而不事鄭夏從楚會十二國諸侯 公子去疾帥師伐許于蜀去疾子良名 冬十一月鄭再伐許

成四年 成五年 成六年 成七年 成八年

鄭襄十八年 鄭悼元年 鄭悼二年 鄭成元年 鄭成二年

子良 子良 子良 子良 子良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許靈公恐鄭伯于楚春鄭伯如晉拜成授春子良相成公以如春晉欒書侵蔡以報冬十一月鄭伯伐許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于東楹之東士貞晉見且拜師 欒書救許伐鄭楚不勝楚人執皇成及伯曰鄭伯其死乎視秋楚子重伐鄭諸侯晉師門于許東門大子反救鄭鄭伯與許子國故鄭伯請而請流而行速宜不能久救鄭鄭因楚鍾儀獻獲男訟皇成歸鄭伯之成于晉八月盟于六月鄭悼公卒 諸晉八月同盟于馬

鄭子反不能決

垂棘十二月諸侯同秋楚子重伐鄭盟于蝮牛 父晉欒書帥師救鄭家氏鉉翁曰晉前此索鄭自邲之戰與許與楚師遇于繞角楚男如楚以後堅事楚師還者十二年中間從楚伐衛且敗晉師而獻捷于楚惘然與中真為難此年因訟不勝而請成于晉未幾又貪楚之重賂復從楚甚矣鄭之嗜利反覆也

陵晉欒牛之盟也 救鄭皆以大夫帥偏師至此合九國之師自將以行春秋晉諸侯而書救鄭喪之也

成九年 成十年 成十一年 成十二年 成十三年

鄭成三年 鄭成四年 鄭成五年 鄭成六年 鄭成七年

子罕 子罕 子罕 子罕 子罕

春從晉會諸侯同盟春衛侯之弟黑背帥于蒲尋馬陵之盟也師侵鄭晉命也 二月楚人以重賂求五月晉會諸侯伐鄭鄭伯會楚公子成 鄭子罕賂以襄鍾子于鄧鄭復從楚 然盟于脩澤子駟為

宋華元克合晉楚之六月丁卯夜公子班成夏鄭伯如晉聽成自營求入于太宮不 會于瑣澤鄭復從晉能殺子印子羽反軍 于市已巳于駟帥國 人盟于太宮遂從而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質辛巳鄭伯歸鄭伯其貳于楚也執諸銅討立君者戊申殺叔鞮鞮書伐鄭楚子重申叔禽

冬十一月鄭人圍許
示晉不急君也

成十四年 成十五年 成十六年 成十七年 成十八年

鄭成八年 鄭成九年 鄭成十年 鄭成十一年 鄭成十二年

子罕 八月子罕伐許為許三月癸丑從晉會諸春楚以汝陰之田求春正月鄭子駟侵晉是年春晉厲公被弑所敗戊戌鄭伯復伐侯于戚 成子鄭叛晉子駟虛滑衛北宮括救晉悼公即位夏六月鄭許許人平以叔申之 夏六月楚子背晉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侵鄭至于高氏 伯會楚子伐宋同伐 夏四月子罕伐宋衛賈于楚楚人戍鄭尹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夏五月太子髡頑為彭城納宋叛人魚石 復從楚 夏四月子罕伐宋衛賈于楚楚人戍鄭尹以三百乘戍之而還 冬十一月從晉會諸侯伐鄭為晉故也 武公單襄公及諸侯冬十一月從楚伐宋 侯之大夫會於于鍾 六月晉師伐鄭楚子代鄭自戲童至于曲救彭城晉侯師于台 救鄭甲午晦晉楚戰洧六月諸侯同盟于谷以救宋 子鄆陵楚師敗績 柯陵謀復伐鄭秋楚 秋七月晉復請王人子重救鄭諸侯還 以諸侯伐鄭諸侯之冬單子及諸侯復伐

襄元年 襄二年 襄三年 襄四年 襄五年

鄭成十三年 鄭成十四年 鄭僖元年 鄭僖二年 鄭僖三年

子罕 春晉帥諸侯圍宋彭城彭城降晉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盟于雞澤鄭暫從晉僖元年朝于晉子豐通嗣君也 晉韓厥帥諸侯之師 肩于晉公曰楚君以案鄭首鼠于晉楚之欲懇諸晉而廢之子九月丙午從晉會諸 伐鄭入其郛敗其徒 鄭故親集矢于其目問誰強是聽至是以罕止之知是年子罕侯子戚會吳且命成 兵于洧土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楚共集矢之故堅從 猶當國秉政此後絕陳也 秋楚救鄭鄭子然侵 其誰暱我七月庚辰楚者五年晉厲三假不見傳知鄭僖二年冬楚子囊伐陳從晉 宋取大邱 鄭伯論卒于是子罕王命以討之而不服以後當是子駟代子會諸侯以救陳 當國子駟為政晉師至悼公合天下之諸罕矣 侵鄭諸大夫欲從晉侯抗其險而乃聽命 子駟不可 鄭可謂嗜利而尚詐 案鄭是年始有當國易叛而難服者矣 之流自後子駟子孔 子展迭為之正義曰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十五

鄭時聞于晉楚國家多難喪伐之際或致傾危益成公顧命使之當國非常法也子之當國非政卿知當國是攝行君事諸侯會于戚孟獻子請城虎牢以適鄭冬復會于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襄六年

鄭僖四年

子駟

襄七年

鄭僖五年

子駟

襄八年

鄭簡元年

子駟

襄九年

鄭簡二年

子駟

襄十年

鄭簡三年

子駟

楚子囊圍陳諸侯會鄭羣公子以僖公之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六月子耳從楚子襄于鄆以救之十二月死謀子駟先之人恐乃行成十一月伐宋衛侯救宋鄭皇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夏四月庚辰盡殺羣己亥同盟于戲耳帥師侵衛秋七月子駟欲與楚鄭伯曰公子子國子耳侵晉人不得志于鄭以子耳從子囊伐魯西不可于是使賊叔蔡獲蔡司馬公子變諸侯復伐之十二月鄆還圍蕭八月丙寅鄭伯而以瘧疾赴于子產曰禍莫大焉楚癸亥門其三門戊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諸侯簡公生五年奉人來討能勿從乎從濟于陰阪次于陰口北鄆秋諸侯伐鄭

而立之

之晉師必至晉楚爭而還

楚子伐鄭鄭及楚平

是時子駟當國冬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

鄭自此始矣冬楚子囊伐鄭討其公子罷戎入盟鄭伯孔當國代子駟

諸侯城鄭虎牢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

乃及楚平案自虎牢服鄭以後鄭一心從晉者七年

而南與楚師夾穎而軍鄭人宵涉穎而楚

而楚亦不加兵于鄭者以爭陳故也爭陳則不暇及鄭鄭方從諸侯伐陳以抗楚追

會鄭之救無功陳侯逃歸而楚兵以矢爭鄭矣雖不侵蔡楚師亦必及鄭于此疑范

何之棄陳為失策然陳在楚如口中益地更近而國更小陳豈

能終抗楚哉必欲陳之固與中國楚師可

朝夕往諸侯之救不

春秋大事表卷一十五

襄十一年

襄十二年

襄十四年

襄十五年

春秋大事表卷一十五

春秋大事表卷一十五

六

襄十一年

鄭簡四年

子孔

鄭人患晉楚之故子
展曰吾伐宋晉師必
至使晉師致死于我
楚弗敢敵而後可固
與也夏子展侵宋
四月諸侯伐鄭觀兵
于南門鄭及晉平秋
七月己未同盟于毫
城北
楚子囊乞旅于秦以
伐鄭鄭伯逆之伐宋
高氏闕曰此蓋子展
之謀以伐宋自信于

襄十二年

鄭簡五年

子孔

襄十三年

鄭簡六年

子孔

時至勢必如江黃之
為所滅耳愚嘗謂范
句之棄陳如漢之棄
珠崖者非無見也

襄十四年

鄭簡七年

子孔

春正月從晉會諸侯
會吳于向
夏四月子蟜從晉會
諸侯伐秦
冬子蟜從晉會諸侯
于戚謀定衛也

襄十五年

鄭簡八年

子孔

鄭之餘盜在宋鄭人
以子西伯有子產之
故納賂于宋三月宋
以堵女父尉榘司齊
是年冬晉悼公卒子
西如晉奔喪子蟜送
葬

襄十六年

鄭簡九年

子孔

三月子蟜從晉會諸
侯之大夫于淇梁聞
將伐許遂相鄭伯以
從諸侯之師

襄十七年

鄭簡十年

子孔

襄十八年

鄭簡十一年

子孔

冬十月從晉會諸侯
同圍齊子孔欲去諸
大夫將叛晉而起楚
師以去之楚子庚伐
鄭子展子西完守入
保楚師無功而還
秦蕭魚之後至此七
年楚第一次加兵于

襄十九年

鄭簡十二年

子孔

春從晉會諸侯盟于
祝柯四月子蟜卒赴
于晉晉以其善于伐
秦也六月請于王賜
大路以葬子孔之

襄二十年

鄭簡十三年

子孔

夏六月從晉會諸侯
盟于澶淵

子產為卿

襄二十一年

襄二十二年

襄二十三年

襄二十四年

襄二十五年

鄭簡十四年

鄭簡十五年

鄭簡十六年

鄭簡十七年

鄭簡十八年

子展
冬十月從晉會諸侯
子商任錮欒氏

子展
夏晉人徵朝于鄭使
少正公孫橋對
冬從晉會諸侯于沙
隨復錮欒氏

子展
八月從晉會諸侯于夏五月從晉會諸侯
夷儀將以伐齊水不于夷儀伐齊以報朝
克冬楚子伐鄭以歌之役齊人以莊公
救齊門于東門諸侯說六月于展子產
還救鄭

子展
案蕭魚之後至此十
三年楚再次加兵于
帥師入陳
高氏闕曰去秋夷儀
之會楚與陳蔡許三
國同伐鄭今歲慮楚
之復來也故先帥師
入陳以奪其心
秋八月從諸侯同盟
于重邱齊成故也
子產獻陳捷于晉戎
服將事
冬十月于西復伐陳

襄二十六年

襄二十七年

襄二十八年

襄二十九年

襄三十年

鄭簡十九年

鄭簡二十年

鄭簡二十一年

鄭簡二十二年

鄭簡二十三年

子展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
月甲寅朔賜子展先
路三命之服先八邑
子產次路再命之服
先六邑子產辭邑曰
自上以下降殺以兩
禮也臣之位在不
敢及賞禮請辭公固
子之乃受三邑

子展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
兵告于晉楚齊秦及
諸小國皆為會于宋
伯享之鄭子太叔如
門之外諸侯之大夫
焉對曰駟良方爭未
久至是又能一歲再
出師伐陳以撓楚春
秋再書皆無貶辭與
之也

子展
秋八月祭侯以宋之
夏四月葬楚康王四
正月子產相鄭伯如
晉叔向問鄭國之政
焉對曰駟良方爭未
久至是又能一歲再
出師伐陳以撓楚春
秋再書皆無貶辭與
之也

子展
伯有
伯有
子皮

子展
伯有
子皮
陳及鄭平
家氏鉉翁曰陳叛晉
即楚輔楚伐鄭晉人
置而不問鄭從晉既
久至是又能一歲再
出師伐陳以撓楚春
秋再書皆無貶辭與
之也

春秋大事表

卷之二十一

六

楚子秦人侵吳遂侵石從趙孟請七子皆盟子產相鄭伯以如
鄭五月至于城麋因賦詩
鄭皇頌及印廩父以案此七卿班次是鄭許五國實偕往及漢
獻于秦
六月良霄從晉會諸侯于澶淵以計衛疆有子展伯有子西三
戚田晉人執衛侯人也故子展卒而伯
秋七月子展相鄭伯有為政伯有誅子西
如晉為衛請
鄭伯歸自晉使子西產死子太叔為政
如晉聘 冬十月楚
子為許伐鄭鄭人將
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不如使
遲而歸子展說不禦
寇
案自蕭魚以後楚三
次加兵于鄭而鄭猶
堅從晉者以悼公之
餘烈也明年晉楚為
成而天下諸侯皆僕
僕于晉楚之廷不獨

楚是行也魯宋陳鄭
粟戶一鍾是以得鄭
國之民故罕氏常掌
國政以為上卿
六月晉合諸侯之大
夫城杞鄭子太叔與
伯石往會
吳季札通聘列國至
鄭見子產如舊相識
與之結帶子產獻紵
衣謂曰鄭之執政侈
政必及子子為政慎
之以禮不然將敗
正義曰二十七年傳
伯有次子展之下此
年子展卒故伯有執
政也 案執政侈謂
伯有 案執政侈謂
伯有使子督如楚辭
曰楚鄭方惡是殺余
也伯有將強使之子
弗許曰惟君用鮮眾

又強使子督如楚歸
而飲酒秋七月庚子
子督以駟氏之甲伐
而焚之伯有奔雍梁
癸丑晨自墓門之竇
入因馬師頡以伐舊
之死于羊肆子皮知
政以公孫鉏為馬師
冬十月為宋災故子
皮會七國之大夫子
澶淵謀歸宋財
子皮授子產政子產
辭曰國小而偏族大
龍多不可為也子皮
曰虎帥以聽誰敢犯
政使都鄙有章上下
有服田有封廬廬井
有伍三年而與人誦
之豐卷將祭請曰焉
弗許曰惟君用鮮眾

晉怒將攻伯有氏大
夫和之裨諶曰政將
及子產奪伯有魄子
西即也天禍鄭久矣
其必使子產息之不
然將亡矣
給而已子張怒將攻
子產子產奔晉子皮
止之而逐豐卷

襄三十一年

昭元年

昭二年

昭三年

昭四年

鄭簡二十四年

鄭簡三十五年

鄭簡三十六年

鄭簡三十七年

鄭簡三十八年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六月魯襄公卒子產春楚公子圍聘于鄭秋子督將作亂欲去
相鄭伯如晉晉侯以且與于公孫段氏將游氏而代其位傷疾
魯與故未之見子產以崩逆子產使子羽作而不果子產使史
使盡壞其館之垣而辭焉楚人請垂囊而數其罪曰不速死
納車馬焉士文伯讓入許之遂會于魏尋司寇將至七月壬寅
之子產對云晉侯宋之盟子皮往會 十一月印段如
見鄭伯有加禮乃築 夏四月趙孟叔孫豹晉弔少姜
諸侯之館 曹大夫還入于鄭鄭

正月游吉如晉逆少
夏四月公孫段相鄭
伯如晉甚敬而卑禮
無遺者晉侯賜之州
秋七月子皮如晉賀
禮于宋左師與子產
夫人且告曰楚人曰
子產獻伯子男會公
微敝邑以不朝立王
之禮六
之故敝邑之往則畏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
執事其不往則宋之
伐兵鄭伯先歸大夫

十二月北宮文子以伯兼享之子皮相
宋之盟故相衛侯如 鄭徐吾犯之妹美子
楚過鄭言于衛侯曰 南子督爭之子督囊

鄭有禮其數世之福甲見了南欲殺之而

也取其妻子南執戈逐鄭人游于鄉校以論之及衝擊之以戈子

執政然明曰盍毀諸誓傷而歸子產曰直

原產曰夫人議執政約幼賤有罪罪在楚

之善否其所善者吾也乃執子南而數之

則行之其所惡者吾放之于吳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鄭為游楚亂故六月

之何毀之丁巳鄭伯及其大夫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盟于公孫段氏罕虎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公孫僑公孫段印段

子皮曰使夫往而學游吉駟帶私盟于闈

焉夫亦愈知治矣子門之外子哲強與子

產曰僑聞學而後入盟子產弗討

政未聞以政學子皮秋子產如晉聘且問

以為忠故委政焉子晉侯疾答叔向問實

產是以能為鄭國沈臺駘之神

冬十一月楚令尹圍

使公子黑肱伯州犁

城壁棧郊子產曰不

害令尹將行大事而

盟云進退罪也寡君從使虎布之十月鄭九月子產作邱賦國

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人謗之子寬以告子

享之賦吉日子產乃產曰禮義不愆何恤

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乎人言

昭五年

鄭簡二十九年

子產

正月楚令尹子蕩如三月鄭人鑄刑書叔三月晉公如楚鄭伯

晉逆女過鄭鄭伯勞向使詒子產書云云勞于師之梁

之晉侯送女于邢邱子產復書曰僑不才夏四月子產賜于晉

昭六年

鄭簡三十年

子產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子寢門之夢晉侯賜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惠六月丙戌鄭澠子產莒之二方鼎

叔向為介子皮子太楚公子棄疾如晉過子產為豐施歸州田

昭七年

鄭簡三十二年

子產

如晉賀虎祁

叔勞諸索氏韓起反鄭鄭罕虎公孫僑游于韓宣子

見禮也

昭八年

鄭簡三十四年

子產

春游吉偕魯朱衛之

大夫會楚子于陳

狂氏預曰時楚子在

昭九年

鄭簡三十五年

子產

陳故四國大夫往不

行會禮故不總書

陳氏傅良曰諸夏之

善人民之主也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五

有惡罕朔殺至魁罕
朔奔晉

昭十年 昭十一年 昭十二年 昭十三年 昭十四年

鄭簡二十四年 鄭簡三十五年 鄭簡三十六年 鄭定元年 鄭定二年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楚師在蔡秋韓宣子三月鄭簡公將為夏四月楚公子棄疾裨竈言于子產曰七會諸侯之大夫于厥葬除有當道者毀之祗靈王并殺公子比月戊子晉君將死及懸謀救蔡子皮將行則朝而崩弗毀則日使枝如子躬聘于鄭期晉平公卒鄭伯如子產曰行不遠不能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且致雙櫟之田為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救蔡也天將棄蔡以之子產曰諸侯之賓事畢弗致秋七月吉遂如晉

九月子皮如晉葬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云云皆無辭以對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夫子知度與禮矣我意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中無損于寶而民不產子太叔相鄭伯以善何故不為遂弗毀會八月甲戌同盟子產承曰鄭伯男也鄭伯如晉朝嗣君晉而使從公侯之責懼侯莫諸侯子產相鄭弗給也自日中以爭伯請免喪而後聽命至于晉晉人許之許之

子產歸木至聞子皮卒哭日曰吾無為為善矣唯天子知我

昭十五年 昭十六年 昭十七年 昭十八年 昭十九年

鄭定三年 鄭定四年 鄭定五年 鄭定六年 鄭定七年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子產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冬有星孛于女辰西夏五月火始昏見丙駟偃卒其子絳幼晉鄭伯亨之宣子有環及漢裨竈言于子產予風王午宋衛陳鄭大夫之出也其父兄其一在鄭商宣子謁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皆火裨竈曰不用吾立其叔父駟乞子產諸鄭伯繼買諸買人火若我用環玉環言鄭又將火鄭人請以為不順不許亦不以請子產終弗與鄭必不火子產不與用之子產不可曰天止冬晉人使如鄭問道遠人道邇竈焉知駟乞之立故子產對天道遂不與亦不復曰平邱之會君尋舊次七月子產為火故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天為社被禳于四方君之二三臣晉大夫

于郊請皆賦宣子私觀于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

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昭二十年

鄭定八年

子產 子太叔

冬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其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子太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

昭二十一年

鄭定九年

子太叔

昭二十三年

鄭定十年

子太叔

昭二十三年

鄭定十年

子太叔

昭二十四年

鄭定十一年

子太叔

火之作也子產授兵專制其位是晉之縣登陣子太叔曰晉無鄙也何國之為晉人乃討乎子產曰小國舍之而大國忘守則危況災乎既鄭大水龍鬻于時門晉之邊吏讓鄭子產之外洧淵鄭人請鑿對曰敝邑失政天降焉子產弗許不之災又懼貪人薦為之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

六月鄭伯如晉子太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子太叔曰詩曰瓶之罄矣惟魯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

之與徒兵以攻苗存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昭二十五年

鄭定十三年

子太叔

夏晉合九國之大夫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往會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昭二十六年

鄭定十四年

子太叔

昭二十七年

鄭定十五年

子太叔

昭二十八年

鄭定十六年

子太叔

昭二十九年

鄭獻元年

子太叔

昭三十年

鄭獻二年

子太叔

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子太叔弔且送葬魏獻子使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蟻送葬今吾子無

昭三十一年

鄭獻三年

子太叔

昭三十二年

鄭獻四年

子太叔

定元年

鄭獻五年

子太叔

定二年

鄭獻六年

子太叔

冬晉合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國參往會註國參子產之子

武何故對曰靈王之喪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敵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以蓋從舊舊有豐有首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其從其省則吉在此矣晉人不能詰

定三年

鄭獻七年

子太叔

定四年

鄭獻八年

子太叔

定五年

鄭獻九年

駟欵

定六年

鄭獻十年

駟欵

定七年

鄭獻十一年

駟欵

三月鄭伯從晉會諸侯八年傳云駟欵嗣春游速滅許因楚敗秋從齊侯會于鹹結侯于召陵侵楚反自子太叔為政註云欵也註游速太叔之子叛晉召陵子太叔未至而駟乞子子然也則知二月魯侵鄭取匡為卒晉趙簡子為之臨是年已駟欵執政矣

晉討鄭之伐齊靡也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將以作亂于周鄭于是乎伐焉

定八年

鄭獻十二年

駟欵

定九年

鄭獻十三年

駟欵

定十年

鄭釐元年

駟欵

定十一年

鄭釐二年

駟欵

定十二年

鄭釐三年

駟欵

秋晉士鞅帥師會成春駟欵殺鄧析而用冬游速會齊侯衛侯冬魯及鄭平叔還來案子太叔嗣于產為桓公侵鄭圍蟲牟報其竹刑君子謂子然可安甫游盟註平六年侵鄭伊闕也遂侵衛于是乎不忠苟有可家氏鉉翁曰三國復取匡之恐冬衛侯鄭伯盟于曲以加于國家者棄其為此會無所憚于音濮邪可也註傳言駟欵高氏閔曰去年公侵嗣太叔為政鄭所以鄭今年二卿侵衛皆衰弱子然欵之字為晉故而士鞅又自夏四月戊申鄭伯虜帥師侵之故二君同卒為此盟以固其謀

杜註鄭伐周六邑在魯伐鄭取匡前于此見者為下閭沒成周起也

定十三年 定十四年 定十五年 哀元年 哀二年

鄭瞞四年 鄭瞞五年 鄭瞞六年 鄭瞞七年 鄭瞞八年

駟款

駟款

罕達

罕達

罕達

夏五月罕達敗宋師于老邱
杜註罕達是子蕭之子子皮之孫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

秋八月齊人輸晉范氏粟鄭罕達駟弘送之趙鞅禦之甲戌戰于鐵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蓋旗衛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太子復伐之鄭師太敗獲齊粟于車註駟弘駟歇子

哀三年 哀四年 哀五年 哀六年 哀七年

鄭瞞九年 鄭瞞十年 鄭瞞十一年 鄭瞞十二年 鄭瞞十三年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

鄭秦富而侈變大夫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庭鄭人惡而殺之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鄭叛晉故也宋人聞曹鄭桓子思

愚曰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不守其位而能久者鮮矣註于思子產之子國參也

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駟弘帥師救曹侵宋案于思是駟弘之字桓謚也與子產之子又是一人

哀八年 哀九年 哀十年 哀十一年 哀十二年

鄭聲十四年 鄭聲十五年 鄭聲十六年 鄭聲十七年 鄭聲十八年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

罕達之嬖許瑕求邑夏宋人伐鄭無以與之請外取許許氏輸曰既取其師之故圍宋雍邱宋皇伐而又伐惡其脩繕援圍鄭師每日過舍不日也
屬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太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邱
秋宋公伐鄭晉趙鞅卜救鄭不吉乃止

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般元公之孫遂圍雒十二月鄭罕達救屬丙申圍宋師

哀十三年 哀十四年 哀十五年 哀十六年 哀十七年

鄭聲十九年

罕達

春宋向難救其師鄭罕達使洵曰得桓魋者有賞難逃歸遂取宋師于品案隱桓之世宋鄭交惡至伯統絕後復贈前敵始與春秋相終始蓋以其地近而強弱亦相等也使無桓文之與則宋鄭為鷓蚌之爭而楚為漁翁得利此聖人所以有被髮左袵之歎乎

鄭聲二十年

罕達

夏五月鄭伯伐宋冬晉侯伐鄭初楚太子建自宋適鄭又自鄭適晉與晉人謀襲鄭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于建鄭人得晉謀遂殺建其子在吳子西乞之使處吳竟為白公請伐鄭未起師而晉人伐鄭楚反救鄭與鄭人盟勝以此怒

鄭聲二十一年

罕達

罕達

鄭聲二十二年

罕達

鄭聲二十三年

哀十八年

哀十九年

哀二十年

哀二十一年

哀二十二年

鄭聲二十四年

鄭聲三十五年

鄭聲三十六年

鄭聲三十七年

鄭聲三十八年

駟弘

駟弘

駟弘

駟弘

駟弘

春齊人飲會于魯夏

齊魯會于康邱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曠

哀二十三年

哀二十四年

哀二十五年

哀二十六年

哀二十七年

鄭聲二十九年

鄭聲三十年

鄭聲三十一

鄭聲三十二年

鄭聲三十三年

駟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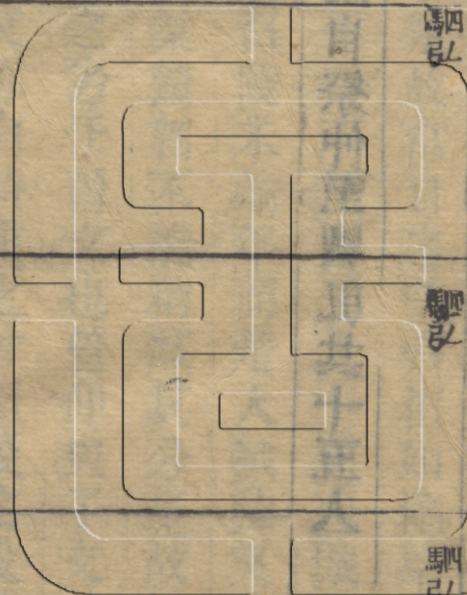
駟弘

駟弘

駟弘

駟弘

春秋大事表卷之二十五



夏四月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邱駟弘請救于齊齊陳成子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敵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知伯聞之乃還

悼四年

鄭聲三十七年

駟弘

晉荀瑶帥師圍鄭未至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

是歲鄭聲公卒

右鄭執政自祭仲至駟弘共十五人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四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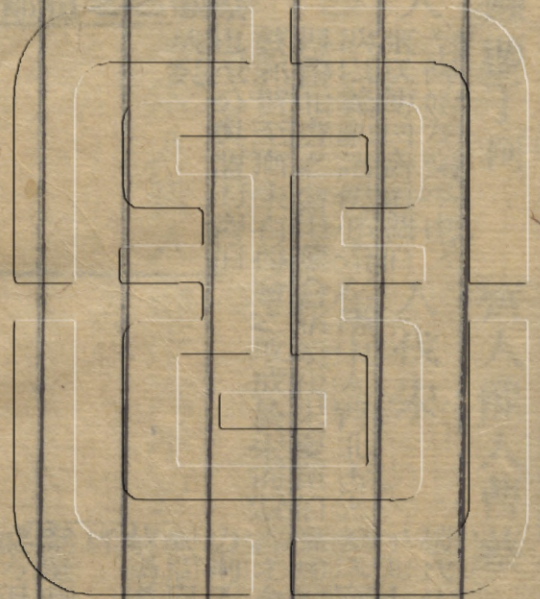
太倉畢長慶校
新陽李文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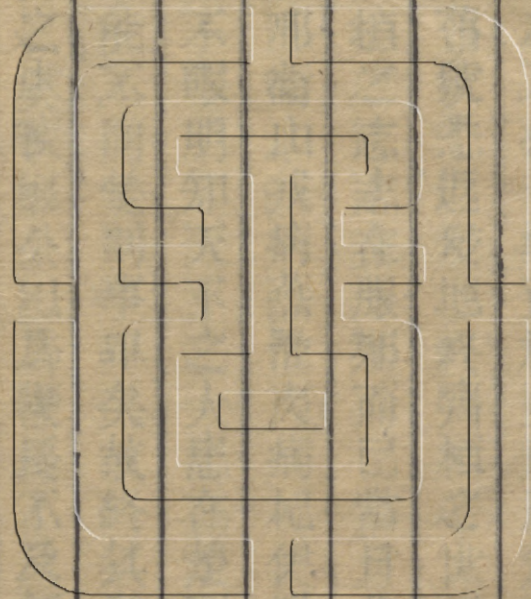
春秋齊楚爭盟表敘

五霸之中仲尼獨許齊桓然論者謂自桓伯而天下遂不復知有王吾謂春秋之世之趨于伯非自桓始也桓八年楚已合諸侯于沈鹿矣十一年屈瑕盟貳軫矣脫無齊桓而天下之勢將遂折而入于楚故當日之望齊桓如稿旱之望甘雨也然而齊桓攘楚之功十分不及晉文之一何也城濮一戰而天下翕然宗晉齊桓盟召陵未踰年而楚人滅弦又踰年而楚人圍許滅黃伐徐楚之桀驁曾不能稍減其分毫故穀梁子謂桓之得志為僅此非桓之劣于晉文也管仲與子文並世而生管仲有節制之師而子文亦有持重之計召陵之役按兵不出遣屈完如師方城漢水數言隱然有堅壁清野以逸待勞之計故桓不得

已成盟而退于楚未大創故天下從違之勢未分也使如得臣之輕脫囊瓦之不仁一戰而勝全師壓楚責其僭王與侵奪諸侯之罪還楚舊號悉返侵地終齊桓之世不動豈非赫然王者之師哉然齊桓之志志在服鄭而已當日北方多故桓公之爲備者多狄病邢衛山戎病燕淮夷病杞伊維之戎爲患王室方屯甕右吾之不暇明知天下之大患在楚而未暇以楚爲事以爲王畿之鄭能不向楚則事畢矣故終其身竭力以圖之至如楚之江黃晉之虞虢桓公以爲鞭長不及無如何也且管仲佐桓公圖伯以來以大義服人未嘗交兵與諸侯一戰其意以愛養民力勤恤諸侯爲事故仲尼許其仁爲其不勞民力以戰攻也而孟子嗤其功烈之卑爲其不能服楚制晉大王者之烈也

此則桓公之世爲之也輯春秋齊楚爭盟表第二十六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五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六 齊楚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莊十三年春冬公會齊侯莊十四年春秋七月荆入冬單伯會齊

齊侯宋人陳盟于柯

齊人陳人曹蔡

侯宋公衛侯

人蔡人邾人

左傳始及齊平也張氏溥曰齊桓圖伯

入伐宋

趙氏汾謂蔡會齊侯于北杏荆所以入蔡

鄭伯于鄆

會于北杏

齊桓始求伯也案春秋自桓二年蔡也至公與盟而齊伯侯鄭伯會于鄆始懼成矣

姜氏實曰荆以蔡侯歸為飲服蔡也而北吳氏澠曰單伯復會

楚武侵隨于桓之六年台諸侯于桓之八年圍鄭敗鄭于桓之九年盟貳軫敗鄭師蒲驪于桓之十一年至莊六年而文王伐申十年而執蔡侯

蔡邾皆至猶未有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杏之會蔡人從齊是齊宋之君以結成而以荆入之左氏好紀衛鄭之君亦來會齊

異聞喜談女德故以伯略定矣蔡禍盡委之于息嬀衣裳之會二

案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于不問而蔡遂一折而入于楚不復與齊之會盟矣

案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于不問而蔡遂一折而入于楚不復與齊之會盟矣

案是時齊桓之力未盛方得魯而旋失宋是以委蔡于不問而蔡遂一折而入于楚不復與齊之會盟矣

使無齊桓之興則周
且岌岌矣
范甯穀梁註此為衣
裳之會

其後凡二十六年始
侵蔡伐楚為召陵之
師而卒不能革蔡從
楚之心終齊桓之世
不能得蔡

莊十五年春秋宋人齊人莊十六年夏秋荆伐鄭

齊侯宋公陳邾人伐鄭 宋人齊人衛

王氏濂曰齊方圖伯
楚亦浸強北伐不已
陳蔡鄭許適當其衝
鄭之要害尤在所先

冬十二月會

侯衛侯鄭伯

左傳諸侯為宋伐鄭
杜氏預曰鄭附庸屬
宋而叛故為之伐

入伐鄭

左傳諸侯為宋伐鄭
鄭問之而伐宋夏諸
楚楚得鄭則可以拒

齊侯宋公陳

會于鄆

左傳春復會焉齊始
序齊上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衣裳之會三

後宋為先代之後不
得此不足以號召諸
侯故于魯則釋憾而
不較于宋則再為之
許後服耳至晉悼之
興師若晉文則無事
此矣凡此皆齊桓創
其局而晉文享其成
國之向背可以知世
變矣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伯也

張氏洽曰傳謂齊始
伯指諸侯始定而言
然魯未信服是後宋
猶主兵衛鄭未免復
叛蓋齊伯變驥而諸
侯之心猶未一也

侯衛侯鄭伯

許男滑伯滕

子同盟于幽

莊二十六年莊二十七年莊二十八年秋荆伐鄭公莊二十九年

冬公會宋人夏六月公會春王三月甲會齊人宋人夏鄭人侵許

齊人伐徐 齊侯宋公陳寅齊人伐衛救鄭

張氏洽曰許自盟幽
之後不與齊桓之會
鄭人侵之或齊之命
歟自後許始從中國
高氏閱曰諸侯救鄭
而許不至故侵之

侯鄭伯同盟

案衛自十六年與前
不致故齊伐之以討
不服耳左氏載衛立
案是年子元因夫入

侯鄭伯同盟

侯鄭伯同盟

于幽

案衛自十六年與前
不致故齊伐之以討
不服耳左氏載衛立
案是年子元因夫入

于幽

于幽

于幽

于幽

案衛自十六年與前
不致故齊伐之以討
不服耳左氏載衛立
案是年子元因夫入

于幽

于幽

于幽

春秋大事表卷二十六

不以齊主兵者矣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明又已死何故至今及鄭也自後楚殺子
案趙氏謂徐界宋魯有大戰也乃伐之又云數之以元而令尹子文為政
之交為二國患此必案二幽之會相隔至王命取賂而還齊方得賢臣而楚益強得
犯宋之牧圍故齊為十有二年齊桓之蓄創伯不應遺讓至此夏益其齊雖有召陵
之伐然齊為伯主而威蕩銳不輕發露如昔事之不可信者也之師不能大創矣
連年為宋伐鄭伐鄭此
伐徐其欲得宋也至衣裳之會五

莊三十年冬莊三十二年冬狄伐邢 閔元年春齊 閔二年十二

公及齊侯遇夏宋公齊侯 人救邢 月狄入衛

于魯濟齊人遇于梁丘 孫氏復曰桓未能帥王氏葆曰救邢之初

伐山戎 左傳齊侯為楚伐鄭 齊獨出兵既而狄又

許氏翰曰齊桓伐鄭公請先見于齊侯夏 入衛其勢益張齊恐
伐鄭伐徐皆以宋主遇于梁丘 是帥諸侯之兵其救
兵與公會城濮而後家氏鉉翁曰伯主能 之且狄伐邢于去年
伐衛與公過魯濟而虛已以求人宋公能 之冬而桓以春救未
後伐戎以是知桓公悉力以輔伯 可為緩先儒以書人
之伯用人之能以為張氏溥曰遇魯濟則 為罪其緩救者非也

能不自恃也

親至魯遇梁邱則序
先宋遇固簡禮齊獨
執謙所以能伯

僖元年春齊秋楚人伐鄭八月公會齊僖二年春王秋九月齊侯

師宋師曹師 左傳鄭即齊故也 侯宋公鄭伯正月城楚丘宋公江人黃

次于聶北救 曹伯邾人于 人盟于貫

邢夏六月邢 左傳諸侯城楚邱而 封衛焉

遷于夷儀諸 左傳謀救鄭也 左傳服江黃也

侯城邢 陳氏遂曰是時楚伐 杜氏預曰江黃楚與

冬楚人侵鄭僖三年春徐秋齊侯宋公冬楚人伐鄭僖四年春王

人取舒 江人黃人會 李氏廉曰楚自莊十

張氏治曰是時楚願 已長用子文為令尹 六年以來五加兵于

兵勢浸強故比年侵林氏曰舒者楚之黨
伐鄭 徐人取舒為齊桓通

於陽穀

鄭矣 趙氏鵬飛曰鄭歲受
楚兵使無伯主亦必

侯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侵蔡

莊二十六年伐徐意結之而已伐楚之謀
徐遂服于齊至是使初未以諭江黃也至
取舒以奪楚援其後是二國始聽命定伐
楚兩伐徐齊桓合八楚之計

故 國之君救徐皆以此衣裳之會八

蔡潰遂伐楚
次于陘

呂氏大圭曰齊桓將
攘楚必先有事于蔡
言文將攘楚必先有
事于曹衛所以搜其
黨與翦其手足也左
氏每多為之辭于侵
蔡則曰為蔡姬故于
侵曹伐衛則曰為祿
浴與塊故推尋事由
毛舉細故而二公攘
夷安夏之績皆晦矣
案齊桓之圖楚已經

二十年即遇梁邱至
此亦已五年矣會榿
盟實會陽穀用全力
以圖之豈亦為蔡姬
之故乎左氏喜談女
德史公因之遂曰桓
公實怒少姬南伐蔡
管仲因而伐楚以震
動天下大事同于兒
戲可一笑也

左傳王使周公召鄭
伯曰吾撫女以從楚
撫之以晉可以少安
鄭伯喜于王合故逃

伯逃歸不盟

夏楚屈完來秋及江人黃冬十二月會僖五年夏公秋八月諸侯

盟于師盟于人伐陳 齊人宋人衛 及齊侯宋公 盟于首止鄭

召陵 齊人許人 陳侯衛侯鄭 伯許男曹伯

案先儒多稱召陵之 功然自受盟之後滅 近楚當有貳心今不 載壽塗之言齊桓何 王氏樵曰據左氏所 大鄭人許人 陳侯衛侯鄭

驚如故而桓不能禁 漸故因歸師以威之 成則陳必不服故侵 桓之所以不能削楚 觀再侵而陳乃成則 以列國之師待其服 首止

曹人侵陳 伯許男曹伯 會王世子于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春秋經解讀編

者以深入楚地楚得陳初未肯心服桓之而後已左傳謀靈周也
以逸待勞攻之不克再興師非專以濤塗案先儒多信左傳誤高氏問曰王將廢鄭
圍之不下故僅得屈故也軍道之言以桓公之而立帶齊桓以為議
完一來而遂旋師桓亦知其力之不足以制也晉文是以致楚
衛地俾楚離其巢穴一舉勝之而後荆楚稍帖中國安枕者數
年則是城濮之功大矣召陵而論者必以爲論是使曹翕仍然
從楚而晉宋仍受楚患中國諸侯未能爲然從晉也大凡不論
實事而但求好題目說得好聽者皆宋儒之講經也彙纂云穀
梁以桓之得志爲僅屈完止書來盟而不書其所與盟者蓋亦
爲諸侯諱爾

左傳謀靈周也
案先儒多信左傳誤高氏問曰王將廢鄭
軍道之言以桓公之而立帶齊桓以為議
侵伐爲騎滿然觀張之于朝覲貢之以諫
民及王氏之說所見詞從則世子安不從
略同則左氏未必可則廢是從違未可知
信也夫濤塗即櫻齊也莫若爲會以尊之
侯之怒執其身足矣使天下曉然皆知世
即不然以偏師致討子之爲鄭則其位終
陳小國何煩天厭而不可易矣是齊桓之
乃以三國伐之旋合志也
七國之兵臨其境而案漢高帝欲立趙王
乃行成且歷二時之如意留侯爲呂后書
久此必有不得已者策招四皓以安太子
蓋楚怒齊之搆其與亦是此意而積齋程
國受盟之後旋即誘氏謂桓未嘗朝王而
陳使貳子己以爲齊進諫亦未見王之拒
得江黃而我得陳足諫也齊桓不免要君
以相當且陳以小國世子不免制父嗚呼
而受齊師自秋及冬何其迂也倘一拒諫
必恃楚爲之應援特而更以他罪廢世子
左氏不之載耳故齊天下之大變起矣此

合七國之力侵之俾時將何所措乎乎桓
知諸侯兵力彌盛不公不動聲色而使父
敢南向即楚塞楚北了之間俱泯于無形
出之路而後召陵之此正是苦心調劑處
盟庶幾稍固觀明年而後儒帆生議論魏
楚即滅弦蓋不得志叔子所謂每將難事
而洩憤于弦以報齊看得極易此類是也
之合江黃折其右臂趙水訥亦謂以會世
也使徵陳之侵伐則子爲抗天王此不知
楚之築驚豈止圍許權者妄滅人爾
滅黃敗徐而巳哉 衣裳之會九

楚人滅弦弦僖六年夏公秋楚人圍許僖七年春齊秋七月公會

子奔黃 會齊侯宋公諸侯遂救許人伐鄭 齊侯宋公陳

陳侯衛侯曹 世子欵鄭世

伯伐鄭 子華盟于甯

母

春秋大事表卷之六

左傳是時江黃道柏方睦于齊當茲姻也

楚即滅弦桓不能與盟故也

左傳以其逃首止之釋鄭而救許此見齊桓之急於義故書遂

張氏洽曰楚之圍許之不煩諸侯也

蓋攻其所必救齊桓

復伐之齊力足以制

師賈楚叛盟之罪而復弦之國黃之亡亦不旋踵矣是前日之合江黃適所以禍之也而文定輒比之微盧彭濮且云孔明伐魏申好江東夫孫氏力足以抗曹而江黃不能以當楚何擬之不偷歟

以褒之案齊積謀攘楚數十年始終皆為鄭其勤亦至矣而鄭以齊之強不如楚齊遠而楚近首叛齊侯且許在鄭之南更邇于楚許猶堅從中國而鄭顧反覆鄭在齊桓世已狡偷如此

左傳謀鄭故也彙纂曰是會陳鄭皆遣世子者蓋二國皆新被侵伐陳欲淪盟而未敢淪姑勉強以應鄭欲與盟而未得與猶趨起不前故止遣世子而君皆不行衣裳之會十

僖八年春王僖九年夏公僖十年夏齊僖十一年夏齊僖十二年夏僖十三年夏

正月公會王會宰周公齊侯許男伐北楚人滅黃公會齊侯宋

人齊侯宋公侯朱子衛侯戎公陳侯衛侯

衛侯許男曹鄭伯許男曹伯陳世子欵伯于葵丘九

盟于洮鄭伯月戊辰諸侯

乞盟盟于葵丘

左傳謀王室也襄王陸氏瀆曰盟稱諸侯既定而後發喪者前日後凡之義高氏閔曰鄭自此年且明周公不與盟也從齊至十七年小白不與盟禮也卒楚人絕迹于鄭桓王氏克竟曰桓公不之伯功盛矣敢盟宰周公者不敢穀梁兵車之會也此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則皆同盟非桓比矣衣裳之會十一李氏廉曰衣裳兵車之說止見穀梁傳范氏甯以莊十二年會北杏至僖九年會葵邱此衣裳之會十一也僖八年會洮至十六年會淮此兵車之會四也兵車四會穀梁皆發傳無可疑獨衣裳十一諸儒更牽

薛氏季宣曰當是時狄及晉楚患天子戎齊桓置而不問而舍強圖弱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也

左傳黃特諸侯之睦外齊不共楚職夏楚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合論語九合之說而異論以起范氏則去實與陽穀為九謂此二會本非管仲之意鄭康成則去北杏以為經文無諸僖併去實與陽穀于是分葵邱之會與盟為二以足九之數或又不分葵邱而增入公子結之盟皆無據但衣裳兵車木只穀梁一家之說而論語九合朱子用展臺之言訓九作糾則諸說紛紛不必辨專用穀梁十一之說可也

僖十四年春僖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秋七月齊師冬宋人伐曹諸侯城緣陵楚人伐徐

楚不敢北向爭鄭中夷也豈管仲之智而國得以安枕者通吳出此然召戎之事不之力也而論者反謂見于經疑左傳未可其卻虎進狼自以為信夫成周之役魯亦不論利害而專論是在焉周豈有不赴告非詎知利害即是非于魯之理既赴告安之所在歟

左傳城緣陵而遷杞焉案此書諸侯城緣陵則知前年之會鹹專為城杞也成周之事乃左氏增造爾夫淮夷病杞北戎病燕齊桓猶為之興師動眾豈有戎犯天子而顧為之求平不敢一問者乎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季氏本曰僖三年徐從齊而取舒舒為楚之與國故甘心于徐

左傳以救徐也張氏洽曰厲在徐楚之間齊蓋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楚卒敗徐于婁林則此役已爭伯顯與齊貳矣為無用况宋乘虛而擣曹同盟之內自相攻擊欲以抗方張之楚得乎

僖十四年春僖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秋七月齊師冬宋人伐曹

諸侯城緣陵楚人伐徐 侯宋公陳侯曹師伐厲 楚人敗徐于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 衛侯鄭伯許 婁林

案此書諸侯城緣陵 男曹伯盟于 莊王遂次于

則知前年之會鹹專 匡公孫敖帥 師及諸侯之

為城杞也成周之事 大夫救徐

乃左氏增造爾夫淮 案徐在今江南泗州

夷病杞北戎病燕齊 去楚遠而去齊近楚

桓猶為之興師動眾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豈有戎犯天子而顧 七

之兵威及徐而齊之
救患顧不力葵邱聽
命之諸侯不即馳之
討楚而再盟于牡邱
不晨夕赴難而次于
匡列國之君俱在行
而使大夫將于以見
列國之解體伯威之
不行直書其事而義
自見者也
兵車之會

僖十六年冬僖十七年春冬十一月乙

十二月公會齊人徐人伐亥齊侯小白

齊侯宋公陳英氏夏滅項卒

侯衛侯鄭伯

許男邢侯曹

左傳齊人為徐伐英李氏廉曰桓公自莊
氏以報婁林之役十三年始伯至僖十
公穀二傳皆以為齊七年凡三十九年
滅項不言齊者蒙上

伯于淮

伐英氏之文也
胡氏銓曰楚人病徐

左傳城鄆役人病有齊不能服楚而伐其
夜登邱而呼曰齊有與國是遷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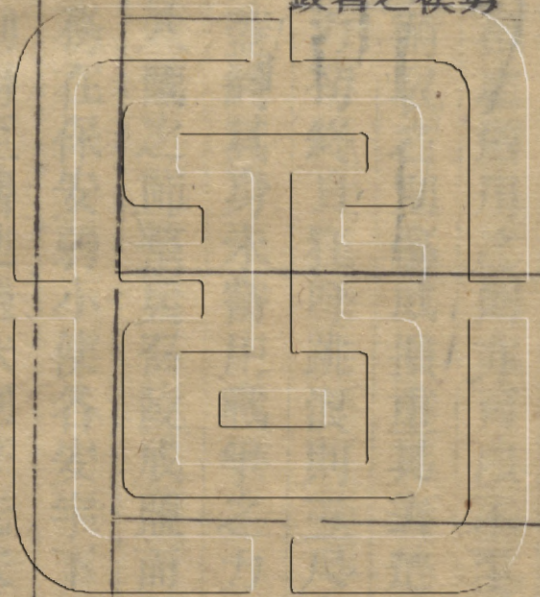
亂不果城而還
杜氏預曰鄆為淮夷
所病

萬氏孝恭曰許以男
而先于邢曹邢以侯

而後于鄭許聖人之
作春秋悉從主會者

之所為而無所改政
所以著其罪也

兵車之會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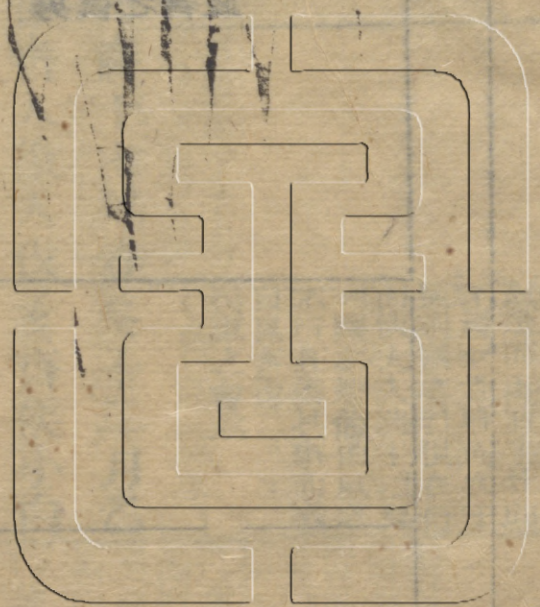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五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六

吳縣吳大彬校
江山劉毓家

皇清系解系

皇清系解系



春秋宋楚爭盟表敘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伯必有大國說者謂宋襄之執于孟傷于泓由其國小力絀使然其說得之矣而不盡然也以宋襄之國而苟以齊桓之道用之則亦可以不至于敗以齊桓之大而苟以宋襄之術馭之則傷威損重其去楚靈也不遠蘇子有言人有十夫之力苟終日狂呼跳浪則三尺童子亦可制其後我觀齊桓之伯蓋終其身未嘗用戰爭之力也存三亡國而未嘗加兵于狄合八國之師整兵召陵成盟而退其于淮夷山戎正以先聲驅之務在保安弱小使各安守下而已而又能克己以下小國遇魯則身至魯地遇宋則序先宋人其與師嘗更迭用之令各就近為侵伐而不役之于遠故東征西討而民力不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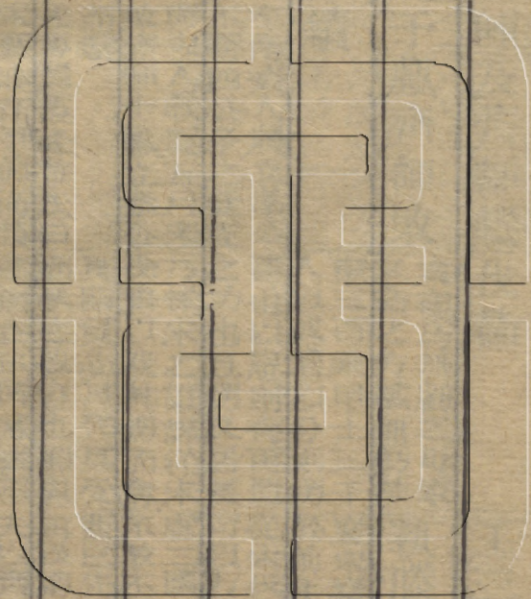
皇清系解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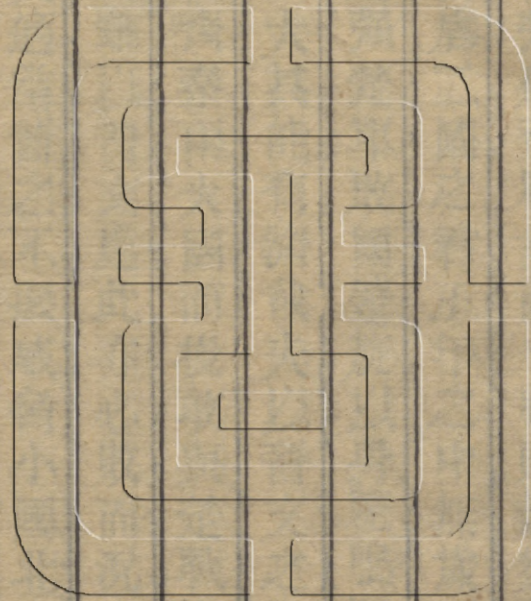
春秋大事表二十七

敘

數動與國而諸侯不怨而宋則反是方齊桓之卒也汲汲乎欲
代其任而首先與齊戰幸而一勝則翹然自喜以爲天下莫與
敵于一會虐三國之君五年之中無歲不興師伐曹伐鄭馴
至排不測之強楚軍敗國蹙旋以身斃嗚呼其輕用民力若是
雖使齊晉之尤其能有濟哉夫以晉文之兵力猶兢兢示禮示
信示義速合齊秦兩大國而後敢與楚戰宋襄以孤軍單進又
不乘險擇利雖以晉文處此亦必敗而況小國乎後來惟楚靈
以咆哮之質適當晉之不振威脅小國北方之諸侯俯首帖耳
恐後然未幾而外怨內叛棄疾一呼反者四起適趣其申亥氏
之變此所謂有十夫之力而終日狂呼跳浪以至於斃者也如
宋襄者則以廷弱之夫而舉鼎絕臙而死豈不可哀也哉輯春

秋宋楚爭盟表第二十七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六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七

宋楚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十八年春五月戊寅宋冬邢人狄人僖十九年春夏六月宋公

王正月宋公師及齊師戰伐衛

王三月宋人曹人邾人盟

曹伯衛人邾子馮齊師敗

案衛為無虧之母家又衛之方滅無虧帥

執滕子嬰齊于曹南

人伐齊

續

車三百乘甲士三千案宋襄以威求伯起杜氏預曰曹雖與盟人以成潛以分則勇於前年伐曹而曹即而猶不服不肯致餽

左傳齊桓內嬖子六左傳齊人將立孝公舅也以恩則有再造從宋伐齊以為諸侯無地主之禮故不以人公與管仲屬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之功也且甥又居長可以力服于一會國地而曰曹南所以于宋襄公以為太子與宋人戰夏五月宋乃怵宋之誑說從宋虐二國之君使諸侯及秋而見圍雍巫有寵于衛其姬敗齊師于馮立孝公伐齊以戕其甥而奪不敢不聽命而不知孫氏覺曰曹邾皆稱公許之立武孟管仲而還其國負心甚矣其受曹已先叛矣旋伐曹人者宋襄威德未著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先母舅震峰華氏曰刑狄之伐宜也刑與再伐鄰而即敗于泓曹邾但使其臣會之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宋襄志在爭伯而特衛俱為狄所滅雖不夫以齊之大而圖伯案宋襄始伯不能致易牙與寺人貂因內假齊桓管仲託孤之忍于齊而忘狄之讎之初猶屈己以求魯曹而乃枉駕以盟曹寵以殺羣吏而立公說証齊人以納孝公聽其驅以伐兄弟同宋宋乃欲專恃威力即則後而執之所與子無虧孝公奔宋春秋不書納公子昭難之國均為非義凡宜其敗不旋踵也借者僅一邾而已未

襄公以諸侯伐齊齊而但書伐齊且以宋此皆直書其事而曲
人殺無虧 主獻之戰則伐喪而直自見不必以稱人
黃氏仲炎曰當國家已矣攘伯而已矣聖稱爵為褒貶也先儒
未有事變之際而早人推見至隱此誅心以狄稱人為進之宋
立嗣子以君父命足之法也 書爵為桓公之自取

矣何待屬于鄰國之案齊桓託孤已是莫皆係曲說
君管仲雖不能以王須有况云管仲桓或
道正君然非甚患者有寵愛之私仲不應
何至若是此蓋宋襄從君于昏至此且宋
誣死而誑生者之辭襄豈是可信之人仲
耳宋襄自僖十五年豈有不知而君臣屬
伐曹齊桓在時已有託以敗日後無窮之
爭伯之志幸而桓公禍耶齊桓果不欲立
死諸子爭亂無虧立無虧不應于閔元年
而孝公奔宋得之不衛滅之時令無虧掌
音如獲奇貨至寶挾兵權以樹功于衛矣
之伐齊猶懼不足以孝公為鄭姬所生不
勝則託之曰是齊侯向母家求援而獨奔
仲父嘗屬此於我如宋知鄭無爭伯之志
欺人孤幼而利其財而宋于乃父在時已
者必假曰其先人嘗伐曹與齊抗衡故以
託孤于我而為之經身于宋為奇貨也宋

幾曹復叛夫不得已
乃求諸侯于楚計愈
下而心愈拙矣

理以孝公為先君所亦知無虧居長 素
命則其名正以已為習兵事若一立也 不
齊侯所屬則其辭順可動搖必不肯讓
雖齊通國之人亦有以伯而孝公行次居
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幼立之四子皆覬覦
勝卒立孝公國史書孝公內怯不得不俯
之以為信然不知宋首聽命于我是兩相
襄實欲立威攘伯借市也當日曹新為宋
孝公以挫齊耳此市所代而衛為無虧母
并奸人之計不待智者俱從宋伐齊者蓋
者知之而左氏乃受惑于其邪說耳而後
儒復不悟特責以成
相公之私愛似義而
實非義噫持是說也
恐宋襄竊喜於生前
而齊桓叫冤于地下
矣

節子會盟於 秋宋人圍曹冬會陳人蔡僖二十一年 秋宋公楚子

邾邾人執鄆 左傳討不服也 杜氏預曰曹雖與盟 人楚人鄭人春宋人齊人 陳侯蔡侯鄭

春秋大事表二十七

子用之

杜氏預曰曹南之盟已罷鄆子乃會之于邾宋怒鄆不至故使邾用鄆子為罰已虐矣

而猶不心服

盟于齊

楚人盟於鹿

伯許男曹伯

公羊作公會

杜氏預曰地于齊齊亦與盟

左傳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手諸侯以無忘桓公之德冬盟于齊

案宋襄公全恃詐力

諸侯不服是時天下案宋襄一生所附者無伯陳乃借不忘桓德之說招楚入盟并以為天下惟吾獨尊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齊魯俱與會為六國楚蠻夷可以名市也與恥為楚下而亦恥而陳岷然居首是又齊為吾所立必不叛為宋下也蓋亦袖手一宋襄也然陳止欲我其餘小國可折筆旁觀聽宋人之自敗

卓氏爾康曰魯為望左傳三月鄭伯如楚左傳楚人伐宋以救穀梁不正其以惡報國楚欲借以號召天夏宋公伐鄭子魚曰鄭宋公及楚戰于泓惡也范註宋伐齊之

春秋大事表一十七

左傳傷于泓故也案宋襄一生全用詐力誣死誕生奉少奪長虐鄰國之君以祭淫昏之鬼無復人理乃于孟之會信楚而

冬十二月癸僖二十二年冬十有一月僖二十三年夏五月庚寅

丑公會諸侯夏宋公衛侯己巳朔宋公春齊侯伐宋宋公茲父卒

盟于薄釋宋許男滕子伐及楚人戰于圍緡

公 泓宋師敗績

左傳以討其不與盟案宋襄一生全用詐力誣死誕生奉少奪長虐鄰國之君以祭淫昏之鬼無復人理乃于孟之會信楚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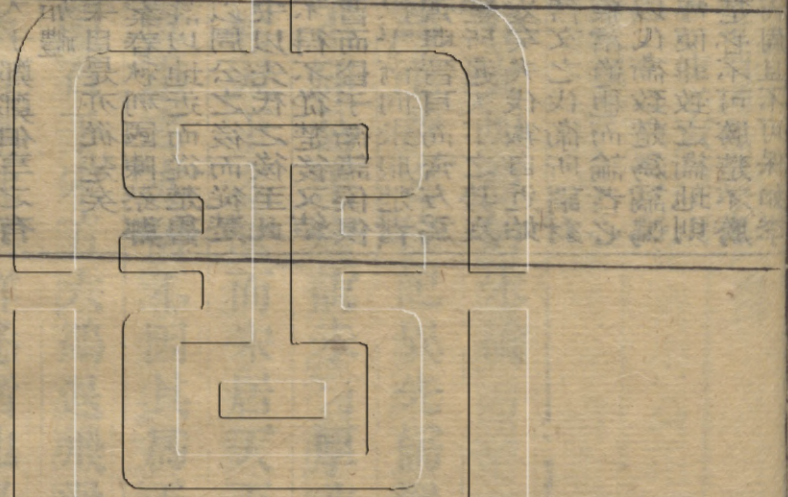
後從屬于楚而終為先代之後之見與勉楚滅是陳自招寇也強列其下孟之盟而宋襄見此役以為楚即辱之縲紲矣在會之強可以得諸侯于諸君方拊掌稱快笑是求諸侯于楚而已其自取而尚責其伸偃然居齊楚之上鹿大義以抗楚乎亦廷上與孟再為首盟夫甚矣以楚之強悍豈肯以諸侯授宋而已屈伏為其下者乎其見執宜矣

下孟之盟僖公與齊禍在此矣
 不與故使宜申獻捷案鄭于僖之元三既濟司馬曰云云公而報是以惡報惡也戰則曰不禽二毛是
 齊而誘之僖公畏楚年三受楚伐而不肯曰未可既陳而後擊案齊五公子之中首以詐力待平人而以
 不得不來楚既得盟即楚者以有齊桓在之公傷股門官殲焉以少奪長者齊孝也忠厚至誠待虎狼也
 魯即慨然釋宋公以也至是齊桓死宋力案宋襄謂不重傷不首成齊惡使齊常有外飾為迂腐謹厚之
 見德蓋示己之有禮不能抗鄭之楚亦禽二毛此如王莽一骨肉相殘之患因得外飾為迂腐謹厚之
 而堅魯之服從也無如何耳宋襄甫脫生作偽漢兵垂至猶以乘其弱而攘其伯行者宋襄而後一為
 案諸侯即上會孟五累因遽率諸侯伐鄭執威斗旋席而繞此者宋襄之心王莽一為蕭繹均國
 國之諸侯五國未嘗盡非力小任重數是作偽之報應也公羊齊亦已知之矣特已亡身死為世大戮如
 不為宋請而楚必得時滕攝宋之威而衛以為文王之戰不過受其援立之恩姑聽宋襄得以壽終幸矣
 魯之盟而後釋之蓋素從宋許尤近楚而是劉原父駭之是矣命焉而實不心服即又案宋伯僅六年盟
 楚人之狡計欲借一從伐鄭者以許鄭世而又以為懷懷乎忠諸小國亦不甘也于會僅三次耳
 宋以市一魯也自是離故也以三小國之厚有德之人雖師敗是陳蔡更召楚與齊
 魯甘心從楚矣師師鄭可矣遽挑楚國削非其恥何其謬也

徑進亟犯大險而卒
 身膏魚鱉之腹者其
 宋襄之謂乎

宋也若宋來與盟能
 為楚下乎宋未嘗求
 楚楚能為宋下乎是
 宋楚早啟釁也宋乃
 求諸侯于楚鹿上之
 盟齊亦勉強一來而
 居宋下而心未嘗不

不如此則其利自長
 此蓋宋公之計也
 宋襄公之計也
 宋襄公之計也
 宋襄公之計也



然猶未敢顯與宋武
 迫至孟會而見執泓
 戰而受傷乃曉然知
 宋為不足恃乃更責
 宋以不與齊盟所謂
 欲加之罪也其意以
 為宋責我以背恩而
 宋先背恩矣宋責我
 以乘其敗而宋先伐
 我之喪矣宋當無辭
 以對也卒之宋襄死
 而齊後兄弟四人更
 相殺而為君楚亦乘
 之實桓公子雍于穀
 置戍以逼齊齊之亂
 三四世皆宋襄奉少
 奪長之遺禍嗚呼如
 宋襄者死不足惜而
 有餘辜者也

秋楚人伐陳僖二十四年

宋及楚平

左傳討其貳于宋也
 遂取雋夷城賴而還
 案陳首招楚為齊之
 盟以問宋而楚反討
 其貳于宋所謂招虎
 入室自遺患也楚亦
 知宋襄已死不足患
 此蓋懼後來者使陳
 不敢他向耳陳自是
 遂從楚矣

宋自是亦從楚矣
 案春秋列國陳蔡鄭
 許以地近而從楚魯
 以周公之後而從楚
 宋以先代之後至此
 不得不從楚後又結
 曹而昏于衛諸侯俱
 拱手南向未服楚者
 齊與晉耳而齊方為
 楚所逼天下之勢岌
 岌矣夫伐叛自近始
 晉文之伐衛所謂豺
 狼當道也而論者必
 以伐衛致楚為譎鳴
 呼使非致之衛地則
 楚必不可勝楚不勝
 而周且不可保如李

郭之于安史設奇用
 伏可謂譎矣而卒復
 唐祚使必責其譎而
 聽二京之淪陷反得
 為正理乎

春秋於齊晉外尤加意於宋論

公羊屢發傳為王者之後記異先儒深闢之以為杞亦王者之
 後何以不記不知公羊之說未可厚非也杞棄其故都而自卽
 於東夷無關於天下之故而宋居天下要樞晉楚之所視以為
 強弱故春秋恆重之亦初不因其為王者之後也考春秋一書
 書雨螽于宋隕石于宋五六鶴退飛過宋都以及宋大水宋災
 他國之災異未有如此其詳悉者也又如會未有書其所為者
 而會于稷則云成宋亂會澶淵則曰宋災故是聖人特筆志貶

盟亦未有書其所為者盟于薄則曰釋宋公是聖人特筆志褒
晉楚爭宋鄭而鄭及楚平春秋不志至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
平大書特書蓋宋為中國門戶常倔強不肯即楚以為東諸侯
之衛至宋即楚而天下之事去矣故晉文晉悼之興首有事于
救宋先軫曰取威定伯於此乎在韓獻子曰成伯安疆自此始
宋之關於天下利害非細故也趙盾之獨夏也於僖二十六年
圍宋楚莊之爭伯也於宣十四年又圍宋至向戌為弭兵之策
合天下諸侯盟于宋而伯統絕而蠻夷橫矣謂春秋全無意於
宋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六終

太倉畢長慶校
江山劉毓家

春秋晉楚爭盟表敘

孔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朱子專以伐楚
一事言之其說蓋原于杜氏愚竊意其非然也論其譎與正之
大者如齊桓不納鄭子華之請而晉文因元咺執衛侯齊桓定
王世子而拜天子之胙晉文則至請隧其規模之正大事事不
如齊桓至論城濮之戰則勝召陵遠甚何則召陵雖盟而楚滅
弦圍許毫無顧忌蔡鄭亦未敢即從齊至如城濮一勝而天下
之諸侯如決大川而東之其功之大亦寧可以數計哉論者曰
晉不宜伐衛以致楚尤不當矜兵力以求必勝其說皆非也論
當日從楚之罪則曹衛為罪首何則楚之最近者許蔡其次則
陳又其次則鄭諸國之從楚實迫于不得已若衛為北方大國

而曹介在齊魯之間與楚風馬牛不相及又均爲文昭之後其相率而從楚何爲者原楚之意不過欲結衛以搆晉結曹以來齊魯使天下諸侯俱南面朝楚而止耳此門庭之寇匪直爲報怨之私而已也且論者之意果以爲晉不伐衛而遂可以勝楚晉不勝楚而晉遂可以伯乎尤非也不勝楚則楚之虐燄未息而不伐曹衛勢必加兵于陳蔡鄭許目前齊宋之急未易解也且使晉而勤兵于四國勞兵頓師而楚檄曹衛議其後令楚反得仗義之名而晉有孤軍轉戰腹背受敵之苦勝負未可知孰若蹙方張之寇于大河四戰之地一舉勝之爲中原立赤幟聖人宜錄其不世之功不宜以爲譎而訾之也且當日之時勢何如者魯從楚矣宋亦嘗及楚平矣魯又乞師伐齊取穀楚兵威

所未及者周與晉耳斯時楚顧之橫埒于安史而晉文之功侔于李郭假令以安史之桀驁唐室能仗義執言以服之乎李郭百計殄之收復京師而論功之際乃謂其兵出詭道非王者之師鯁鯁焉議其後恐朱子之綱目其書法不應如是或又謂子所論者後世之事耳春秋未遠三代不可以戰爭論曰果如是則宋襄有明驗矣不重傷不禽二毛而遂至敗于泓令晉文而守拘方之見城濮一挫周室將不可問其利害孰爲大小而又可執儒者之見以議之乎劉氏敞乃謂宋襄能守信義雖師敗國削非其恥又謂周末諸侯交爭賤守信而好奇功故穀梁子亦以宋公爲非嗚呼是皆杜氏譎而不正之說誤之其弊馴至陳餘儒者不用詐謀奇計卒爲泚水之擒而後已豈不謬哉輯

魯復會之曹衛又結間事而重舉晉侯所于楚天下大勢楚蓋謂言之不足而重言十居其八九矣之謂其能先天下之所難慰諸侯之望爾

楚人救衛三夏四月己巳五月癸丑公冬公會晉侯僖二十九年

月丙午晉侯晉侯齊師宋會晉侯齊侯齊侯宋公蔡夏六月會王

入曹執曹伯師秦師及楚宋公蔡侯鄭侯鄭伯陳子人晉人宋人

昇宋人 人戰于城濮伯嚭子莒子莒子邾子秦齊人陳人蔡

楚師敗績盟于踐土陳人于温東人秦人盟于

侯如會 左傳討不服也 吳氏徵曰陳蔡鄭許 翟泉 會上公設有

楚師之出也 孫氏復曰晉文始見 經孔子遠書爵首子 其功不旋踵而建也 陳氏岳曰襄王聞晉俱從楚圍宋楚既敗案秦與中國之會盟

也 孫氏復曰書晉侯不 奪其爵者曹伯即楚 楚侵列國得晉文攔也故為王諱而不書小弱而猶不改圖故楚最合正以後如成

也 晉侯圖伯執得其罪 逼住如橫流泛濫硬 李氏廉曰外以諱為合諸侯以討許也踐土年蜀之盟且從楚 做提防不然列國為善則諱晉者非貶也土無邾秦至此則小彊晉矣蓋自戰勝城 淪浸必矣 朱子亦曰如蔡邱之國畏威大國聞風而濮以後秦已甘心為

張氏洽曰齊桓之伐會召陵之師踐土之至可見晉伯之盛矣晉役秦晉合則可制 楚致屈完于召陵楚盟自是好本末自別 未大創也故次年即陳氏傅良曰序晉侯 滅弦救鄭楚思終不於齊侯宋公之上子 能弭文公欲伯天下晉以伯也 以為楚不大創不足 案魯及陳蔡鄭衛五也 以定伯故一戰勝楚 國向從楚晉今俱改 而後伯業定 圖從晉所謂一戰而 彙纂曰晉文自用兵伯也 以來侵伐入執戰無 不晉者其子晉可知 矣

諸侯遂圍許 杜氏預曰會温諸侯 故非秦不能輔晉非 文公亦不能用秦

晉人秦人圍 冬十一月晉 侯重耳卒

僖三十年秋 僖三十二年

鄭 孫氏復曰霍泉之盟 李氏廉曰宋公以工 鄭不至故 十八年城濮始伯至 案秦晉之爭始此夫 卒凡五年又曰晉楚 晉之所以能服楚者 之事乃闕中夏之盛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以有秦為之佐也戰衰非繫一國之得失
于城濮盟于温于程春秋于文公入國以
泉秦于晉無役不從後四年之事不見于
故能以全力制楚至經至二十八年一簡
此而秦晉之嫌隙搆之中五季晉侯抑楚
矣晉之所以不振楚之深故于晉之亟也
之所以日強實萌芽
于此皆由燭之武一
言階之禍也詳見燭
之武論

襄公

僖三十三年文元年晉侯文二年夏六文二年春王秋楚人圍江

晉人陳人鄭伐衛 月公孫敖會正月叔孫得冬晉陽處父

人伐許 宋公陳侯鄭臣會晉人宋帥師伐楚以

伯晉士穀盟人陳人衛人救江

于垂隴 鄭人伐沈沈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伐楚救江門于方

邲後復事楚

帥晉侯朝于温先左傳晉討衛故也陳且居晉臣伐衛侯為衛請成于晉欽

孔達以說

左傳以其服于楚也

城竭息公子朱而還

文四年楚人 文五年秋楚文六年八月

滅江 人滅六及蓼乙亥晉侯驩

案自城濮至此僅十高氏問曰楚滅江滅卒

年楚已滅江高以晉六敢肆其惡逆如此
方與秦為敵無暇圖者以列國不正其獄案晉襄在位僅七年
楚故也使能釋秦之逆之罪也 即位之初夏戰敵以
憾合諸侯以討商臣案楚至此已不可遏卻秦秋敗箕以弱狄
弑逆之罪則不至有矣商臣立已五年君冬伐許以離楚三強
位已定無從更理其悉退可謂有伯者之
計當弑額之日告于天之罪合天下以聲
列國請于天子以六罪致討而區區伐沈
軍廢楚竟楚額之舊以潰其與國何益于
臣如子西之徒當必事宜其後嗣終不能
有倒戈內應者孔子勝楚徒遞強遞弱于
請討陳阪以魯之微春秋之世而已

弱向云以魯之眾加
齊之半可克豈以晉
合諸侯之眾而輔以
楚之不與商臣者不
可全勝乎縱不能別
立君亦當誓于境上
終其世不許侵伐小
國江與六蓼不至坐
受屠滅矣然晉襄所
以無暇及楚者以秦
之故秦之所以構難
于晉者則以鄭之故
愚嘗謂爛之武言
啟春秋二百年戰爭
之禍而鄭亦受其弊
者良以此也

靈公

文七年公會 文八年冬十文九年三月 文十年冬楚文十一年春
諸侯晉大夫 月壬午公子楚人伐鄭 公子蔡侯次于楚子伐麋

盟于扈

遂會晉趙盾子遂會晉人厥貉

左傳諸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

盟于衡雍 宋人衛人許

人救鄭

左傳陳侯鄭伯會楚
于息遂及蔡侯次歸楚以故伐之一敗
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于防渚再追于錫穴
公逆楚子勞且聽命
而終不聞與楚成聖
人亟嘉其守義故書
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左傳晉人以扈之盟
趙氏鵬飛曰此盟請來討冬襄仲會晉趙
侯無前目之文而不盾盟于
列序諸侯大夫說者盟也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
胡傳陳鄭宋皆從楚
人亟嘉其守義故書
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會宋陳鄭大國受役
于楚司馬而虞子逃
歸楚以故伐之一敗
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于防渚再追于錫穴
公逆楚子勞且聽命
而終不聞與楚成聖
人亟嘉其守義故書
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以為抑趙盾之仇非汪氏克
也十四年新城之盟盟始此
亦趙盾主之何以得案文六
序哉凡國君出會必年之間
以左右史從故得記與屬受
所會之君以登于冊公子遂
書若會後至則安知列國知
某侯同盟某侯在會公政
故不得而序 程子

賈曰大夫專北方可圖也楚了師而不及陳獲公子夜
王痕淵以伐鄭鄭及而懼宋方有狄難皆
楚平公子遂會諸侯有不得已者蔡無四
大夫救鄭不及楚境之虞則是志在從
師夏楚侵陳陳及楚楚矣故特書以著其
罪

曰文公事多廢緩既
約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
不序諸侯以見其不
在故明年公子遂再

賈氏中載曰厥貉之
會宋陳鄭大國受役
于楚司馬而虞子逃
歸楚以故伐之一敗
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于防渚再追于錫穴
公逆楚子勞且聽命
而終不聞與楚成聖
人亟嘉其守義故書
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曰文公事多廢緩既
約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
不序諸侯以見其不
在故明年公子遂再

賈曰大夫專北方可圖也楚了師而不及陳獲公子夜
王痕淵以伐鄭鄭及而懼宋方有狄難皆
楚平公子遂會諸侯有不得已者蔡無四
大夫救鄭不及楚境之虞則是志在從
師夏楚侵陳陳及楚楚矣故特書以著其
罪

曰文公事多廢緩既
約晉盟而復後至故
書往會而隱其不及
不序諸侯以見其不
在故明年公子遂再

賈氏中載曰厥貉之
會宋陳鄭大國受役
于楚司馬而虞子逃
歸楚以故伐之一敗
于厥貉將以伐宋宋
于防渚再追于錫穴
公逆楚子勞且聽命
而終不聞與楚成聖
人亟嘉其守義故書
曰楚子伐麋以美之

身清察節繩紉

滅楚之罪殊失經旨趙氏鵬飛曰不序諸子侵陳遂侵宋
是年冬宋弒其君侯與七年同
梓曰

宣二年春王夏晉人宋人秋九月乙丑

二月宋鄭戰衛人陳人侵晉趙盾弒其

于大棘獲宋鄭

君夷臯

華元

左傳鄭受命于楚伐之役

左傳晉趙盾及諸侯案諸靈在位凡十四
年伯局凡三變始以
靈公幼小楚商臣圖
北方陳鄭俱從楚最
後宋亦從楚而諸侯
散文十四年趙盾為
新城之盟鄭衛皆因
魯而請平至明年
盟于扈宋衛陳皆與
盟而祭亦與盟而諸
侯復合終以受齊略
鄭首叛盟楚莊勃起

天下大勢歸于楚矣

成公

宣三年楚子夏楚人侵鄭宣四年楚子宣五年冬楚宣六年春晉

伐陸渾之戎

左傳鄭即晉故也
案是年春晉侯伐鄭

伐鄭

人伐鄭

趙盾衛孫免

趙氏鵬飛曰陸渾通
近王城楚于陸渾無
絲髮之憾蓋將撼周
鼎焉

左傳鄭未服也
杜氏預曰前年楚侵
鄭未獲成故曰未服陳

案是年夏鄭弒其君
夷

左傳楚伐鄭陳及楚
平晉荀林父救鄭伐

侵陳

趙氏鵬飛曰鄭弒其
君夷諸侯不問而楚
伐為有辭雖楚於非
為討罪而來然未必
不以為是為辭也聖人
因其辭而權與之其
意蓋責晉耳

左傳陳即楚故也
案宣九年傳楚子為
厲之役故伐鄭杜註
天年楚伐鄭取成于
厲鄭伯逃歸蓋即指
此年

左傳陳即楚故也
案宣九年傳楚子為
厲之役故伐鄭杜註
天年楚伐鄭取成于
厲鄭伯逃歸蓋即指
此年

宣七年冬公

宣八年冬楚

宣九年九月

辛酉晉侯黑

冬楚子伐鄭

宣七年冬公宣八年冬楚宣九年九月辛酉晉侯黑冬楚子伐鄭

春秋大事表

卷二十八

會晉侯宋公師伐陳

晉侯宋公衛甯卒于扈

晉卻缺帥師

衛侯鄭伯曹

侯鄭伯曹伯

救鄭

伯于黑壤

會于扈晉荀

鄭二國乍得乍失而左傳楚子為厲之役終不能致其心服者故伐鄭晉卻缺救鄭由大權在盾無以庇鄭伯敗楚師于柳茅小國故也

左傳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

陳

左傳楚子圍鄭三月克之鄭伯肉袒牽羊

景公

宣十年六月冬楚子伐鄭

宣十一年夏宣十二年楚夏六月晉荀

晉人宋人衛

楚子陳侯鄭子圍鄭

林父帥師及

人伐鄭

伯盟于辰陵

楚子戰于邲

左傳鄭及楚平諸侯其君平國之師伐鄭取成而還

左傳楚伐鄭及濮子以迎楚楚許之平

晉師收績

是年秋鄭伯許男如楚冬楚滅蕭

之一使者之任耳豈必以重兵親造其地而後罪人可得乎

晉人宋人衛宣十三年夏宣十四年夏秋九月楚子宣十五年春

人曹人同盟楚子伐宋晉侯伐鄭圍宋公孫歸父會

于清丘楚子于宋

案是時陳蔡鄭許俱皆在河南為要樞鄭趙氏鵬飛曰鄭之戰國之門戶也得宋則從楚晉所得者宋衛處其西宋處其東陳晉救不及鄭卒歸楚齊魯以之曹三國及魯而已而鄭則可以致西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駟穀中未易旦夕爭也楚復滅蕭以逼宋

左傳以其救蕭也左傳為鄭故也告於趙氏鵬飛曰楚橫行直氏爾康曰陳鄭許諸侯蒐焉而還列國次及于宋宋列

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今景公能一出而駟穀中未易旦夕爭也侯得陳則可以致鄭改舉而爵之而諸儒宋救捷則鄭亦可招宋陳鄭既皆歸楚若更以爲貶豈任鄭叛而晉勞帥于鄭緩于復得宋河南之地盡而縱楚強反爲春秋救宋乃比之雖鞭之

所子耶趙氏孟何曰楚入陳既去則楚威震及齊得陳圍鄭得鄭且將魯豈但失鄭而已圍宋楚之得志未有

甚于此時者景公自伐齊而後一合諸侯伐鄭四同盟皆其君親之于是齊魯從而鄭服楚亦無能爲是故晉侯伐鄭始書之子之以復伯也

夏五月宋人宣十七年六宣十八年春成二年六月冬十一月丙及楚人平月己未公會晉侯衛世子癸酉晉郤克申公及楚人

晉侯衛侯曹臧伐齊會魯衛曹之秦人宋人陳

伯邾子同盟大夫及齊戰人衛人鄭人

于斷道子鞞齊師敗齊人曹人邾

人郟人盟于

陳氏傅良曰外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陳鄭皆及楚平矣不書至宋始書之僖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矣不書至莊王始書之蓋此時天趙氏鵬飛曰楚兵雖東方大國也晉不得下將有南北之勢故退而宋已爲楚北方齊則諸侯不附景公春秋特致意焉無宋藩籬益薄晉景爲斷道之盟齊侯不彙纂曰是時楚氛孔案是時陳蔡鄭許而懼而爲斷道之盟以至而自將伐齊庶乎熾齊以東方大國亦

外魯復從楚宋力屈固魯衛曹邾之心故知所伐矣
 而與楚平楚之猖獗皆舉其爵而予之以是年秋楚莊王卒先業若不得齊則魯衛晉從晉伐齊衛人亦
 幾甚于成王之世而振伯主之餘盛也 是公使如楚乞師欲曹知皆去矣故盟于受盟于晉從于伐齊
 曹衛猶依然不敢叛彙纂云宋楚既平南以伐齊會莊王卒楚斷道謀楚即以謀齊故楚台子重為陽
 則以城濮之餘烈尚風方競曹衛道當其師不出既而用晉師及衰襄既盟而齊不橋之役以救齊十一
 在也孰謂侵曹伐衛衛晉為盟主合諸侯楚于是有蜀之役 背晉者二十年楚亦月盟于蜀蔡侯許男
 為晉文報怨之私也 以其謀之則外楚者 少斂其鋒晉人世伯不書乘楚車也
 哉 其本謀也穀梁之說 之業賴以不墜則鞏 案是役天下盡屬楚
 不為無據 之戰亦安可少哉 矣南方諸侯則有陳
 蔡鄭許北方諸侯則 有魯宋曹衛大國則
 有齊秦小國則有鄆 邾幸楚莊既死而晉
 新立威于鞏得稍留 中夏之一綫不然其
 不胥而為楚者幾希

成三年春王成五年十二成六年秋楚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正月公會晉月己丑公會公子嬰齊帥伐鄭公會晉樂書帥師侵
 侯宋公衛侯晉侯齊侯宋師伐鄭冬晉侯齊侯宋公蔡

曹伯伐鄭

公衛侯鄭伯樂書帥師救衛侯曹伯莒

左傳樂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

左傳討鄭之役也

曹伯邾子杞鄭

子邾子杞伯

也晉侵沈獲沈子揖初從知范韓也

伯同盟于蟲

左傳鄭從晉故也晉樂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

救鄭八月戊

辰同盟于馬

辰同盟于馬

陵

左傳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

杜注蟲牢鄭地左傳鄭服也李氏廉曰鄭自鄭戰後從楚至此十有二年始復從晉

成九年春公秋晉人執鄭冬楚伐莒庚成十年五月六月丙午晉

會晉侯齊侯伯晉樂書帥申莒潰楚人公會晉侯齊侯孺卒

宋公衛侯鄭師伐鄭入鄆侯宋公衛侯

李氏廉曰晉景公立凡十八年同盟五大

伯曹伯莒子曹伯伐鄭

戰二救鄭三案景公初年當楚莊

是書經解讀編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杞伯同盟于

蒲

左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案此晉謀通吳之始

厲公

成十二年夏成十五年夏成十六年六秋公會尹子成十七年夏

公會晉侯衛六月楚子伐用甲午晦晉晉侯齊國佐公會尹子單

侯于瑣澤鄭侯及楚子鄭邾人伐鄭子晉侯齊侯

伯戰于鄆陵楚子鄭師敗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左傳楚將北師子囊楚之成夏五月晉士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楚會楚公子罷許偃無乃不可乎子反曰發亥盟于宋西門之敵利則進何盟之有

楚子侵鄭遂侵衛是年冬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謀制楚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與楚一戰勝之而楚鋒大挫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楚子侵鄭遂侵衛是年冬諸侯之大夫會吳于鍾離謀制楚成景天下諸侯去而從楚及厲公與楚一戰勝之而楚鋒大挫是城濮以來所未有

左傳鄭太子髡頭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高丘閱曰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左傳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十一月諸侯還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王命伐鄭春秋屢書義飾譽焉歸于京師辭繁而不殺何也楚而後正曹負芻之罪勢甚強且挾鄭為援請于玉晉而後進駕睥睨列國若不有晉鄭之威且敗狄而狄厲假王靈以薄伐不服伐秦而秦恐勝楚知其憑陵當何如者而楚弱通吳則吳成

六月乙酉同冬公復會諸成十八年春

盟于柯陵侯伐鄭正月庚申晉

弒其君州蒲

殺梁謀復伐鄭也

左傳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十一月諸侯還姚氏舜牧曰晉三假純以汰心行之亦假王命伐鄭春秋屢書義飾譽焉歸于京師辭繁而不殺何也楚而後正曹負芻之罪勢甚強且挾鄭為援請于玉晉而後進駕睥睨列國若不有晉鄭之威且敗狄而狄厲假王靈以薄伐不服伐秦而秦恐勝楚知其憑陵當何如者而楚弱通吳則吳成

左傳鄭太子髡頭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高丘閱曰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左傳鄭太子髡頭侯孺為質于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成鄭高丘閱曰晉厲無道而能數合諸侯力捍強楚者由假王靈挾義以令天下也

春秋大事表卷一十八

雖代鄭不服不猶愈可謂有取天下之畧
縱彼肆行而莫之忌四鄰無覺而諸侯反
耶春秋但書晉之伐貳者則以其外強中
不書楚之救其與晉乾無服人心之道也
可知矣
秦晉厲在位凡七年

悼公

成十八年夏冬楚人鄭人十二月仲孫襄元年春王夏晉韓厥帥

楚子鄭伯伐侵宋 蕞會晉侯宋王月仲孫蔑師伐鄭仲孫

宋宋魚石復 公衛侯知子會晉欒黶宋蕞會齊崔杼

入于彭城 齊崔杼同盟華元衛甯殖曹人邾人杞

于虛杙 曹人莒人邾人次于郟

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趙氏鵬飛曰晉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當

侯而懼吳晉非吾憂救宋此時晉之勢漸盛而楚之勢漸衰矣
也晉必恤之
杜注夷庚吳晉往來之要道

左傳為宋討魚石也鄭而有餘楚兵出則彭城降晉齊人不會五國之兵足以圖楚彭城晉人以爲討二而不備皆所以謹用月齊太子光爲質于諸侯而不忍輕關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襄二年春正秋七月仲孫冬仲孫蔑會襄三年六月

夫帥師侵宋月鄭師伐宋蕞會晉荀營晉荀營齊崔公會單子晉

孫氏復曰所以救鄭左傳楚令也 宋華元衛孫杼宋華元衛侯宋公衛侯

林父曹人邾孫林父曹人鄭伯莒子邾

人于戚 邾人滕人薛子齊世子光

人小邾人于己未同盟于

戚遂城虎牢 雜澤

左傳鄭人乃成左傳晉爲鄭服故且趙氏鵬飛曰晉楚爭欲脩吳好將合諸侯

鄭五十年年叛乍服六月己未同盟于雞
惟強是視鄭入楚則澤首侯使荀會逆吳
楚兵將橫行于宋衛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之郊晉悼謀所以得

鄭之策而城虎牢以
偏之兵出則直指鄭
鄭非特鄭無所恃楚
失之蓋亦恐矣
彘由鄭方堅于從
楚孟獻子請城虎牢
以偏之所以扼鄭之
吭使之不得南向也
攘楚服鄭實關天下
之大計故不書城鄭
虎牢

未同盟于
齊于次

冬成陳楚公

陳侯使袁僑冬晉荀營帥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冬成陳楚公

如會戊寅叔師伐許 孫蔑衛孫林 宋公陳侯衛子貞帥師伐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孫豹及諸侯 父會吳于善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莒子邾子滕救陳 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 人于戚

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 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之無益矣

大夫及陳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 陳鄭而許猶比楚故 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 然許為鄭所虜遷于 晉辭不會于雞澤之 侵欲于小國陳成公 倚楚為重必不能叛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 之無益矣

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 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 之無益矣

善蓋文其也心好也 諸侯之稱而對宋 高九月曰楚之不 將九月曰楚之不 大夫及陳

陳侯使袁僑冬晉荀營帥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冬成陳楚公

如會戊寅叔師伐許 孫蔑衛孫林 宋公陳侯衛子貞帥師伐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孫豹及諸侯 父會吳于善 侯鄭伯曹伯 陳公會諸侯

莒子邾子滕救陳 子薛伯齊世 子光吳人鄆 人于戚

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 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 之無益矣

大夫及陳 趙氏鵬飛曰晉既得 陳鄭而許猶比楚故 道 左傳吳子使壽越如 然許為鄭所虜遷于 晉辭不會于雞澤之 侵欲于小國陳成公 倚楚為重必不能叛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 之無益矣

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 葉以避之葉逼近楚 故且請聽諸侯之好 使袁僑如會求成晉楚而遠事晉晉徒征使魯衛先會吳且告 侯使告于諸侯秋諸 之無益矣

功偉矣以諸侯盟鄭之君以大夫盟陳之臣尊卑之分尤正

襄七年冬楚襄八年夏季冬楚公子貞襄九年冬公楚子伐鄭

公子貞帥師孫宿會晉侯帥師伐鄭會諸侯伐鄭

圍陳十二月鄭伯齊人宋公會諸侯于鄆

于邢丘

左傳楚子囊圍陳會左傳會于邢邱以命于鄆以救之

杜氏預曰謀救陳陳大夫聽命侯逃歸不成救故不

書救也汪氏克寬曰自是凡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黃籛曰胡傳謂晉侯

姑息愛人不自為政而委政于臣下自後魯失政而諸侯之大夫亦各專其國此坊微之論也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矣乃及楚平同盟于

恐乃行成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息民魏絳請施舍輸

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積聚以貨國無滯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亦無困人公無禁利

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亦無資民所以幣更人吾三分四軍與諸

寶以特牲器用不作侯之銳以逆來者于車服從給行之期年

我未病楚不能矣猶國乃有節三駕而楚愈于戰乃許鄭成十不能與爭

一月已亥同盟于戲鄭服也

左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

可乎子展曰吾盟固云惟強是從今楚師

至晉不我救則楚強

左傳鄭人懼乃行成程子曰鄭服而同盟也隨復同楚伐宋云同見其反覆

襄十年夏楚秋公會諸侯冬成鄭虎牢襄十一年夏公會諸侯伐

公子貞鄭公伐鄭楚公子貞帥鄭公孫舍之鄭秋七月己

未同盟于亳

師救鄭帥師侵宋城北

此三駕之趙氏鵬飛曰楚鄭伐宋故晉侯率諸侯伐鄭鄭不服于是成虎

襄救鄭諸侯之師還故子展曰與宋為惡鄭而南至于陽陵與諸侯必至吾從之盟

楚師火穎而軍鄭人楚師至吾又從之則左傳鄭人懼乃行成

宵涉穎與楚人盟變晉怒其矣晉能驟來程子曰鄭服而同盟

屬欲伐鄭師荀營不楚將不能吾乃固與也隨復同楚伐宋云戰而不可命不如還也

楚子鄭伯伐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春冬季孫宿會襄十五年冬

宋公會諸侯楚公子貞帥王正月季孫晉士均宋華十一月癸亥

伐鄭會于蕭師侵宋宿叔老會諸闕衛孫林父晉侯周卒

魚

此三駕之三

左傳九月諸侯悉師

以復伐鄭鄭人行成

十二月戊寅會于蕭

魚晉侯使叔胥告于

諸侯

胡傳鄭自此不復背

晉者二十四年由悼

公能謀于魏絳以息

民聽于知武子而不

與楚戰故三駕而楚

不能與之爭雖城濮

之績不越是矣

師亦還

案此年楚救鄭與備

二十八年楚人救衛

同非子楚之救也著

鄭衛從楚之罪耳胡

傳請善救未有不善

過矣

家氏鉉翁曰唐之叛

將有乞援于外而抗

其君者與鄭衛乞援

于楚何異

陳氏宗之曰楚來爭

鄭徐合諸侯以救之

無及于鄭而勤民成

則退可守進可戰鄭

服則保鄭以拒楚鄭

貳則我扼其要而制

其肩齊南向足以禦

楚而反向足以臨鄭

矣

侯之大夫會鄭公孫薑莒

吳于向

人邾人于戚

左傳吳告敗于晉會

中行獻子對曰不如

因而定之衛有君矣

伐之未可以得志而

動諸侯會于戚謀

定衛也范宣子假羽

毛于齊而弗歸齊人

始貳

案此時鄭已服晉楚

不能與晉爭無藉

于吳而吳伐楚喪為

不義執此為辭以退

吳人蓋能用吳而不

案悼公此時伯業衰

矣聽賊臣荀偃之言

抑君而臣是助名分

案晉悼在位凡十六

年內靖國難外雄諸

侯能不戰以屈楚懷

柔以服鄭使仇國之

大夫如子囊者亦曰

晉不可敵事之而後

可幾于王者之中心

悅而誠服蓋功烈如

桓文而德量過之然

春秋之末列國權移

于大夫實基于此蓋

日中必昃泰極而否

自是世運當然非特

晉悼一人之過也至

其晚年容孫林父之

奸反為之合諸侯以

助其聲勢則為賊臣

荀偃所誤悼公不得

平公

襄十六年三襄十八年冬楚公子午帥襄十九年春秋七月晉士

月公會諸侯十月公會諸師伐鄭王正月諸侯句帥師侵齊

于湫梁戊寅侯同圍齊盟于祝柯至穀聞齊侯

大夫盟

左傳齊侯伐我北人不備而逃無成功

案晉平凡十三次王盟會而湫梁祝柯二

卒乃還

左傳會于湫梁晉侯十月會于魯濟尋湫李氏廉曰蕭魚之後

與諸侯宴于温使諸梁之言同伐齊齊侯楚兵又至鄭

大夫無齊高厚之歌禦諸平陰丙寅晦齊案平公初年乘悼公

詩不類荀偃怒曰諸師夜遁十一月丁卯之餘烈國勢方強故

侯有異志矣使諸大胡入平陰遂從齊師鄭子孔欲背晉從楚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杜氏預曰齊數行不而楚卒無功

公羊諸侯皆在是其義諸侯同心俱圍之

言大夫盟何信在大王氏樵曰齊環不道

夫也君若贅旒然之甚為諸侯所共疾

穀梁諸侯在而不曰晉討得其罪與眾同

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欲而非為其私故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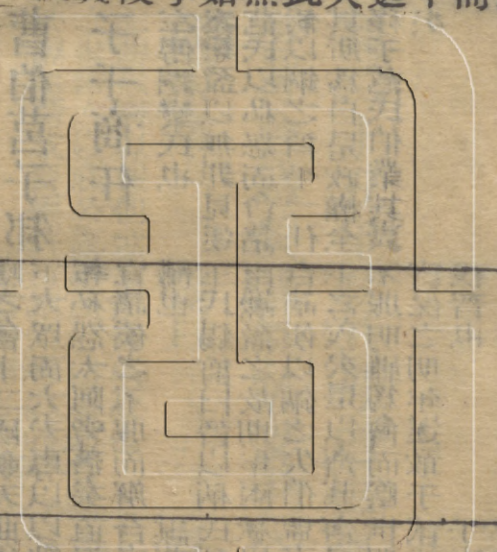
案晉使大夫盟高厚同圍以與之

蓋懼諸侯之從齊也

齊自鞏戰以後于晉

無役不從自悼之末

年始貳屢侵伐魯四



襄二十年夏襄二十一年襄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

六月庚申公冬十月公會冬公會諸侯秋齊侯伐衛八月公會晉

是書經解讀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會晉侯齊侯晉侯齊侯宋于沙隨

遂伐晉

侯宋公衛侯

宋公衛侯鄭公衛侯鄭伯

左傳復錮樂氏也案左傳齊侯以藩載案商任之會九國沙樂及其死士納諸

鄭伯曹伯莒

伯曹伯莒子曹伯莒子邾

隨之會十二國動天曲沃幾成大亂已即下夫眾而大夫專以以勁兵踵其後長驅報私怨木阿旁落矣直逼國都成裏應外

子邾子滕子

邾子滕子薛子于商任

宜諸侯之不暇而解台之勢使微樂射之謀藉執之勇先退樂

薛伯杞伯小

伯杞伯小邾

左傳錮樂氏也案樂以無罪見逐王氏錫爵曰晉以兩范氏以私怨而合諸臣議盈之故期年兩

邾子于夷儀

子盟于澶淵

侯以錮之晉平二任合諸侯以錮之失伯盟主至于此極者也

左傳將以伐齊水不

左傳齊成故也

其所為自是政權全非之義矣是以齊莊齊自晉文創伯以來汪氏克寬曰晉大合

道諸侯圍之而不服矣

薛氏季宣曰齊之無

移于范氏伯業其衰實保之明年遂敢于

于襄事晉幾二十

遠不誣也哉

伐晉也

年盟于澶淵復事晉

案齊自成一二年意之

戰始會于袁婁服晉垂二十年至悼公末而復貳襄十八年諸

今纔四年耳乃敢猖

侯同圍之干平陰猶

未服至此年感士句不伐喪之義復會于澶淵事晉是時楚已

傲如此則晉伯之衰

不復與晉爭獨齊乍

叛乍服蓋晉伯之極盛而將衰之候也

不復能宗諸侯矣

盛而將衰之候也

侯同圍之干平陰猶未服至此年感士句不伐喪之義復會于澶淵事晉是時楚已

不復與晉爭獨齊乍

叛乍服蓋晉伯之極

盛而將衰之候也

不復與晉爭獨齊乍

冬楚子陳侯襄二十五年秋八月己巳

襄二十六年冬楚子陳侯

蔡侯許男伐公再會諸侯諸侯同盟于

公會晉人鄭蔡侯伐鄭

鄭

左傳楚子伐鄭以救左傳伐齊以報朝歌左傳齊成故也

良霄宋人曹

左傳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

齊門于東門諸侯還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張氏治曰重耳之盟

人于澶淵

將禦之子產曰晉楚是故昧于一來不如

救鄭楚子還使遺啟

使顯鉅請成晉侯許台諸侯將以討齊乃左傳封衛疆戚田取

使逞而歸乃易成也

後楚三伐鄭十年楚

疆帥師送陳無宇

之

衛西鄙懿氏六十以

汪氏克寬曰蕭魚而

李氏廉曰蕭魚之後

楚兵再至鄭而無功則以悼公之餘澤也

公襲夫夫以仇其君

二十四年諸侯救之

季氏本曰楚既制吳

而下陵上替之禍自此年諸侯不救楚是

不救楚是

于是率三國伐鄭敵晉伯之衰而諸侯之貳也

襄二十七年襄二十八年襄二十九年襄三十年諸昭元年春王

夏叔孫豹會十有一月公夏五月仲孫侯之大夫會正月叔孫豹

晉趙武楚屈如楚 羯會諸侯之于澶淵宋災會晉趙武楚

建蔡公孫歸 大夫城杞 故 公子圍齊國

生衛石惡陳 弱宋向戌衛 齊惡陳公子

孔奐鄭良霄 招蔡公孫歸 許人曹人于

宋秋七月辛 生鄭罕虎許 人曹人于號

巳豹及諸侯 夫亦旅見于楚之哀盟主而區區于杞其廢討賊之義而後楚

之大夫盟于 楚世變至此聖人蓋後有執齊慶封放陳以討陳亂為名而滅

宋 招殺蔡侯假討賊陳以討蔡為名而滅合尹圍請用牲讀舊

左傳宋向戌善于趙 王許之 高氏問曰宋之盟齊

文字又善于令尹子 人預今齊又從楚 矣晉伯之衰可知也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 汪氏克寬曰宋號兩 役楚屈建公子圍亞

為名為會于宋子木 于晉趙武而序于諸 侯大夫之上皆兩伯

請晉楚之從交相見 之辭也 是年冬楚公子圍弒

釋齊秦 杜氏預曰案傳會者 其君稟自立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 見和滕為私屬皆不 與盟宋為主人地于

宋則與盟可知故經 序九國大夫 汪氏克寬曰兩伯之

勢遂成于此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此始今平公復受孫以知晉之不在諸侯氏之譖而止獻公囚而復為陵駕之舉也甯喜取衛田以益林鄭雖未服于楚明年父由晉之諸臣各為晉楚為成而北方諸私許羽翼諸侯之大侯皆朝楚矣夫使交起為亂魏趙韓三分晉國悼平實有以啟之矣

左傳晉平公杞出也胡傅是時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

大夫城杞 故 招殺蔡侯假討賊陳以討蔡為名而滅合尹圍請用牲讀舊

之義以爭伯如楚靈蔡蓋澶淵之會為之書加于牲上而已晉

人曹人于號 高氏問曰宋之盟齊人預今齊又從楚矣晉伯之衰可知也汪氏克寬曰宋號兩役楚屈建公子圍亞于晉趙武而序于諸侯大夫之上皆兩伯之辭也 是年冬楚公子圍弒其君稟自立

昭四年夏楚昭十年秋七

子蔡侯陳侯月戊子晉侯

鄭伯許男徐彪卒

子滕子顛子

胡子沈子小

邾子宋世子

佐淮夷會于

申

范氏甯曰楚靈王始

會諸侯也

程子曰晉平公不在

諸侯楚于是強為伯

者之事

秦自襄二十七年向

成為宋之盟至是凡

九年矣始猶為二伯

而楚爭先趙武偷安

靡然從之至楚虔新

立逞其狂悖乃遂獨

伯合十有三國而為

此會此春秋之一大

變也自此至昭十三

年楚虔之弑凡歷十

年楚三伐吳滅賴滅

案晉平在位二十五年內惑于寵嬖以女

色蠱其心外崇建宮

室以侈麗誇于諸侯

致使楚虔日橫吞滅

陳蔡而不能救晉伯

之失平公為之也

成為宋之盟至是凡

九年矣始猶為二伯

而楚爭先趙武偷安

靡然從之至楚虔新

立逞其狂悖乃遂獨

伯合十有三國而為

此會此春秋之一大

變也自此至昭十三

年楚虔之弑凡歷十

年楚三伐吳滅賴滅

陳滅蔡伐徐吞陸四

出如獬犬潰闕晉之

君臣噤不發聲不敢

南向加一矢雖有厥

蔡之會反卑辭以請

蔡于楚卒不見聽虐

用蔡世子如刳羊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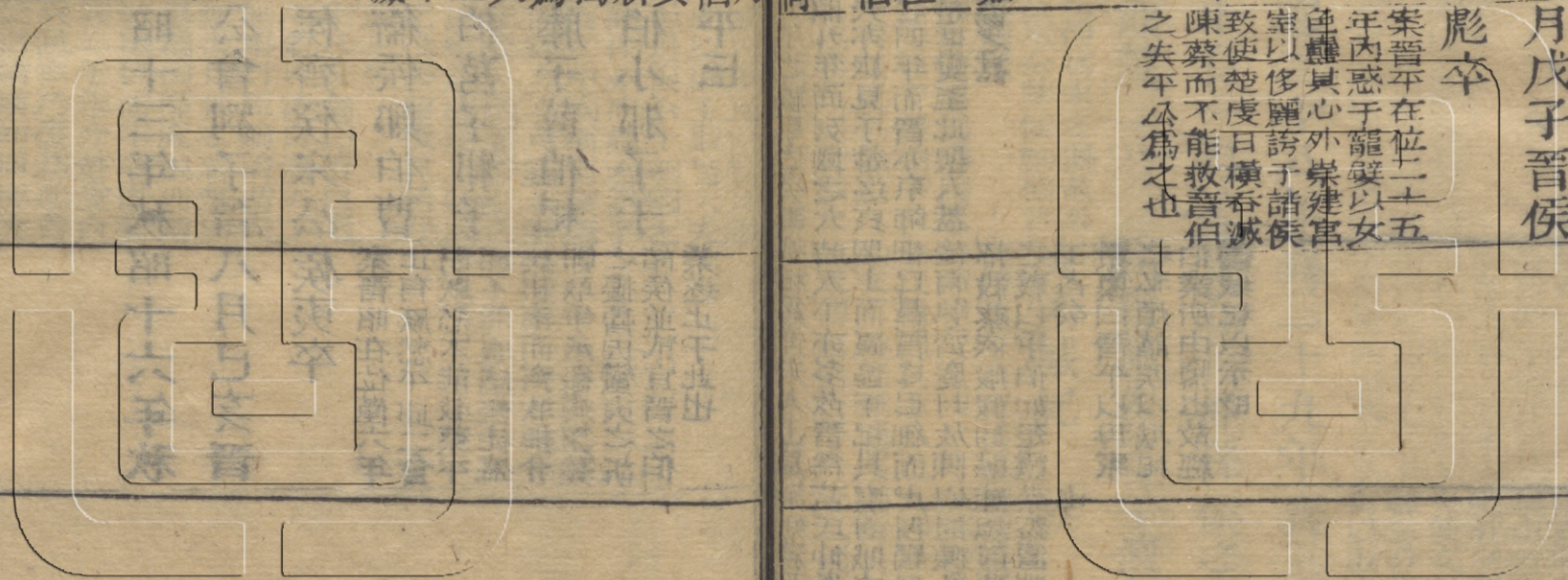
則以宋之盟為弼兵

之說晉不敢背盟故

也宋秦檜倡和議金

人力攻守臣不敢相

抗奸臣誤國千古同



恨趙武向戌非特春秋之罪人直千古之罪人矣

昭公

昭十一年秋昭十三年秋昭十六年秋

季孫意如會公會劉子晉八月己亥晉

晉韓起齊國侯齊侯宋公侯夷卒

弱宋華亥衛衛侯鄭伯曹案晉昭在位僅六年上有厥愬平邱一會

北宮佗鄭罕伯萬子邾子而厥愬不能救蔡平邱不能服諸侯徒盛兵劫南而齊敢拒令鄭敢爭承衛病芻蕘

虎曹人杞人滕子薛伯杞之擾魯因蠻夷之訴諸侯並貳官晉之伯業遂止于此也

于厥愬 伯小邾子于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平丘

左傳楚師在蔡晉荀平丘

救陳又不能救蔡晉陳氏傅良曰晉自重之不能亦可知也已邱以後主盟皆大夫

為盟主而不恤亡國至是復合十四國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諸侯叔向請之劉子

愬謀救蔡使狐父請歸之中國猶有望焉

禁于楚弗許而齊人不可鄭人爭許氏輸曰蔡能嬰城承魯不預盟晉之合

八月堅不下楚此易諸侯遂由是止邾陵助也厥愬合天下之之從參盟復見晉非

兵畏不敢救遣使請盟主矣命示之不能使楚益家氏鉉翁曰晉月宋驕有以量諸侯之力之盟以後自謂天下

而卒取之此韓起之無事君臣媮惰苟安罪也無復百強之志楚由

卓氏爾康曰宋之盟是編伯權虎視列國以弭兵召諸侯今楚晉鼠伏而不敢出者

背盟肆暴欲逞無厭幾三十年今楚度自于陳蔡晉不能以義底滅亡乃復為此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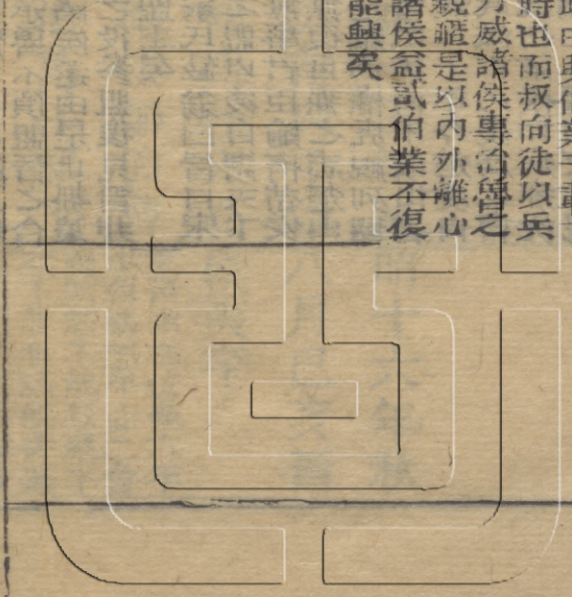
責之而反姑息含忍號召諸侯如病痲沈遣使請楚卑屈已甚綱之入疆自支柱見

冀保前好豈不悖哉者知其無能為矣嚴氏啟隆曰晉之不案是年夏四月楚度

能始于趙孟而極于弒于乾谿棄疾新立
韓宣天下難安忘戰晉乘楚亂而為此會
則危弭兵之禍蓋至此中與伯業干載
此

案晉自襄二十六年方威諸侯專治魯之
會于澶淵為獨主夏親禮是以內外離心
盟明年遂成二伯至諸侯益貳伯業不復
此凡一十七年中間能興矣

不主盟會不用師旅
此年復合八國之大
夫不能討楚以庇蔡
反申辭以求楚伯業
全喪矣蓋始壞于平
公而大壞于昭公則
趙武韓起二人優游
姑息養成此禍耳



案晉自文公創伯於僖之二十八年歷襄靈成景厲悼平昭
凡九世計其一百零四年自是以後晉楚俱衰齊景爭伯參
盟復見如春秋初年矣此世運一大變也詳齊晉爭盟表

附晉伯餘燼

昭二十五年昭二十七年昭三十二年定四年三月

夏叔詣會晉秋晉士鞅宋冬仲孫何忌公會劉子晉

趙鞅宋樂大樂祁犁衛北會晉韓不信侯宋公蔡侯

心衛北宮喜宮喜曹人邾齊高張宋仲衛侯陳子鄭

鄆游吉曹人邾人會于幾衛世叔申伯許男曹伯

邾人滕人薛扈 鄭國參曹人莒子邾子顛

人小邾人于 左傳令戍周且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莒人薛人杞子胡子滕子

黃父 請之范獻子取貨于 人小邾人城薛伯杞伯小

左傳謀王室也趙簡北宮卓子由李氏基 成周 邾子齊國夏

子合諸侯之大夫輸得其民進夷與之有 于召陵侵楚

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十年之備有齊楚之左傳晉魏舒韓不信
將納王 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高氏閔曰自二十一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左傳謀伐楚也晉荀
年景王崩王室亂天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城成周魏子南面衛甯求貨于蔡侯弗得
王播越四年之後晉事君如在國故鞅以彪侯曰魏子必有大言于范獻子曰水潦
始為此會而諸侯不為難請從二子以闔谷非其任也 方降疾瘧方起中山
至僅台大夫以謀之魯無成死之二十懼家氏鉉翁曰此諸侯不服棄盟取怨而失
曰明年將納王夫王皆辭乃辭小國而以之大夫奉王命而城中山吾自方城以來
室之急如此豈可坐難復 成周伯政之僅克舉楚未可以得志乃辭
待明年哉聖人書此家氏鉉翁曰齊景為者也
重傷諸侯之無伯也 鄭陸之盟而梁邱據

入季孫之錦晉頃為
扈之會而士鞅納李
氏之貨二君懵然無
知以為魯之休戚無
與于己孰知己兆陳
氏六卿之禍曆火積
薪而不悟

高氏閔曰蔡不勝楚
之陵虐告于諸侯而
請伐楚晉為盟主大
合諸侯十八國之眾
天子使大夫臨之可
謂極盛乃不能攘楚
而吳以一國之師敗
之晉是以失伯吳子
主黃池之會自此始
也

案晉自平邱以後已不復能宗諸侯自此至召陵凡二十有
四年僅有此三四會盟然皆虛循故事而無勤王恤患之實

黃父之會坐待明年扈之會范鞅取貨城成周而魏子南面
會召陵而卒辭蔡侯蓋是時六卿強而公室弱置中夏于不
問徒伐鮮虞滅肥鼓以自封殖又貪於貨賄以破楚入郢之
大功讓之強吳致吳晉爭長黃池而晉自此如死灰之不復
然矣此世運之又一大變也詳吳晉爭盟表
春秋楚人秦人巴人滅庸論

据左氏傳滅庸者楚也而經文列書秦人巴人畧無異辭文定
因謂庸有取滅之道而薦賈善謀國春秋以是滅楚之罪嗟乎
春秋豈為楚計得失哉就使謀國果善亦祇益其狡焉啟疆憑
陵中夏之計乃春秋之所深惡聖人曷為予之其所以詳書不
殺者實著楚之交深黨固橫行無忌將有問鼎之漸關於天下

之故而書之也考楚武文之世巴庸嘗病楚楚方經營近境之不暇未敢以全力與中國爭而城濮之役秦助晉攘楚楚威稍挫中國得安枕者十五年今以晉靈幼弱楚莊暴興乃連結巴秦滅庸庸與麋俱爲今鄖陽府境麋今鄖陽府鄖縣又竹山縣東四十里有上庸故城卽庸地界連秦隴楚得其地則勢益西北逼近周晉且滅庸而楚之內難夷矣連巴秦而楚之外援固矣滅庸以塞晉之前結秦以撓晉之後斯不待陸渾興師而早知其有窺覷周鼎之志矣且夫庸非小弱也周武時曾佐伐紂立國已數百年晉欒武子嘗稱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申儆之蓋亦重大其事其所屬魚邑實爲今夔州府奉節縣地跨兩省居秦楚巴三國之界故不結巴秦則不得滅庸庸滅而秦楚合勢中國之藩籬撤矣夫讀春秋者貴合數十年之事以徐考其時勢不當就一國內執文法以求褒貶宜合天下而統觀大勢不當就一國內拘傳事以斷其是非春秋爲天下之無王作非爲一國作也矧吳楚蠻夷其謀國之善否何關于聖人之慮又況其爲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者哉前此翟泉于温之盟秦人皆與志秦晉之合晉伯之所以盛今此楚秦滅庸志秦楚之合晉伯之所以衰晉伯之盛衰周室之安危係焉不可以弗志也胡傳固非而張氏治亦第謂楚宜制服之而已不當遽夷人宗社以是爲楚罪猶屬管窺之見夫春秋豈沾沾焉責楚之滅庸而已哉

春秋時楚始終以蔡爲門戶論

楚在春秋北向以爭中夏首滅呂滅申滅息其未滅而服屬於

楚者曰蔡蔡爲今汝寧府上蔡縣汝寧諸小國盡屬于楚獨蔡存故蔡自中葉以後於楚無役不從如虎之有俚而中國欲攘楚必先有事於蔡僖四年齊桓爲召陵之師經云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蓋齊不伐蔡則不能長驅而至于陘也定四年吳闔閭之入郢也經云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蓋吳不得蔡爲嚮導則不能深入要害因以直造郢都也蓋蔡居淮汝之間在楚之北爲楚屏蔽熟知楚里道其俗自古稱強悍故春秋時服楚最早從楚最堅受楚之禍最深而其爲楚之禍亦最烈始以楚爲可恃故甘心服從逮不堪命而反噬則楚亦幾亡故讀春秋者必熟曉地理而後可知春秋之兵法而後可知聖人之書法乃後儒之以一字爲

褒貶者則曰侵蔡爲蔡姬故書曰遂是聖人貶之也蔡用吳破楚能報數世之怨書曰以是聖人褒之也皆不考實事懸空臆斷殊不知齊桓以天下之故而伐楚積謀二十餘年豈爲一姬其曰蔡姬者或反借此爲兵端若不討蔡之從楚使楚不忌而預爲之備因得輕行掩襲疾驅至陘而吳自舍舟淮汭今壽州過蔡境蔡來會之道吳自江南壽州陸行經義陽三關之險至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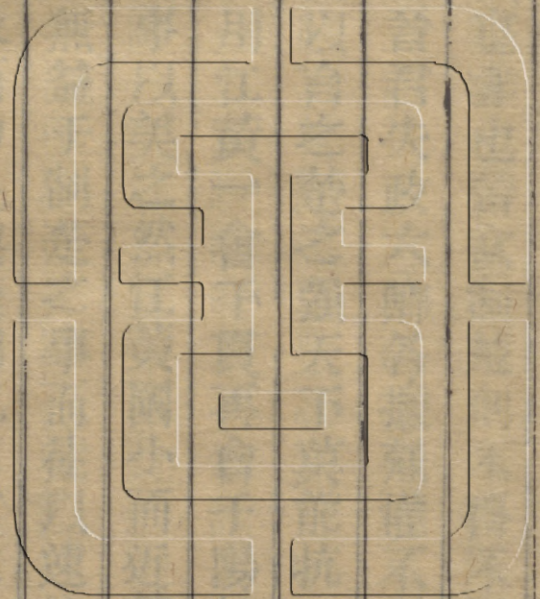
廣漢川縣小別山深入敵地一千一百里此非唐侯所能與故雖與唐偕而獨書蔡侯此皆當日之實事聖人豈有褒貶于其閒哉夫春秋之作因魯史魯史之書因赴告故熟玩經文而列國之地形與當日之兵勢瞭然可見矣自哀二年吳遷蔡于州來汝寧之地全爲楚有中國始無事于蔡而蔡亦旋爲楚滅自

定公以上蔡爲中國與楚之利害豈不歷歷可驗也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
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
後定之何遲速之相懸若此曰此其故未可以一概論也當文
公之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之諸侯此如
陰之進而至于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而如日再中是循環
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以旦
夕服而當日楚之執政如子囊者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
脫以僨事故其勢常迭進而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
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于服楚之大計故當日之謀臣知長
慮卻顧爲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
無如知瑩此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爲推鋒出奇慄銳果敢之
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
使國力不竭則旣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瑩復用孟獻子之言城
虎牢以扼地勢卻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敝楚人而其
要尤莫如成虎牢何則鄭爲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俱各半
若徒道敝楚人恐楚敝而諸侯之力亦敝故留宿勁兵于虎牢
則我爲主而楚爲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眾不勞而畢
具反客爲主靜以待動以逸制勞此固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
而卻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敝諸侯
以來之也曰成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

于晉特慮爲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其心蓋不得已成之則鄭在晉之宇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攘楚以安中夏其計無出于此吾怪夫世之好爲議論者以服鄭爲勞民而以范匄之棄陳爲失策此皆一偏之見而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近必欲致三國之服從此如齊桓之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春秋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爲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各共犧牲玉帛以事其大國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帥天下之諸侯僕僕哉愚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卽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卽賈捐之棄珠厓之計蓋其集效視文公爲遲而其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常存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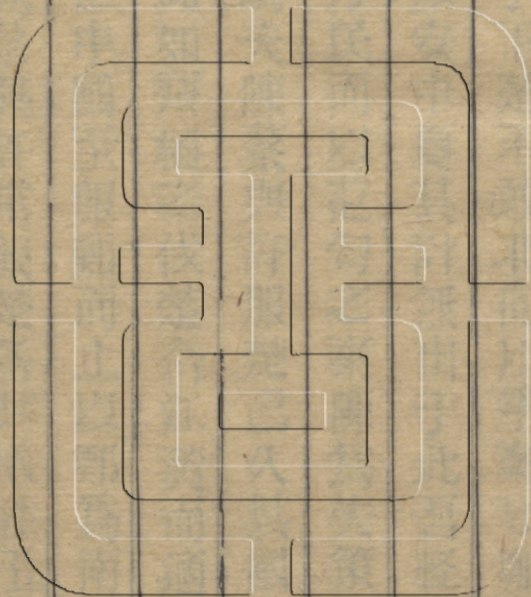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七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八

吳縣吳大彬校
江山劉毓家校



春秋吳晉爭盟表敘

晉用申公之計用吳以犄楚其後吳卒破楚入郢馴至爲患于方夏病齊及魯與晉爭長于黃池論者因以咎晉之失計自啟門庭之寇其寔非也晉欲制楚則不得不用吳吳之所以橫不可制者咎在晉君失政六卿各擅強權不復以諸侯爲事失不在用吳也何以言之楚之強天下莫能抗日者齊桓嘗欲攘楚矣不得已而用江黃一會于貫再會于陽穀徐而興召陵之師春秋詳書其事以美之然江黃國小而近楚楚滅江黃而桓公不能救也是無益于制楚之事而徒以速江黃之滅若吳則不然在楚之肘腋而力足與楚相抗自成七年入州來楚內有吳釁奔命不暇遂不復加兵于宋鄭中國藉以息肩者數十年日

後晉復用向戌弭兵之說委天下諸侯南向而朝楚晉亦偃然
弛備無復有經營諸侯之心楚得肆其驕橫爭長壇坫至靈王
遂大會諸侯于申楚熄而吳熾因遂踵其故轍是則吳之所以
爭長黃池者由於當日之玩楚而使楚得志非用吳之過也向
使晉常脩悼公之業雖明知弭兵之說之不可卻而嚴兵以待
之楚人爭先則正辭以折之楚必俯首帖耳而不敢動楚不敢
動而吳亦無緣萌其覬覦烏有召吳而反爲吳病者哉且晉自
昭十三年平邱之盟而後晉已失伯齊景欲嗣興而不能宋魯
鄭衛皇皇焉無所依故吳得乘虛而爭伯中國就使天下不折
而入于吳亦必折而入于楚吳楚于中國固無分也況是時晉
政已移于三家天下久已無晉君子之責晉者謂急宜發憤自
立速收三家之權必使先有晉而後可以制吳不必以前日之
用吳爲晉詎病嗚呼自古資鄰國之兵以集事鮮有不被其患
者而能自強則無之唐興嘗資突厥矣其後太宗卒擒頡利中
興嘗資回紇矣而卒恭順爲國外藩彼所用者第一時之力而
能自固于根本之地故能有利而無害城濮之役文公嘗用齊
秦日後秦雖構怨而不能爲晉病也且以桓公之盛未有能獨
力制楚者以悼公之用吳較之齊桓之用江黃其利害豈不較
然著明也哉余因撮其先後諸事都爲一編使後之論吳晉者
有考焉輯春秋吳晉爭盟表第二十九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八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九
吳晉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八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九

吳晉
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成七年正月成八年冬十成九年公會成十五年冬襄三年六月

吳伐邾 月叔孫僑如晉侯齊侯宋十有一月叔公會單子晉

會晉士燮齊公衛侯鄭伯孫僑如會諸侯宋公衛侯

人邾人伐邾書伯莒子杞侯之大夫會鄭伯莒子邾

伯同盟于蒲吳于鍾離 子齊世子光

己未同盟于

雞澤

左傳吳伐邾邾成
李氏廉曰此吳壽夢
之二年也蓋自成公
二年楚申公巫臣奔
晉求通吳以罷楚於
是吳兵始及上國矣
此為書吳之始

在傳以其事吳故
案此時吳晉未通故
邾與吳成而晉伐之
此為爭盟之始明年
吳吳人不至
即謀會吳十五年鍾
離遂率諸侯往會之
此年即謀會吳蓋晉
始

左傳始通吳也
此會吳之始亦晉以
大夫為會之

吳晉為一家不復爭
知楚患之方棘不欲
趙氏鵬飛曰于時吳
左傳晉欲通吳好將
邾矣迨後楚患息而
更仇吳以益其敵也
楚兩熾晉既抗楚則
合諸侯已未同盟于
吳日強橫遂爭長黃
而吳更驕蹇不下至
不得不與吳以奪楚
雞澤晉侯使荀會逆
池此時微吳晉亦不
十五年復親往會之
援

能伯必以通吳為召不聞吳之來會故書季氏廉曰吳之見經至

禍者皆膚末之見也會以會以殊之屈中始子邾之伐盛于州朱子曰襄公之世晉

國以就蠻夷辱也至來之入晉之通吳始悼公出來整頓一番

襄五年成之會不復于蒲之欲會成于鍾楚始退去

殊矣蓋此時吳來離之往會案此晉悼公即位之

聽諸侯之好且受命案呂氏大圭謂此舉三年始謀通吳以制

戎陳晉仲縮惟我驅實兆黃池之會書晉楚也成九年于蒲欲

遣吳如屬國非復前之開門延盜此迂論會吳人不至此年

日景象矣是故非用也結吳抗楚後來楚復不至吳恃強大未

吳不能制楚非悼公也稍息此舉實為有易役使也而悼公能

亦不能用吳功較之齊桓合江黃自強不專恃吳吳卒

以伐楚而卒至江黃聽命不然徒卑屈以

見滅者其勝自百倍求之其不為王黼童

後來黃池爭長此自買者幾希

晉實不競召陵之會

范獻子貪貨而卒辭

讓之吳以致諸侯翁

然從吳耳不責其後

日之委弱而反以通

吳為晉咎此所謂懲

而吹竊也

襄五年夏仲秋公會晉侯襄十年春公襄十四年正哀六年夏叔

孫蔑衛孫林宋公陳侯衛會諸侯會吳月季孫宿叔還會吳于柵

父會吳于善侯鄭伯曹伯于柵

道 莒子邾子滕 左傳會吳于善侯也

子薛伯齊世 杜注桓楚地

子光吳人郟 卓氏爾康曰合十二

人于戚 界示楚以得吳也晉

案成九年于蒲而吳左傳吳告敗于晉會

人不至吳不聞有辭也 者二十年吳之力也

來解且遲至十五年杜氏預曰不復殊矣

而不知聽命待諸侯者吳來會于戚

之往會于鍾離其個案晉合十四國為此

奔走成陳之役非吳如屬吏然晉悼具有盛氣方厲晉一通吳能退之藉吳之力而之前倨後恭以晉悼降龍伏虎手段故曰吳益致銳于楚師不仍不為吳用最得制能自彊故耳

後晉子向吳告敗于出則擾其旁師出則駭外夷之道後來晉晉德以退吳人蓋能用暇與晉較晉始得從之親往會之致吳實吳而不為吳用也後容收宋陳伐秦鄭坐百牢徵師伐齊如同世有受屬夷之款附享伯功是故晉主會縣鄙故開門延盜宜反為之與師捍患勞吳專以楚故非得已責魯而不宜責晉晉民費財兵連禍結而也三駕絕不用吳師之通吳以制楚此以不可解者殆未聞此而楚師自屈此悼公之知權也

且楚患去而仍能退吳之毒所謂無病安用藥元氣一毫無損也魯之通吳以求媚可已而不已此如服毒自斃耳統觀前後經傳情勢瞭然見矣

哀七年夏公會哀十年公會哀十一年公會哀十二年夏哀十三年夏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伐齊 五月公會吳公會晉侯及

左傳公會吳于郟吳案左傳哀八年齊侯案左傳哀十年秋吳來徵百牢曰宋百牢陽生使如吳請師將子使來復徵師伐齊我魯不可以後來且以伐我是年秋逆季是年春齊國書師師魯半晉大夫過十吳姬以歸雙歸謹及闡伐我至是復會吳伐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九年春辭師于吳吳齊戰于艾陵大敗齊伯曰晉也鞅貪而棄子曰昔歲寡人聞命師獲國書及某某草 于橐臯秋公吳子于黃池

禮以大夫懼敝邑故今又卑之不知所從車八百乘甲首三千案左傳公會吳于橐臯趙氏曰據左氏有單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將進受命于君是年以獻于公公使歸國臯吳子使尋盟子貢平公而不書于經者命諸侯則有數矣云冬使來徵師伐齊而子之元實之新墜對曰盟以周信若可緣吳晉敵禮而會如云吳人弗聽景伯曰魯與師會伐吳豺之以之德實書于其尋也亦可寒也乃止今實主對報酒自然吳棄天而背本不與狼也齊魯世好且新上據此則公之此舉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單子無坐位故不書必致疾于我乃與之為甥舅吳本欲借齊信有功矣然齊以辭吳十鄭公及衛侯未且經文有及字是兩反自鄆以吳為無能伐魯及齊辭師而遂師于吳致吳來伐魯皇環盟而卒辭吳人伯之義分明也為也

高氏開曰吳欲伯諸侯魯先往會之不念甥舅之好而就老先期伐魯宜也魯國矣且其先已得陳宋于號楚雖先晉而家氏鉉翁曰晉衰而豺狼之命致齊試君曾不自反助吳之凶蔡幾幾如楚靈之比未有王人來蒞盟今即齊景死而事吳趨以說魯之為魯亦可欲覆齊之全師蹶齊而晉之君臣付若不黃池之會吳子為主利乘信春秋所惡也知矣

武功受蠻夷之命而爭長實晉之痿弱有伏聽命于壇坫之上且天子使單平公儼謂知恥也哉

春秋大事表二十九

會衛侯宋皇 會吳于郟

會吳于郟 吳伐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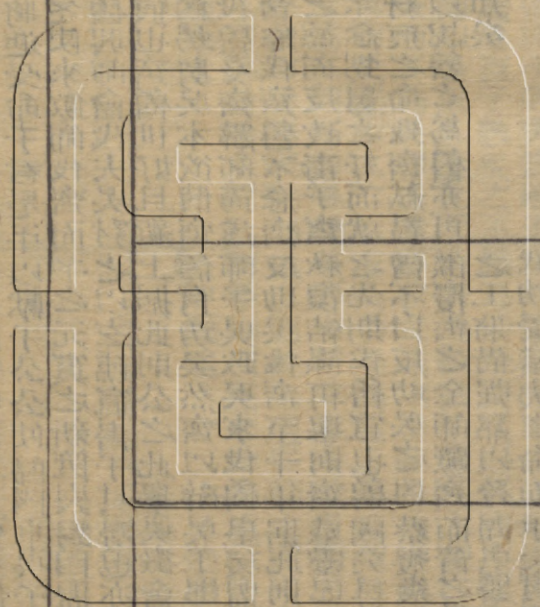
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于郟 吳伐齊

會吳于郟 吳伐齊



然臨之曾不改正是
為蠻夷加一勅印若
今之新班憲綱宜然
者是天下大變自晉
楚爭盟以來未之有
也故聖人特書晉侯
及吳子微示兩伯以
志世變之極諱單平
公不書仍復先晉以
存夷夏之防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八終

太倉畢長慶
新陽李文楷校

春秋齊晉爭盟表敘

案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
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是時景公窺晉之衰已有互相爭長
之志屬當平邱之會晉已不復能宗諸侯楚新斃于吳無復北
方之志而吳亦未遽爭衡于中國齊得于此時收召列辟得鄭
得衛得魯復得宋夫以齊之強承桓公之餘烈又當晉楚俱衰
之後因利乘便使能正魯意如之罪反昭公而君之伸大義于
天下此如順風而呼何遽不能代晉主盟哉乃鄭陵之盟信子
猶之讒卒佚天討且于晉則助臣以叛君子衛則助子以拒父
三綱既絕猶欲軋晉而求諸侯是卻行而求前也卒之內不能
正其家溺意嬖寵耽樂忘禍廢長立少輕棄國本權臣乘閒得

行篡弑數年之間遂移陳氏與晉爭疆卒與晉同斃嗚呼亦可
悲矣孔子告景公曰君君臣臣父子子所以起膏肓而拯廢
痼者豈不深切著明也哉故自鄆陵之會訖于景公之歿爭伯
凡二十八年撮略其傳著于篇輯春秋齊晉爭盟表第三十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九

春秋大事表三十

齊晉爭盟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南菁書院

昭二十六年定七年秋齊齊侯衛侯盟定八年冬衛定十年冬齊

秋公會齊侯侯鄭伯盟于手沙 侯鄭伯盟于侯衛侯鄭游

莒子邾子杞 曲濮 速會于安甫

伯盟于鄆陵

許氏翰曰齊鄭之盟 獻衛靈叛而從齊 杜氏預曰結叛晉 家氏鉉翁曰前此齊 叛晉也伯道際諸侯可以伯而景不足望 高氏開曰去年公侵 與鄭衛盟鹹盟沙矣 散離盟始復志此蓋也 鄭今年二卿侵衛皆今而三國復為此會

左傳諫納公也 陳氏傅良曰此參盟自是中國無殷會矣 李氏廉曰是時晉楚 為晉故而士鞅又自 無所憚于晉矣前此 也參盟自齊桓以來 陳氏傅良曰此特相 皆衰弱而吳越之禍 師師侵之故二君同 未之有于是始書以 盟也自齊桓以來未 有至于北方使景為 此盟以固其謀 晉之不復主盟也 晉之有于是再見諸 侯公果能撫伯國之 餘 業尊事王室輯寧 諸 不復主盟而後齊專 無在盟矣 家氏鉉翁曰于鹹于 侯則桓公之功可復 盟矣 王氏錫爵曰此舉蓋 沙齊景圖伯之始事 奈何包藏禍心日以 景公假納公之大義 也是時天王辟詹翽 圖晉為事乎 以為糾合之謀者也 之難出居姑猶景公

自是書經釋義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

而卒不能納公則爭不能伸勤王之義乃伯之業止于如此矣今日求之鄭盟于鹹

明日求之衛盟于沙皆疆人之從我非心

悅而誠服也李氏廉曰此為齊景

圖復伯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

盟沙盟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

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

定十二年冬定十四年五秋齊侯宋公哀五年秋九月癸酉齊侯

十月癸亥公月公會齊侯會于洮

會齊侯盟于衛侯于牽

黃

杜氏預曰結叛晉也梁之問謀救范中行家氏鉉翁曰白齊景納魯昭以圖伯距其

氏克竟曰此齊魯氏

為盟之終也固叛晉之交而晉不復能伯矣

左傳晉人圍朝歌公崇獎亂逆謀動干戈案齊景于昭三十六年始為鄭陵之盟謀

會齊侯衛侯于脾上大義亡矣圖伯衛鄭魯既與之歿凡歷二十八年

同盟宋猶未忍絕晉至是及齊為此會蓋始從于齊也傳謂二

會皆謀救范中行四國相率而預于亂世道至是一變春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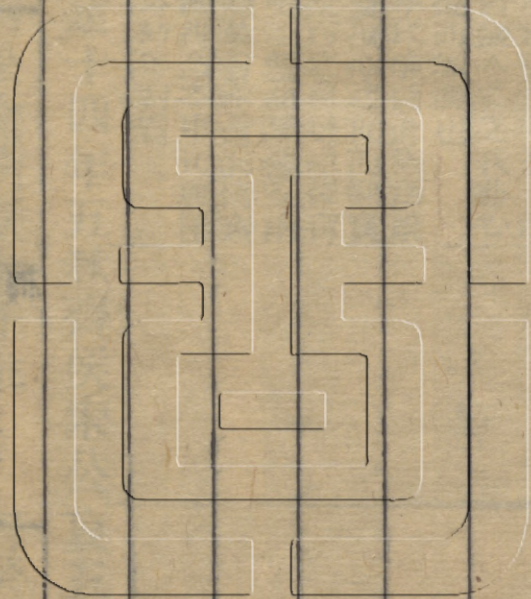
為戰國景公亦有責焉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九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

吳縣吳大彬校 新陽李文楷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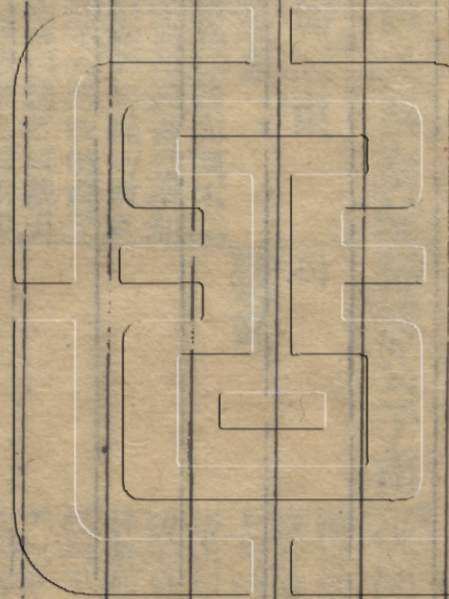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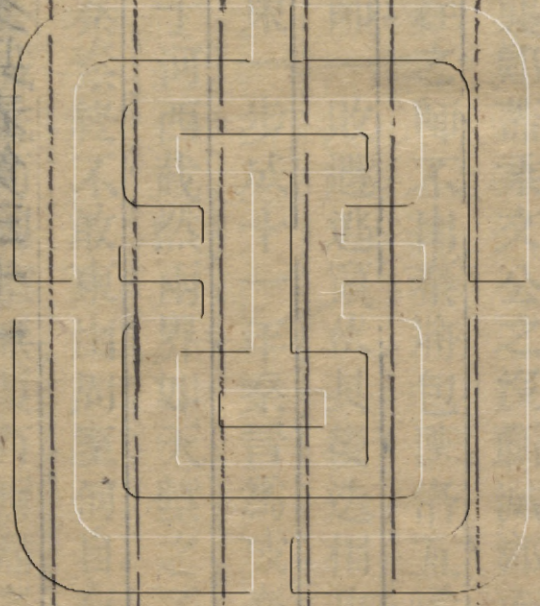
春秋秦晉交兵表敘

賈生有言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嗚呼此周秦興廢之一大機也考春秋之世秦晉七十年之戰伐以爭崤函而秦之所以終不得逞者以不得崤函惠公之入也賂秦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蓋自華陰以及河南府之嵩縣南至鄧州凡六百里皆古虢略地桃林之險在焉賂秦則晉之地險盡失蓋以空言市秦而實不與也逮戰韓獲晉侯秦始征晉河東不二年復歸之晉春秋當日雖天子所賜苟其民不服則亦不得而有隱十一年王以盟向易蔣邗之田於鄭未幾盟向叛鄭歸王王遷盟向之民于邾襄王錫晉以南陽而温原之民不服晉況此時晉兵力尙強秦蓋知其力不

能有故索質子于晉因而歸之以爲名耳逮穆公暮年年老智昏越千里而襲鄭蓋乘文公之沒斬滅鄭而有之其地反出周晉之東使衰絰之師不出秦將包陝洛互峭函其爲患且十倍于楚幸而峭師一敗遯逃竄伏其後迭相攻擊歷三四世終不能越大河以東一步成十一年秦晉爲成秦史穎監晉于河東晉卻犇盟秦于河西截然兩界如天塹之不可越使三晉不以其全力制秦秦終不敢東出周室何自有窺闔之漸哉余嘗持論謂晉獻公滅虢而周室無復有西歸之計然使晉不滅虢虢必入秦而秦于周爲切膚之災于鄭成密邇之勢夫楚爭鄭而晉得以救之者以楚去鄭稍遠而晉得陝虢庇鄭于宇下能聯絡東諸侯以爲之援也秦若滅虢則晉與鄭隔絕而鄭在秦掌握中秦伐鄭而晉不能救也秦得鄭則周室如累卵三川之亡且不待赧王之世故周之得以支持四百年者以晉得虢略之地能爲周西向以拒秦也周秦廢興之故豈不重係乎此哉

輯春秋秦晉交兵表第三十一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一 秦晉 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十五年十僖十七年夏僖二十四年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八年

有一月壬戌晉太子圍為春正月秦伯秋秦人晉人夏四月己巳

晉侯及秦伯質於秦秦歸歸晉公子重 秦從晉侯與

戰于韓獲晉晉河東 楚人戰于城

侯 經不書 秦征晉河東不土 秦在傳秦伯師于河

左傳晉惠公之入賂 年而即歸晉蓋秦知 上將納王狐偃言於

秦伯以河外列城五 晉兵力尚強河東之 晉侯曰求諸侯莫如

東盡號畧南及華山 民不心服故借質子 勤王且大義也晉侯 秦秦自入春秋來未

內及解梁城既而不 為者以歸之耳觀王 辭秦師而下三月甲 嘗與中國會盟征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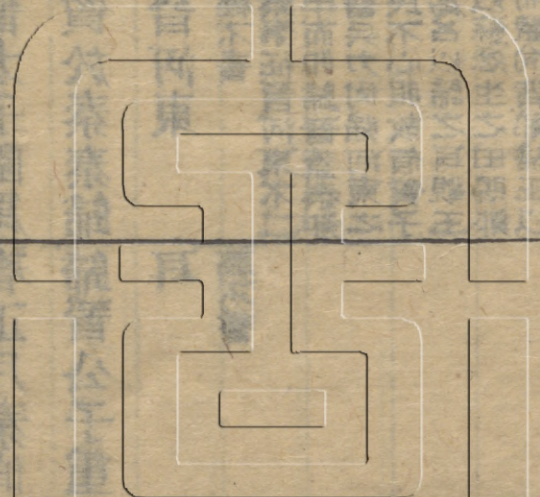
與秦伯伐晉戰于韓 以蘇忿生之田賜鄭 丁巳取太叔于温殺 公之力有以致之也

獲晉侯用取呂鉅錫 而盟向背鄭歸王以 之秋秦晉伐都楚鬪 是故非合秦不能勝

計得歸秦于是征晉 晉文之兵力而陽獎 師成商密商密降秦 用秦

秦晉于春秋前滅韓晉河東之故可知已

即韓原之地獻公以僖五年滅虢所謂虢畧是也而秦穆以僖二年滅芮築壘以臨晉地號曰王城自是秦晉接壤王畿故地為兩國戰爭之場案前此晉封太原為今山西太原縣而秦收餘地至岐亦僅有陝西鳳翔府之岐山縣耳兩國相距二千餘里號鄭虞芮環峙河之東西西周通洛陽為千里甸服呼吸相應秦晉初非接界兵爭何由與是年秦征晉河東蓋即虢之故地桃林之秦在焉使終不歸晉晉且不得備秦早虎視列國矣



案秦穆欲納王蓋欲東出以圖伯而晉辭秦師獨下不欲秦得分其功甫賴秦之力而即抑秦使不得東向秦穆必不得志矣顧地實限隔于晉而重耳又鼻雄料不能以兵力威之且前好已結不欲遽相圖乃借晉之力以伐郡都近武關為楚之與國穆公之意以為不得子晉適可借晉以南向國楚經營武關為南出之門戶耳其後子晉無役不從雖與書結辭以後文五年猶與楚爭都而城之不遽與楚合秦之處心積慮蓋如此

僖三十年秋僖三十三年文二年春二冬晉人宋人文三年夏秦

晉人秦人圍夏四月辛巳月晉侯及秦陳人鄭人伐人伐晉

鄭 晉人及姜戎師戰于彭衙秦

左傳鄭使燭之武說秦秦伯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秦晉兵爭如此嗣後靈秦曰胡傳謂敵加乃還 秦晉之隙始報復無已秦之伐晉于己當雷之天子方晉伐秦一

案秦穆釋韓之憾而襄十四年十三國之斯言可謂問于事情從晉于城濮嗣後盟伐然後止首尾懸七矣當時周室衰微雖于温子翟泉無役不十年一告于天子豈能止侵

從至此忽然背晉改家氏鈇翁曰晉文死伐之暴若謂告于方圖雖因燭武之說實而秦伯襲鄭蓋乘晉伸財方伯舍晉而誰

挾前日辭秦師獨下之喪其志將以得諸也必待告焉而後應之憾以為異日潛師侯非直為鄭滑而已則敵已造其國都而

東出可藉鄭為接應使稍不自彊秦將觀宗社墟矣

耳是故東道主一語兵中原遂其欲霸之秦伐晉一

適中其心曲此時雖心幸而文公有子發

未有圖鄭之心而已兵扼而北之秦亦疲

萌圖晉之志矣。而曰：敵臨幾幹父承考而論者，必責其忘親背。

惠是使晉襄不為忘親事楚之齊孝則為。

東手就執之宋襄矣。論者又以墨衰從戎為非禮，然使晉襄身不親則師必敗楚攻。

其南秦撓其西晉之衰可立而待，豈小小利害之比哉。

董彙曰：胡傳比先軫于杞子，其于當日情理可謂頗矣。秦乘晉喪踐晉境，滅晉切近。

之同姓晉君臣豈得晏然而已。彼固將繼先君之志為子孫之謀，自敗殺之後，秦不敢越境而圖東。諸侯是殺師之烈，亞于城濮而顧重晉之必欲。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晉襄寧已絕之好守居廬之節，坐視秦師馳騁四境之近，盡諸姬而不恤，然後為孝乎。

文四年秋晉文七年夏四文十年春晉復秦伐晉

侯伐秦 月戊子晉人伐秦取少

及秦人戰于梁 合狐晉先蔑

奔秦 秦左傳晉襄公卒晉築晉敗秦于合狐秦築亦云殺之役疊起盾禦之戰于河曲交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未能報復伐秦取少自秦晉自方伯之職綏秦師夜遁復侵晉趙盾主立公子雍使梁晉之罪益重矣孫所不容已乃因是相入取

五年之間交兵者五止此

李氏廉曰秦穆晉襄

晉伐秦二

新誠以報王官之役

左傳晉侯伐秦圍祁

文十二年冬

十有二月戊

午晉人秦人

戰于河曲

秦左傳晉襄公卒晉築晉敗秦于合狐秦築亦云殺之役疊起盾禦之戰于河曲交人以難故欲立長君未能報復伐秦取少自秦晉自方伯之職綏秦師夜遁復侵晉趙盾主立公子雍使梁晉之罪益重矣孫所不容已乃因是相入取

先農士會逆于秦秦氏復謂晉自合狐之讎連兵不已且結楚秦伐晉四

康公送之懲前呂卻後不出師者三年其為援向輔晉以攘楚孫氏復曰秦晉之讎之難乃多子之徒衛厭戰可見而秦不顧今且附楚以謀晉致既易世而秦康晉靈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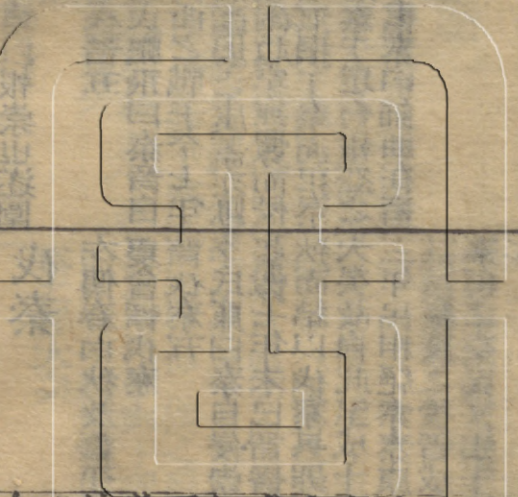
穆嬴曰抱太子以啼人命又起此徵之役楚日橫而中國受其猶尋舊怨殘民以逞于朝宣子與諸大夫故曰秦伐晉以狄之敵皆秦為之殊不知故孔子自令狐之戰患之乃背先蔑而立此蓋信經疑傳以少微之報復于文四年不復名其將帥靈公以禦秦師曰我梁之事為不見于經晉侯伐秦已結案蘇氏轍曰秦晉皆稱受秦秦則實也不受也至程子謂晉舍適晉伐秦而秦不報至人以其亟戰罪之也寇也敗秦師于令狐嗣而外求君既而悔七年逆公子雍于秦彙纂曰殺之戰秦不至于刳首先煎奔秦之丘也秦不顧是非且曰秦大而近足以哀晉喪而伐其同姓士會從之

惟以報復為事故黜為援已是歡然一家晉未報秦施而伐其案抑此則殺戰之怨秦不書人蓋深許晉忽然改圖以德為怨師故彼此有辭比者已終至此欲解仇結人之能悔過也為不報復在常情自不能秦屢與師何義乎故好忽然中變乘其不情之論夫晉改立嗣已且秦之前後伐晉春秋前舉秦號此則意棄玉帛之歡而構君遣使如秦深自多矣皆不舉號彭衙秦晉俱稱人蓋以連兵戈之慘自日後之引咎厚賂秦以止其之役且云秦師何獨兵構怨秦晉皆在所報復無已也殺之戰入此自情理宜爾遽于此秋之乎此蓋經貶而秦曲為甚也襄公以國故不得不起兵戎長驅逐北殺支馮脫一人字與成案諸儒皆以報復殺然此則出于趙盾強兩國之士卒噓兩國三年鄭伐許昭十二怨為亟戰余前既辨臣之私意置君如弈之和如此何義乎秦年晉伐鮮虞同為關之矣此復以稱人立棋之不定以大國之逆公子雍謀出自晉文黃氏仲炎以夏五義夫春秋直書其事約立儲之重視同兒非自秦也無端而喪闕月為此不易之而義自見豈以稱人戲出爾反爾起于師辱國在秦自不能定論也詳闕文表稱號稱師為褒貶乎朝尊開自晉于秦無默默而已而可曰彼趙氏木訥以晉靈稚如城濮戰書楚人敗罪七十年之兵連禍能改過吾雖多殺士子脩先君之怨有所書楚師其褒貶之義

結皆趙盾一人尸之卒可姑忍以成其義不足責秦康果能一安在乎

晉伐秦三

卒有何罪乎此皆欲奉事秦乃責仇于孺曲成狄秦舉號之說子致報復無已故狄之其不狄晉以晉靈不足責也迂曲已甚



是時權在趙盾於靈公何與靈公未立之先且欲迎公子雍于秦與秦偕好秦多與之徒衛亦防晉有外虞忽然改圖晉亦自知理曲非脩怨也乃委曲以為秦之罪此欲曲成狄秦之說竟抹去晉逆公子雍一段情事與殺戰作一直看夫過信左氏固不可全撤卻左氏更無榘柄泰山孫氏木訥趙氏病俱由此

宣元年冬晉宣二年春二宣八年夏六宣十五年七成九年冬十

趙穿帥師侵月秦師伐晉月晉師白狄月秦人伐晉一月秦人白

崇 左傳以報崇也遂圍 秦 左傳秦桓公伐晉次

左傳晉欲成于秦秦伐晉五 趙氏曰秦晉自 夏會晉伐秦 兵于稷以略狄土及

趙穿曰我侵崇秦急 崇必救之吾以求成 河曲之戰于今七年 晉伐秦五 氏獲杜回 秦伐晉七

焉冬趙穿侵崇秦弗 無疆場之虞蓋亦厭 李氏廉曰秦自侵崇 秦伐晉六 高氏閔曰晉為盟主

與成 案秦晉自河曲之戰 崇無損于秦而犯秦 狄而結以伐秦其罪 晉蓋乘晉兵略狄土 連曰狄伐之見景公

兵爭已息七年合狐 怨又已結局于此 師書秦曰師曲在晉 三年呂相絕秦秦康 其首襄靈之後晉成 不能伯矣

年侵崇以挑之又起 一重公案致明年有 圍焦之師晉與白狄 伐秦秦亦與白狄伐 意欲弑君而先謀奪 丘權費仍開自晉不 在秦也

成十一年秦成十三年夏襄十一年冬襄十二年冬襄十四年夏

晉為成 五月晉侯帥秦人伐晉 秦人伐宋以四月晉侯帥

經不書 左傳秦晉為成將會 于台狐晉侯先至焉 秦伯不肯涉河次于 王城使史顛盟晉侯 于河東晉郤犇盟秦 伯于河西秦伯歸而 背晉成

案九年秦人與白狄 伐晉晉不之報而更 與秦為成晉侯先至 則前侵崇之怨又已 結局了至此秦伯不 肯涉河歸而背晉成 又起一重公案是豈 開自秦不在晉也

八國之師伐 秦 左傳秦庶長鮑庶長 武帥師伐晉以救鄭 已丑秦晉戰于櫟晉 師敗績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秦 秦桓公既與晉厲 察秦自背命狐之盟 取鄭也 經但書楚公子貞帥 師伐宋以報晉之 伐秦

王

經不書晉韓起如秦位盟秦伯車如晉泣盟成而不結

襄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

夏五月秦晉春秦伯之弟

為成 鍼如晉脩成

經不書

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取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夫唯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

案是年脩成即去年夏五月之成也以後未知其集與不集至昭元年鍼出奔晉昭五年鍼復歸於秦秦晉之君亦莫往莫來而兵爭之事不復見于經矣

趙盾距公子雍曲在晉侵崇三也為趙穿設謀求成曲復在晉麻隧四也為秦桓公背令狐之盟曲復在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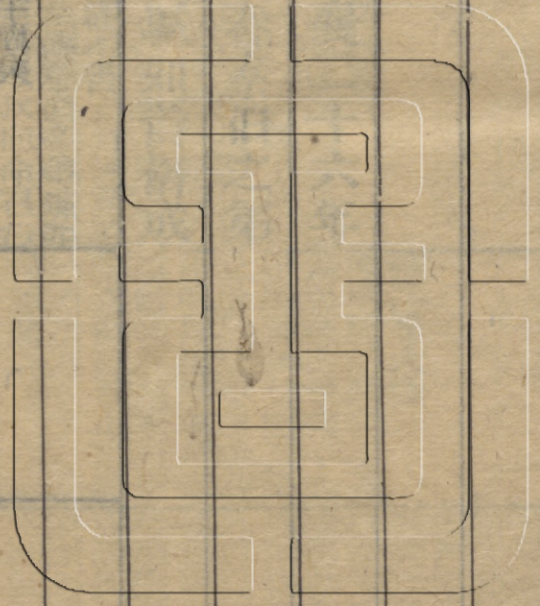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一

太倉畢長慶
江山劉毓家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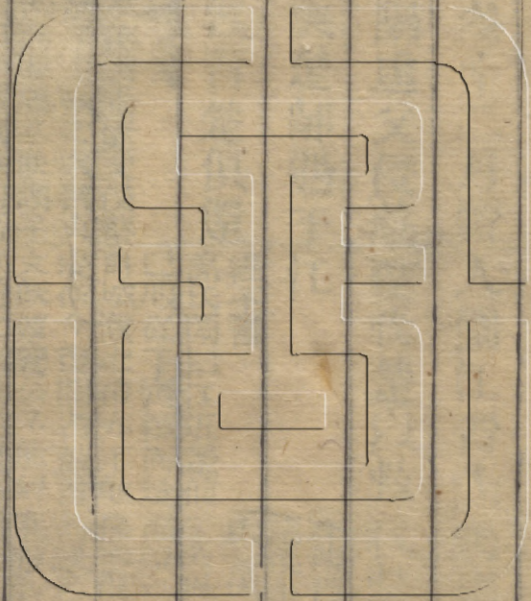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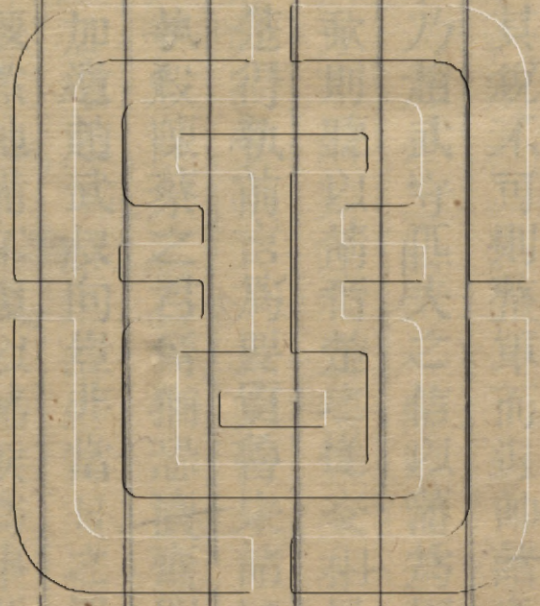


春秋晉楚交兵表敘

春秋時晉楚之大戰三曰城濮曰邲曰鄢陵其餘偏師凡十餘
遇非晉避楚則楚避晉未嘗連兵苦戰如秦晉吳楚之相報復
無已也其用兵嘗以爭陳鄭與國未嘗攻城入邑如晉取少梁
秦取北徵之必略其地以相當也何則晉楚勢處遼遠地非犬
牙相齧其興師必連大眾乞師于諸侯動必數月而後集事故
其戰嘗不數戰則動關天下之向背城濮勝而天下諸侯翕然
從晉邲勝而天下諸侯翕然從楚惟鄢陵之勝鄭猶倔强至悼
公而後服之故文公之伯務一戰以勝楚悼公之伯務不戰以
罷楚逮向戌爲弭兵之說而天下之大事去矣然此非獨向戌
之罪也當晉楚盟宋時天下尙多與晉而不與楚晉強而楚弱

使當時晉嚴兵以待楚楚必不敢萌先敵之志卽楚人請之而
晉正辭以折其銳不可則整軍而退帥諸侯以申罪致討于楚
楚必不敢動乃趙武守匹夫之信以藩爲軍惴惴懼楚之衷甲
謀變以請先敵則聽以請晉楚之從交相見則聽叔向空爲大
言以自慰俾楚得執前言爲要質魯宋諸國僕僕于楚之庭甚
至楚虔驕橫執殺陳蔡之君晉猶恐瀆齊盟而卑辭請楚曾不
敢發一矢相加遺趙武叔向豈非當日之罪人也哉自弭兵之
後晉之君臣偃然弛備不復以諸侯爲事歷楚之邾敖靈平三
世晉不能復出兵東向者四十餘年如病痿不能起至囊瓦不
仁從楚之國悉起從晉晉合十八國之師自桓文以來所未嘗
有而徒潛掠楚境以大功歸諸僻陋之吳而晉之伯業于是乎
終矣嗣及六卿相軋日尋干戈至哀之四年晉人且執戎蠻子
以歸楚儼然以京師之禮事之晉之爲晉亦可哀矣哉輯春秋
晉楚交兵表第三十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一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二 晉楚 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僖二十八年僖三十三年文三年秋楚冬十二月晉文九年春三
 夏四月丁巳冬十二月晉人圍江晉先陽處父帥師月楚人伐鄭
 晉侯齊師宋陽處父侵蔡僕伐楚以救江公子遂會晉
 師秦師及楚與楚師遇于江
 人戰于城濮泝晉楚俱還

楚師敗績

經不書

高民閱曰江近楚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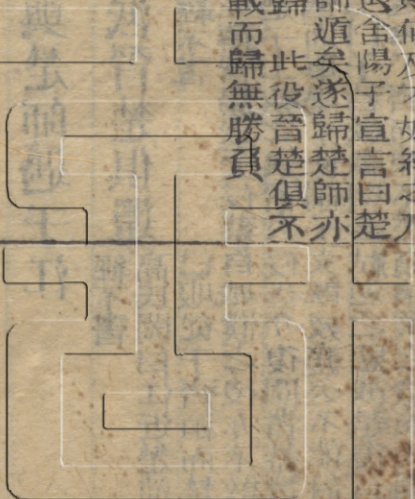
左傳范山言于楚子

左傳楚圍宋公孫 楚子上救之與晉夾侵伐今復圍者蓋晉而後言救江者豈不北方可圖也楚子師
 固如晉告急晉侯用 泝而軍陽子使謂子文既 破襄公不能討 能救江也不帥師起于狼淵以伐鄭囚公
 先軫計合齊秦以拒 上曰子若欲戰則吾弑逆之惡故楚復有 倒懸之急乃先伐楚子堅公子彥及樂耳
 楚戰于城濮楚師敗 退舍于濟而陳不然窺諸侯之意而先圍 欲其引兵自救而江鄭及楚平公子遂會
 績晉師三日館穀及 紆我老師費財亦無江以試之也 圍解豈救患之師乎諸侯之大夫救鄭不
 突酉而還 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晉伐楚一無勝負 故明年秋卒為楚所及楚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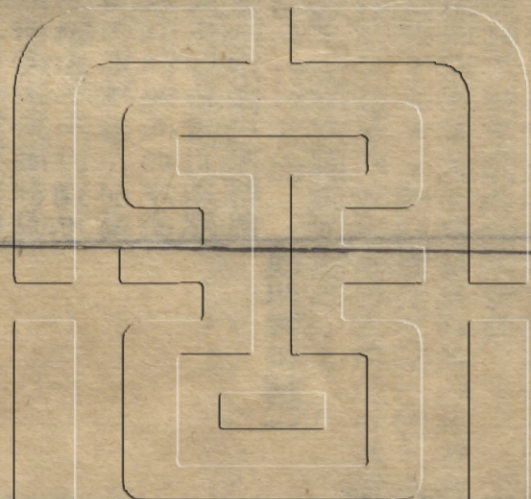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卷一百十一

趙氏鵬飛曰桓文之欲涉大孫伯曰晉人服楚也晉文以五無信半涉而薄我悔年之間突起而攻之敗何及不如紆之乃一戰而霸可謂一時退舍陽子直言曰楚之偉績矣故三國書師遁矣遂歸楚師亦師而晉獨稱侯蓋不歸此役晉楚俱不如此無以顯其一時戰而歸無勝負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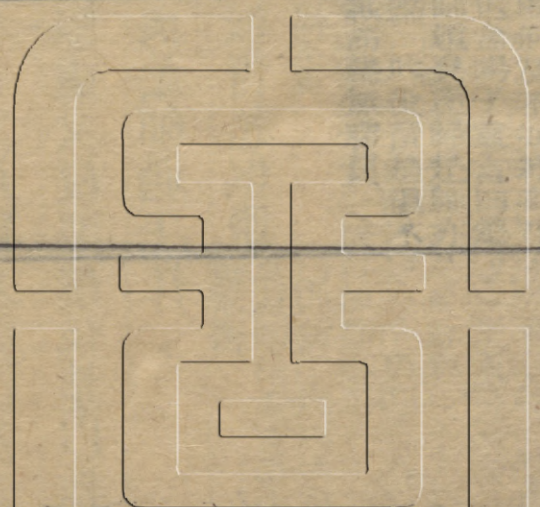
晉大勝一



滅 孫氏復曰楚復疆也 董巢曰楚滅弦滅黃 李氏廉曰楚自城濮 齊未嘗遣一旅之師以來十五年不敢窺諸 至是圍江而晉人勤國者以文襄之烈尚 之既遣先僕于前又存也今狼淵之師正其 請王師于後命上卿嘗試之時而趙盾不 動大罪聲罪而致討能防微杜漸使之得 非徒以孤軍塞責也志于鄭復得志于陳 且傳稱門于方城遇明年而有厥貉之次 息公子朱而還注謂矣春秋重貶之其志 子朱為楚伐江之師楚莊伯事之權輿歟 閭晉師起而江兵解案晉襄不能工商臣 故晉亦還是處父亦弑逆之罪扼楚之凶 未嘗無功矣三年秋鋒致楚日肆四年滅 書國四年秋書滅蓋江五年滅六滅蓼至 江近于楚晉師還而此年加兵于鄭而鄭 楚師復出遂致滅耳服楚趙盾帥五國之 故晉之罪在于不能兵不及楚師不聞其 存江而伐楚以救江討楚更謀服鄭隳城 則未見其罪也 濮之遺烈明年而楚 案先儒皆責晉之不蔡遂有厥貉之次宋 能存江患謂江黃國公以先代之後逆之



少而又近楚非晉之且聽命道之田孟諸 兵力所能存也為江至宋鄭之君為左右 黃之計只宜如隨之孟中國諸侯掃地矣 服屬于楚而不列于以後肆行無忌十一 諸侯故終春秋世幸年而滅麋十二年而 存泥隨猶為漢東大滅宗滅巢十六年而 國而江黃更弱小乃滅庸無歲不并吞列 欲立異從諸夏而與國晉曾不敢發一矢 楚為難大國之師朝以弑逆之賊縱之使 出則存久則亡其能如虎狼白晝攫人至 恃以久遠乎其禍中滅庸以後楚益強大 于齊桓召陵之師合地連秦隴窺周晉之 江黃以犄楚致攪楚後遂至問鼎觀兵周 之怒如口中蝨不滅不疆矣此豈特晉靈與 休雖有百晉不能存趙盾之罪實由襄公 也楚滅弦黃齊未嘗不能制之于始以至 救而晉兩次遣將救潰決不可救也易曰 之其請于天王得稍童牛之特元吉信哉 延旦夕之命其勝于此役晉不及楚師無 齊桓遠矣論者乃以勝負 齊桓之合江黃比之 周武之用微盧彭濮



宣元年秋宋宣二年夏晉宣九年冬楚宣十年冬楚宣十一年夏

而獨厚責晉愚不知其何說也然則春秋之書伐楚救江者何居曰聖人之意責晉襄之不能伐楚以正商臣弑逆之罪而區區于救江卒之江亦不能救為舍其大而圖其細如會于澶淵宋災故一例爾使當日率天下之諸侯全師壓境誅商臣之為亂臣賊子者而更立賢君楚方聽命之不暇何暇圖江此所謂正其本而未自正也然亦只可救患于一時必欲保江之長存雖湯武不能也晉伐楚二無勝負

公陳侯衛侯人宋人衛人子伐鄭晉卻子伐鄭

曹伯會晉師陳人侵鄭 缺帥師救鄭

于棐林伐鄭

左傳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

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小勝

六月乙卯晉

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楚小勝

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楚小勝

荀林父帥師

及楚子戰于

邲晉師敗績

晉六月而後救何益
子救鄭雖鄭地而鄭
圍已解已服楚矣從
敗楚師于邲亦不能
復得鄭況復為楚敗
益楚之勢而固鄭之
叛果何益哉
楚大勝一

成二年冬十成三年正月成六年冬晉成七年秋楚成八年春晉

一月丙申楚公會諸侯伐欒書帥師救公子嬰齊帥欒書帥師侵

公子嬰齊會鄭師代鄭公會蔡

十二國之大 左傳討鄭之役也鄭在傷城五年許靈公諸侯救鄭

夫于蜀 案邲之役已十年楚歸而使請成于晉十公鍾儀獻諸晉

左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莊已死而鄭猶堅從二月同盟于緡半是鄭助晉敗楚二

克作好公即位受盟楚以敗晉則楚之凶年秋楚子重伐鄭晉子晉伐齊戰于韋楚威亦赫矣使微鞏之樂書放鄭與楚師遇

子重為陽橋之役以勝齊素更與楚合晉子緡角楚師遇晉師救齊曰君弱師眾而非特失伯而已遂侵蔡楚人救蔡禦

後可王卒盡行蔡景鄭助楚敗晉一諸蔡隧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不欲戰晉

丙申盟于鄆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楚師及宋是行也晉辟歸無勝負

楚畏其眾也晉避楚二此役晉楚俱不戰而

成十一年夏成十五年夏成十六年夏成十七年夏冬公會單子

公會晉侯衛六月楚子伐六月甲午晦公會尹子單及諸侯伐鄭

侯于瑣澤 鄭 晉侯及楚子子及諸侯伐

左傳宋華元克合晉左傳楚將北師子囊鄭伯戰于邲鄭

楚之成夏五月癸亥曰新與晉盟而背之陵楚子鄭師

盟于宋西門之外鄭無乃不可乎子反曰子實成鄭公會諸侯以後兵威非不振伯

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敵利則進何盟之有如楚聘且位盟楚公子卒侵楚取新石敗績

子罷如晉聘且盟盟鄭助晉侵楚三
十二月盟于赤棘
家氏鉉翁曰晉楚為
成關繫不細春秋畧
而不書何也晉苟求
安佚而楚實怙其疆
大略無息肩之意後
三年渝盟伐鄭無所
恤也其後向戌復持
弭兵之說為盟而長
楚使列國諸侯僕僕
楚庭其端實兆于此
故瑣澤之會書法如
此不與晉為此會也
晉楚為成一

襄二年公會襄九年冬公襄十年秋公襄十一年夏襄十一年秋

諸侯于戚遂會諸侯伐鄭會諸侯伐鄭公會諸侯伐公會諸侯伐公會諸侯伐

城虎牢 左傳諸侯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冬戌鄭虎牢鄭 鄭會于蕭魚

左傳城虎牢鄭人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左傳諸侯伐鄭師于左傳諸侯伐鄭門于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趙氏鵬飛曰城虎牢然無成知武子曰許虎牢而戌之鄭及晉東侵舊許衛孫林父鄭人行成十二月會
天下俱蒙其安非鄭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平楚子囊救鄭十一侵其北鄭六月諸侯于蕭魚鄭人使告絕
所得專也故不繫之入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師還鄭而會于北林觀兵于南于楚
鄭蓋鄭入楚則楚兵侯之銳以逆來首于南至于陽陵與楚師門鄭人懼乃行成秋
將橫行宋衛之郊天我未病楚不能矣猶夾頰而軍鄭人宵涉七月同盟于亳
下諸侯為之不密既愈于戰乃許鄭成頰與楚入盟藥鬻欲此三罷之二
城虎牢則虎牢非鄭汪氏克寬曰數伐鄭伐鄭師荀營不可曰
有兵出則直指鄭郊而不與楚戰使楚疲伐鄭楚必救之戰而
非特扼鄭之吭而且于奔命而莫能爭鄭不克為諸侯笑不如
藉鄭以屏楚是誠有既以挫其暴狼之還也下未諸侯之師
功于天下此聖人所鋒又有以推其懣陵還
以不繫之鄭歎之志桓文以降于斯嚴氏啟隆曰諸侯伐
汪氏克寬曰齊桓說為盛
申侯而與之虎牢未晉不戰一
嘗以為北方之輕重
追悼公之與則近楚
微國若江黃莒庸太
莫羣舒之類吞噬靡
遺陳蔡許亦服役于
楚而鄭以畿內大國

左傳春楚子以汝陰有楚子重救鄭諸侯服者以厲公無服人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還
晉與楚子盟于武城晉避楚三
晉侯伐鄭楚子救鄭
六月遇于鄢陵楚師
敗績射其王中目楚
師皆遁晉入楚軍三
日數
晉大勝二
汪氏克寬曰前此未
有諸侯助楚以戰者
惟鄢陵之役鄭佐楚
敵晉使無呂錡射且
之勝則楚將依鄭為
援長驅中原其害可
勝言耶

服者以厲公無服人
姚氏舜牧曰晉三假
王命伐鄭鄭卒不服
似無可書春秋辭繁
而不敘何也當時楚
勢甚張且挾鄭為援
睥睨列國不有晉厲
假王靈以薄伐不知
其憑陵當何如者雖
伐楚不服不猶愈于
縱彼肆行直入而莫
之忌耶春秋但書晉
之伐不書楚之救其
與晉可知矣

又屈而從楚苟非扼
虎牢之險則楚將越
鄭而東蹂躪北方之
境故虎牢之城不繫
于鄭也
案此爭地勢而不爭
野戰此悼公最得要
領處功高桓文遠矣
故聖人許以安天下
之功而虎牢不繫於
鄭也

不成何貴乎城戍之
所以庇鄭而抗楚三
駕之績實本于此明
傳謂虎牢繫鄭為罪
諸侯非也
此三駕之
晉避楚四

久為楚也數發應兵
不勝其疲故亦置而
不問而鄭亦決意事
晉其後二十餘年鄭
不復叛而楚不復伐
寸兵不折而鄭自歸
隻牲不敵而鄭不叛
悼之功豈不比于桓
文耶
此三駕之三
案自此至襄二十六
年悼公已卒楚凡三
伐鄭而卒不得志以
肅魚之烈尚在也其
明年而趙武聽向戌
弭兵之說天下諸侯
俱朝楚楚日肆而晉
曾不敢發兵以問晉
楚之交兵息而伯業
繁矣

襄二十七年昭元年春正昭十一年季定四年三月

叔孫豹會諸月叔孫豹會孫意如會諸公會諸侯于

侯之大夫盟諸侯之大夫侯之大夫于召陵侵楚凡十

于宋凡十國外齊于虢凡十一國厥愬凡八國左傳謀伐楚也晉荀

邾滕私屬其十四國左傳尋宋之盟也楚左傳謀救蔡也使狐

左傳宋向戌欲弭諸合尹圍請用牲讀舊文請蔡于楚弗許

侯之兵以為召告于書加于牲上晉人許案晉楚以弭兵為名

諸侯皆為會于宋楚之

令尹請晉楚之從交晉楚為成三

相見晉人許之

晉楚為成二

案自成十二年華元

獨獺而虐新弑立附般弑父之罪而楚得魯衛未至而獨勝楚

為晉楚之成未三年

而楚即背之賴明年不警備方且治杞田為不討蔡罪甲以蔡

厲公即赫然發憤勝歸宋財日為不急之近楚在楚之宇下晉之舊屬楚者悉轉而

之鄆陵射其君中目務至是復會于號與一興師則嫌于背盟從晉又臨以王人此

中國之威得以復振豺狼作綴凡楚所請姑息隱忍以全弭兵時可以滅楚而有餘

則楚不可信兵不可許于前日者今日不之說也噫向戌以弭乃苟寅以求貨弗得

去已有明驗矣今平得不許此明入楚之兵為四晉得以苟安卒辭蔡侯以入郟之

公席悼餘烈向戌老穀中而不悟也

弛備縱豺狼于市上大功讓之強吳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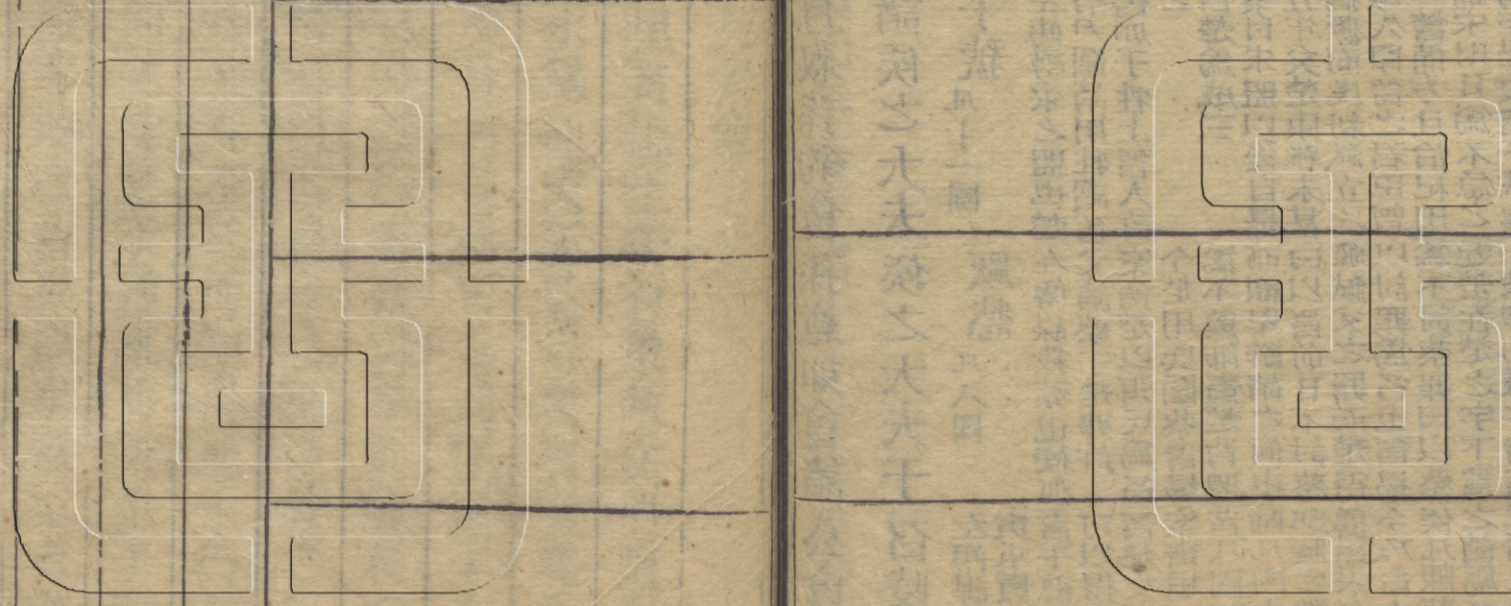
自是再經解讀編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好復爲此舉曷不鑿
于前事以卻之即不
能卻亦當約束與國
之諸侯嚴兵以待請
交相見不許請先晉
不許可則盟不可則
退治兵如故天下諸
侯與晉者眾楚必不
敢動奈何以藩爲軍
中楚人之計怵于衷
甲之先警俯首帖耳
惟命是聽此如渾城
涇原之盟適爲吐蕃
所劫耳趙武叔向好
爲大言公然賣國楚
庚得藉此爲媒縱肆
無忌楚日滅國不爲
敗盟晉一出師即爲
爽信坐視諸侯之魚
肉以冀無失前好此
非特爲成之誤爲成
而弛備誤之也議者

惑于范文子之言謂
晉厲以勝而致亡此
乃左氏以成敗論人
從厲公被弑之後假
託文子此言耳厲公
之侈不緣戰勝若謂
釋楚爲外懼則頃定
之時諸侯皆叛矣其
能得逞者有幾吾見
其媮惰苟安以至于
盡耳此皆儒者迂闊
之論也

日攫人而食之而已
自囚于桎梏熟視而
不能一援手晉之爲
晉亦愚矣
震動此時晉楚俱弱
而吳與矣語稱鵲蚌
相爭漁翁得利今鵲
蚌相讓而漁翁亦得
利豈不可怪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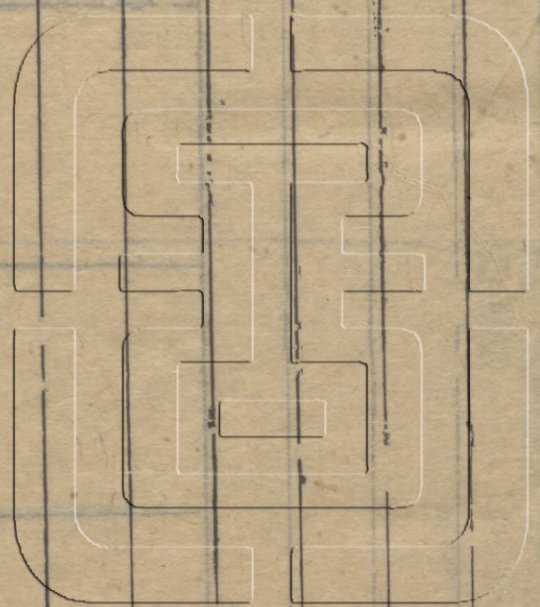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一十一終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一

吳縣吳大彬校
江山劉毓家校



春秋吳楚交兵表敘

聞之敵在千里者患生于有象敵在肘腋者患發於不虞楚以
 方城為城漢水為池天下莫之與抗而吳卒入郢吳破楚勝齊
 敵晉威行於中負而越以入吳此如猛獸之畏鼯鼠巨木之畏
 蝎蟲獨是吳自分封以來數百年入春秋常服屬於楚至壽夢
 而遂不可制說者謂此是申公巫臣教之似矣而猶未詳其利
 害之實也余嘗究觀左氏而知吳地水行其性不能以陸故其
 會晉也于蒲則不能至于鍾離而後至于雞澤則不能至于戚
 而後至晉侯微平邱之會吳以水道不可辭哀九年倣師伐齊
 則先溝通江淮矣十三年會晉黃池則闕為深溝于商魯之間
 矣是知吳不能一日而廢舟楫之用也然以此與楚角則萬萬

不能勝何則舟楫之用在江湖而長江之險吳楚所共楚實居上流故其用兵常棄舟楫之用而爭車乘之利最其前後數百戰鳩茲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伐楚取駕朱方之役則楚勝而吳之報之也則取楚棘櫟麻蓋舍其習用之技而常從陸路瞰其東北以避楚長江直下之險當其舍舟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也贏糧越險深入內地蓋用蔡人爲嚮道而又得子胥伯嚭報仇死戰之士孤軍單進轉戰千里自非熟練車乘不能爲用然後知巫臣之教吳其患在楚數十年之後非止一時之疲于奔命而已也向非巫臣教吳以乘車射御則楚軸轡之師從漢口順流而下譬如屋上建瓴水而注之地而吳以舟師仰攻勢必不勝向之甘于役屬者職是故耳夫吳之爭州來也凡

七十年三用大眾而後奄有其地蓋亦欲去江路而阻淮爲固扼楚咽喉爲進戰退守之資故日後以季子賢人撫柔之復遷蔡以實之其舍舟淮汭直走漢濱蓋逆料楚瓦不仁勢必離散亦必先于此用重兵屯守據險設伏爲歸路計故楚司馬戌議悉方城之外以毀其舟還塞城口當日其計不行就令得行而吳必有與敵以不可勝者不然吳之全軍且如覆釜無噍類矣闔閭君臣豈肯出此萬死不顧一生之計哉嗚呼古之善戰者常因地以制宜隨時以適變吳舍舟用車而卒破楚晉毀車用卒而能勝翟至戰國而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後世遂用爲長技而車戰且成古法不可用唐房琯一用之而敗明孫傳庭再用之而亦敗矣古今之世變豈可一律論哉輯春秋吳楚交兵表

第三十三

宣古今之時變豈不一事論諸神春楚吳楚交兵

而車雖且如古去不四用武也詳一用之而類地類物類

卒而論魏晉至其國而後為楚王時魏魏陳吳對吳吳

南國故以師其國而後為楚王時魏魏陳吳對吳吳

國而後為楚王時魏魏陳吳對吳吳

吳必百與魏以不可無善不然吳之王軍且敵魏楚

悉心親之必以魏其魏魏楚也

亦必與于其用重兵也

悉心親之其舍魏魏而直求魏魏蓋魏魏楚也

張張即魏魏楚魏魏之資姑且以全于魏魏魏魏

七十有二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一十二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卅三 吳楚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宣八年夏六 成七年春吳 成七年秋吳 成十七年冬 襄三年春楚

月楚人滅舒 伐郟 入州來 十二月吳人公子嬰齊帥

師伐吳

左傳楚伐舒蓼滅之 患伐郟之役兵連上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左傳舒庸人以楚之

而還 志入州來著十五國之戰陳教之叛楚吳 圍巢 取于鄆陵也道吳人

案是時吳越俱聽命 項氏安世曰楚初主 入州來子重自鄭奔 歸飲至三日吳人伐

于楚楚之所以橫行 盟于鄆而吳已伐郟 命繼夷屬于楚者吳 而擊之獲鄆廖子重

所謂使蠻夷內自相 入州來異時入郟之 諸取之是以始大 楚取駕

攻而吾乃可以乘其 禍已兆于此 高氏問曰吳楚爭疆 此吳楚爭疆之始

問此趙充國制馭罕 黃氏仲炎曰吳郟相 始見于此州來屬楚 高氏問曰楚始志伐

先零之至計 去本隔江淮二水而 吳以兵入之著楚雖 吳吳與鍾離之會故

又案楚莊欲爭伯中 伐之者吳始大也 恃強而吳敢與之抗 也楚自鄆陵之敗其

皇清經解續編

春秋大事表三十一

楚西北之患息矣次盟吳越吳越就盟而楚東南之隙彌矣根本既固然後與強晉爭鋒此孫叔敖之謀也

楚西北之患息矣次盟吳越吳越就盟而楚東南之隙彌矣根本既固然後與強晉爭鋒此孫叔敖之謀也

嚴氏政隆曰州來迤北則魯迤南而西則楚吳得州來可以窺楚楚控州來可以禦吳州來與楚之相峙也案東萊呂氏曰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借助于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此蓋有鑒于宋金之事然晉之通吳未嘗受吳之病也襄十四年向之不德以退吳人嗣後未嘗與吳盟會亦未嘗為吳與師何病之有晉之失伯乃晉自不競宋之盟使諸侯交相見召陵之役為蔡伐楚而卒辭蔡侯以致吳得收破楚之功

謀之而吳乘其間故先伐吳以張其勢案吳楚其長江之險而吳居楚下沈仰攻不能勝楚故吳之用兵常從淮右北道鳩茲為今太平府之蕪湖縣此楚從水道勝吳也而吳之報楚則取駕駕在今無為州境此從陸道前此巫臣未通吳以前吳不諳乘車之法不能陸戰故入春秋以來踰百年常役屬于楚至此乃得射御長技與楚角逐于中原平地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不得不堵截淮路以塞吳北來之衝至州來失而入郢之禍兆矣此吳楚用兵之

襄十三年秋襄十四年秋襄二十四年襄二十五年冬十有二月

九月庚辰楚公子貞帥夏楚子伐吳秋楚屈建帥吳子遏伐楚

子審卒吳侵師伐吳師滅舒鳩門于巢卒

楚

經不書

左傳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師于棠以楚無功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木為軍政無功

左傳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舟師之役門于巢

左傳吳子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

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非傲吳人自皋舟之軍政而無功

高氏問曰自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合尹子木伐之吳人以射之卒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養叔曰吳乘我喪謂隘要而擊之大敗楚

高氏問曰自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合尹子木伐之吳人以射之卒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而不能師也必易我師獲楚公子宜穀

高氏問曰自襄十一年楚失鄭十四年伐合尹子木伐之吳人以射之卒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吳自是舍鄭不爭又救之及離城子疆請楚勝吳三

待我我請誘之子庚案棠為江南江寧府十年而一再伐吳急以私卒誘之簡師陳案巢即今廬州府之
從之戰于庸浦大敗之六合縣此楚從水吳而緩中國也 觀以待我從之乃以其巢縣此亦陸道而吳
吳師十四年春吳告道伐吳也故吳畏之此而悼公之通吳其私卒誘擊吳師吳師子以輕身致敗
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而不出而楚自以不有功于中國大矣而奔登山以望見楚師
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傲致敗 賈道王氏乃謂晉挾不繼復逐之傳諸其
吳之不德也以退吳趙氏鵬飛曰楚康中中國之諸侯以制楚 簡師會之大敗吳
案是年為晉悼之十 侯謂楚所以不得志悼公之會吳為無遠 八月滅之
四年鄭已服楚已不 于北方者吳實為之慮又謂晉伯世用夷 楚勝吳二
能與晉爭而晉之用 棟也故置宋鄭不問是文襄之術齊桓不 案杜註離城即舒鳩
吳亦止此誰謂通吳 而首伐吳今伐而未爾意是將以齊桓之 城也今在江南廬州
足為晉患哉 得志故二十四年復合江黃為得計耶徒 府舒城縣境此亦陸
楚勝吳一 親伐之其雖吳深矣使江黃見滅而楚曰 道而楚將帥以善謀
又案庸浦在今江南 熾召陵之後楚滅弦 取勝
無為州此陸道也而 圍許縱肆無忌孰若 文公之用秦悼公之
吳自以伐喪不戒致 猶得一二十年之安 枕也是儒者之好為
敗 大言耳

襄二十六年 昭四年秋七 冬吳伐楚 昭五年冬楚 昭六年秋楚

夏楚子秦人月楚子以諸 子以諸侯伐遠罷帥師伐

侵吳 侯伐吳 吳 吳

經不書 左傳及雲雲間吳有 申圍朱方克之執齊 廢封而盡滅其族遂來
備而還 楚避吳一康王之世 滅頓 吳避楚
交兵凡五 案雲雲在今江南鳳 案棘在今河南歸德 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房鍾
陽府霍邱縣西南此 江府丹徒縣此從大 河南汝寧府新蔡縣 師從之遠不設備吳 案乾谿在今江南鳳
陸道吳所嚴備故楚 江直下水道也楚屏 北三十里麻在江 人敗諸鳴岸遠射之 陽府亳州東南房鍾
不能取勝 上流吳所最畏故不 南徐州丹陽山縣皆 師先入南懷楚師從 今壽州蒙城縣界此
出兵交戰而楚得以 楚東鄆邑此吳從陸 之及汝清吳不可入 從淮右陸路故吳勝
殺慶封而乘勢滅頓 路出淮右北迫也楚 是行也吳早設備楚 而楚敗

亦不能交戰而築 吳勝楚
城于淮此以距之鍾 案夏滅在今湖廣武
離在鳳陽府鳳陽縣 昌府江夏縣鵲岸在
巢為今之廬州府巢 今江南太平府繁昌
縣州來今壽州俱屬 縣大江中南懷汝清
江南境案夏納乃漢 皆楚界在今江淮間

左傳楚子伐吳使屈 嚴尹直咎城鍾離遠 東夷伐吳以報棘繆 徐吳人救之合尹子
麻以報朱方之役楚 沈尹射奔命于夏納 麻之役蕞射以師會 蕞射于豫章而次于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 年傳楚子使遠洩伐 蕞射于豫章而次于 蕞射于豫章而次于

左傳及雲雲間吳有 申圍朱方克之執齊 廢封而盡滅其族遂來

楚避吳一康王之世 滅頓 吳避楚

春秋大事表二十一 三

水曲入江處即今之此從湖廣大江順流漢口也在湖廣漢陽直下至江南陳友諒府城東武昌府城西乘虛擣太平之策也正當大別山下杜云楚自勝吳而吳以設吳兵在東北楚盛兵備故為吳敗在東南以絕其後是年越始見經為楚通越制吳之始

昭十二年冬昭十三年冬昭十七年冬昭十九年楚昭二十三年

楚子伐徐 吳滅州來 楚大及吳戰入城州來 秋七月戊辰

左傳楚子狩于州來左傳吳滅州來令尹次子頴尾使蕩侯潘子旗請伐吳王弗許子司馬督鄒尹午陵曰吾未撫民人而用左傳吳伐楚陽句為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尹喜帥師圍徐以懼民力敗不可悔子姑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吳滅州來子旗請伐吳楚子次于乾谿以待之

子魚曰我得上流何之至曰吾未撫吾民為之援十三年夏四楚避吳三此平王初故不吉請改卜之吉亦如之而城州來月楚子弒于乾谿楚年欲郵民以待時也戰于長岸子魚先死以挑吳能無敗乎

師還自徐吳人敗諸侯皆歸其說何至一楚師繼之大敗吳師豫章獲其五帥 動亡二國之帥哉 獲其乘舟餘皇使適

吳勝楚四靈王之世家氏鉉翁曰州來是人與後至者守之環

先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從之戰于雞父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而從之三國奔楚師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案雞父楚地在江南壽州西南六十里自是之後州來始為吳有楚之藩籬撤而入鄧之禍兆矣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交兵凡五 案此從淮右北道而七年吳入當撫而有光使長鬣者三人磨楚有篡弒之禍故吳之又五十載復以兵伏于舟側曰我呼餘勝而楚敗

吳楚中間要害處成而整之及泉吳公子入而殘毀之十九年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傳楚城州來可見此呼皆迭對楚人從而般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楚勝吳四 案長岸楚地在今江南太平府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西梁山與東梁山夾江相對對岸即和州為吳地矣此從長江直下為吳楚交界處所謂我得上流也故楚能勝

冬楚人城郢 昭二十四年 昭二十七年 昭二十一年 定二年 秋楚

冬吳滅巢 夏吳伐楚 秋吳侵楚 人伐吳

左傳楚囊瓦城郢沈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經不書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 舒鳩氏誘楚人楚囊

左傳楚囊瓦城郢沈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經不書 左傳吳人侵楚伐夷 舒鳩氏誘楚人楚囊

杜註楚用子囊遺言勞王于豫章之炳越餘燭庸帥師圍潛楚侵潛六楚沈尹戌帥瓦伐吳師于豫章吳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公子倉及壽夢帥師莠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吳師還吳師入見舟于豫章而潛復增脩以自固

從王王及圍陽而還救潛與吳師遇于郢關左司馬成右司師于巢冬十月吳軍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吳師不能退公子光馬權帥師救莒及豫楚師于豫章敗之備逐滅巢及鍾離沈使縛設諸賦王楚師章吳師還始用子胥吳勝楚七所謂多方尹戌曰王一動而亡聞吳亂而還之謀也

二姓之帥幾如楚而楚避吳四吳避楚三所謂五疑不及郢案潛為楚邑在今廬以疲之也

吳勝楚六平王之世州府霍山縣東北三案夷在今臺州潛亦交兵凡四十甲即潛出縣也窮今壽州皆楚邑

案楚從北道出師故亦在今鳳陽府霍山吳勝楚所築三城俱縣西楚亦從北道出為吳有為今廬鳳二師府之地得以憑高而瞰郢城矣

定 冬十定五年冬十定六年夏四哀六年春吳哀十年冬楚

一口 十蔡月楚子復入月楚遷郢于伐陳 公子結帥師

侯 十及于郢 郢 左傳吳伐陳楚救陳 伐陳吳救陳

楚人戰于柏 經不書 左傳申包胥以秦師左傳四月己丑吳太子楚師不知死將戰王延州來季子救陳謂

舉楚師敗績 至大敗夫概王于沂終曩敗楚舟師子期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庚辰吳入郢 于公增之密吳師大楚國大惕懼亡子西吳楚無勝負昭王之焉我請退以為子名

左傳蔡侯吳子唐侯于郢 敗吳子乃歸楚子人壽門乃今可為矣于世交兵凡七 吳避楚三

伐楚舍舟淮汭自豫 楚敗吳五賴秦得復 紀其政 室楚之魯別在今湖

章與楚夾渚庚午陳 于柏舉夫槩王以其 盧武昌府江夏縣都

屬五千先擊子常之 卒楚師亂吳師大敗 在今襄陽府宜城縣

之從楚師及清發半 濟而擊楚又敗之五 吳也亦仍其名曰郢

戰及郢楚子取其妹 季華界我以出遂奔 楚避吳五

哀十三年楚哀十五年夏 吳勝楚八楚幾亡

公子申帥師楚人伐吳

春秋大事表三十三

伐陳

續經不書

左傳夏楚子西子期

高氏闕曰楚畏吳之伐吳及桐汭疆無如之何故乘吳之出會而伐陳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案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自然也蓋

吳當淮汭卽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卽今之漢口淮汭卽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太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鬪且卻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于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戍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爲善計然余謂闔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爲兵者過險必令搜山沿途常爲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爲已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搜人於滎澗之間得之陽明之攻宸濠也先搜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覩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

伏以爲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
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
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
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
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于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爲楚之
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
必爲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驅之縱令過險待其
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
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
常雖敗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合楚之城邑堅壁清野
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

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
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至敗衄斯已矣嗚
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爲古人所愚故世常恨
司馬之計不行爲楚之失算而不知卽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
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
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
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于淮汭必宿重兵城
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
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爲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
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特膚末之見未可與
語戰鬪之事也

春秋蔡侯以吳師入郢論

聖人經文皆是據實書定四年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庚辰吳入郢据左傳唐蔡俱從吳伐楚而經獨書蔡先儒謂蔡受楚毒最深善其能報仇雪恥故特書曰以乃余深考當日地里知吳之入郢全憑蔡爲之鄉導唐不得與聖人亦第據實書而非有意于褒之也案吳楚俱澤國皆善水戰而楚地居上流吳常不勝故入春秋百年以來吳屈服于楚爲屬國者職是故也逮申公巫臣自晉使吳教以乘車射御吳始用陸道與楚角逐而楚始駸駸患吳矣楚既失長江上流之險迺更于淮右北道築州來鍾離巢三城以禦吳吳于楚之水師克鳩茲克朱方悉置不問而第曰擾于廬壽淮潁之間逮克鍾離巢

而楚患始棘然猶未敢懸軍深入也至滅州來

今江南壽州

與蔡密

邇蔡更道吳舍舟從陸從淮汭

卽州來

歷光黃逕義陽三關之險

至漢江北岸與楚夾漢而陣當是時吳歷楚境一千一百餘里

深入死地亦未敢必能入郢故其戰嘗且勝且卻收軍至柏舉

今湖廣麻城縣去小別漢川縣三百餘里

適會楚瓦不仁人無固志而夫槩身先死

戰遂長驅入郢固屬有天幸而蔡之計謀亦毒矣是時蔡以小

國而聲震天下諸侯俱歸粟于蔡五年楚復國卽滅唐報怨而

不敢動蔡者夫亦以蔡近吳有吳以爲之援故也則當日吳楚

之赴告自必以蔡爲兵首魯史從而書之聖人亦從而書之而

豈有意于褒之也哉夫讀春秋者不知春秋之地里則不得當

日之事勢不得當日之事勢則無以見聖人之書法余因蔡侯

以吳師一事而發明經文之據實書者如此夫蔡以弱小用吳
 覆楚而晉為盟主辭蔡不救而有事于辭虞則又此事觀之而
 罪自見矣此句與前句無涉
 小雖也蔡晉大夫以蔡為吳之盟主也然之對楚出與當日吳
 國所獲靈天不精知掛編果之蔡正平家對國賊自歸恐而
 海邊這個人說國編百大字而蔡之信編亦甚矣吳蔡以水
 各國與和如蔡之小國會表正小才人無國志而夫樂長夫
 宋楚君出與與蔡夾輔而制當且與吳盟並與一平一百將里
 國蔡與與吳合此句對海而內也風火黃盟並與三國之劍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一十二終

吳縣吳大彬校 新陽李文楷

春秋吳越交兵表敘

世嘗恨吳王不聽子胥滅越致越卒沼吳余以為不然吳之亡
 以驕淫黷武耽樂忘禍輕用民力馳騁於數千里之外雖微越
 吳亦必亡若使守其四境和其人民任賢使能而增脩其政越
 雖切齒思報亦且懼伏而不敢動動即滅國矣雖百越能為吳
 患哉且吳之會晉黃池間有越師遠遯而奔歸也太子戰死國
 之不亡者如髮而越未嘗不與吳平此時若能效句踐會稽之
 志則吳之封疆大于越國而吳之受創未至如會稽將見越能
 復吳而吳亦能復越猶越之國數句踐背德之罪而戮之天下
 其孰敢議乃因循至十年之久再受越師卒迷不悟慶忌驟諫
 而至見殺則非越之能滅吳吳自滅耳嗚呼古今存亡之理雖

曰天命豈非人事吳嘗破楚入郢乃不踰年而楚卒返國越入吳而泰伯之後遂以不祀此又非特夫差之過也楚能信任宗族其執政皆公子昭王奔隨而子西為王與服于脾洩以靖國人子期至身為王以與吳其大臣多捐軀盡忠之士譬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矣向使夫差雖亡而夫概尚在以其精于用兵得吳旁郡邑而守之安見死灰不可復然而吳自闔閩以來世疎忌骨肉王僚之弑掩餘燭庸逃竄無所夫概有破楚大功而卒奔楚為堂谿氏盡斬其枝葉而欲以孤幹特立于三千里之地故以吳之強而越摧之如拉朽豈不哀哉為著其始終得失之故明鑒戒焉輯春秋吳越交兵表第三十四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十三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廿四 吳越交兵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昭五年冬楚昭二十四年昭三十一年定五年夏於定十四年五

子越人伐吳越從楚伐吳夏吳伐越越入吳月於越敗吳

左傳楚子以諸侯及經不書見吳滅舉傳左傳吳伐越始用師左傳吳在楚也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左傳楚子為刑師以子越也史盟曰不及案吳以定四年入郢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而越即乘虛入吳是左傳吳伐越越子句

子越人伐吳越從楚伐吳夏吳伐越越入吳月於越敗吳

李氏廉曰此為楚通及壽夢帥師從王高氏闕曰前此越與復有越以議吳之後子頸而辭云師屬

家氏鉉翁曰吳方抗楚越議其後用是吳楚越不相為下

子越而國自是亡矣

還卒于陘夫差使人立子庭苟出人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

哀元年春正月三月越及吳哀十一年夏哀十三年夏哀十七年春
月吳敗越于平

夫椒

經不書
左傳越子以甲楯五

子吳

吳

吳

經不書吳不告慶越子保手會稽使大夫經不書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成吳子許之伍員諫率其眾以朝王及列池六月丙子越子伐越人為左右句卒使
于夫椒報讎李也遂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士皆有饋賂子胥懼吳之酉戰丙戌復戰夜或左或右鼓譟而
入越

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曰是參吳也夫諫弗大敗吳師丁亥入吳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聽使于齊屬其于吳吳人告敗于王
子以三軍潛涉當吳

鮑氏王聞之賜之屬冬十有二月吳及越中軍而鼓之吳師大
鏖以死將死曰樹吾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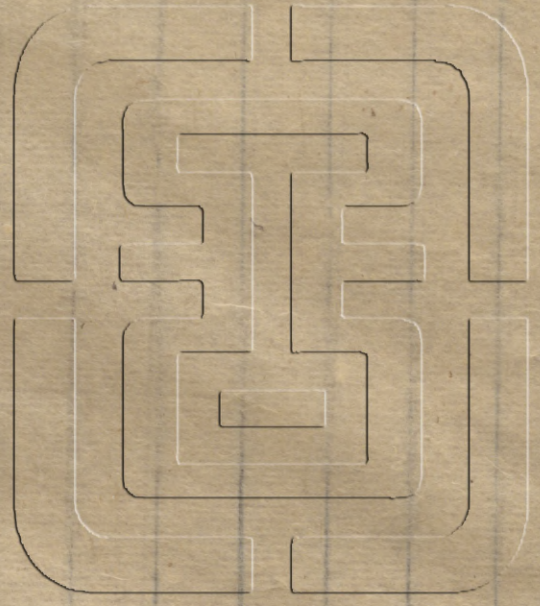
墓積檀可材也吳其
亡乎

哀二十年冬哀二十二年

十一月越圍冬十一月丁

卯越滅吳

左傳越圍吳越而降左傳越滅吳請使吳
于喪食使楚隆通問王居甬東辨曰孤老
子吳王吳王與之一妾焉能事君乃綸
單珠使問趙孟



皇清經四續編卷一百十三

春秋大事表三十四

新陽汪之昌校
漢州張祥齡

